

温州话动词和形容词重叠研究

A STUDY OF REDUPLICATION OF VERBS AND
ADJECTIVES IN WENZHOU DIALECT

王 昉

WANG FANG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PEKING UNIVERSITY

2011

温州话动词和形容词重叠研究

A STUDY OF REDUPLICATION OF VERBS AND ADJECTIVES IN WENZHOU DIALECT

王 昉

WANG FANG

(B.A. Hons, ZJU)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双学位硕士（研究）毕业论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OUBLE DEGREE
M.A. BY RESEARCH
IN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U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KU

2011

Acknowledgemen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st gratitude to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Peking University for offer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in the double M. A. programme.

Great thank goes to my supervisor Dr. Peng Rui in NUS and Prof. Li Xiaofan in PKU. I will dedicate my great thanks for the instructive guidance during my three year study in NUS and PKU.

Thanks a lot to Prof. Yung Sai shing, Prof. Shi Yuzhi, Dr. Xu Zheng, Ms. Wong Soon Fen, also to Prof. Xiang Mengbing, Prof. Shen Yang, Prof Guo Rui and many other teachers for the insightful teaching during the one semester in NUS and five semesters in PKU. Also thank Ms. Fong Yoke Chen heartfully for the warm and patient help sin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ouble M. A. programme.

And my dear friends, Chow Chai Khim, Teo Ming Chew, Zhao chunyan in NUS, Wang Qiong, Yu Peng, Zeng Nanyi, Xue Xiaomin, Zhang Huiqing, Lin Qing in PKU, and Wang Qi, Ding Jing in both NUS and PKU, I express the sincerest appreciation to your help both in studies and daily life. Many thanks go to my family and other friends. Without your love and support,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complete this thesis.

目录

图表一览	V
ABSTRACT	VI
第一章 引言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文献综述——动词重叠	1
1.2.1 动词重叠的定义	1
1.2.2 动词重叠的范围	5
1.2.3 动词重叠的功能和意义	7
1.2.4 方言中的动词重叠	12
1.3 文献综述——形容词重叠	18
1.3.1 形容词重叠的定义	18
1.3.2 形容词重叠的范围	22
1.3.3 形容词重叠的功能和意义	25
1.3.4 方言中的形容词重叠	33
1.4 研究范围和语料来源	38
1.5 研究方法	39
1.6 一些常用方言词的解释	40
第二章 温州话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式的语音特点	42
2.1 温州话音系	42
2.1.1 温州市与温州方言概况	42
2.1.2 温州话音系	43
2.2 温州话的轻声	47
2.3 温州话动词和形容词重叠的语音特点	50
2.3.1 单音节动词和形容词的重叠	50
2.3.2 动词或形容词重叠加中间成分	52
2.3.3 双音节动词和形容词重叠	52
第三章 温州话动词重叠式	53
3.1 前重后轻动词重叠式	53
3.1.1 前重后轻动词重叠式的范围	53
3.1.2 前重后轻动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	54

3.2 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	57
3.2.1 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的范围	57
3.2.2 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	57
3.2.3 VV+动和VV+要格式	62
3.3 前字加重重叠式和其他动词重叠式	62
3.3.1 前字加重动词重叠式	62
3.3.2 其他动词重叠式	64
3.4 动词重叠的意义	64
3.4.1 动词重叠与量	65
3.4.2 动词重叠的有界性	69
3.4.3 动词重叠的持续性	70
3.4.4 动词重叠的描述性	71
3.4.5 温州话动词重叠式的意义	81
第四章 温州话形容词重叠式	94
4.1 形容词重叠式的形式和范围	94
4.2 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	95
4.3 形容词重叠式的意义	98
4.3.1 形容词重叠式与量	99
4.3.2 形容词重叠式与生动性	103
4.3.3 温州话形容词重叠式的意义	103
第五章 其他方言的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式	106
5.1 其他方言的动词重叠式	106
5.1.1 动词重叠式是否表示增量（多量）或减量（少量）	107
5.1.2 动词重叠式是否表示持续或者反复	110
5.2 其他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	111
5.2.1 形容词重叠式是否表示增量（多量）或者减量（少量）	111
5.2.2 形容词重叠式的其他特点	113
第六章 结论	114
6.1 本文的结论	114
6.2 尚未解决的问题	116
参考书目	118

图表一览

表1: 温州话声母表.....	43
表2: 温州话两字组连读变调表.....	46
表3: 三种动词重叠式功能比较.....	63
图1	76
图2	76

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to reach after the essence of reduplication of verbs and adjectives in Wenzhou dialect by analyzing several aspects of it: the range of words that can be reduplicated; the syntactic function of reduplication in a sentence; the meaning of reduplication. It consists of 6 chapters. Chapter 1 is about the origin and former studies about this subject. Chapter 2 relates to the phonetic forms of reduplication of verbs and adjectives in Wenzhou dialect. Chapter 3 and Chapter 4 discuss the range, syntactic function and meaning of verb reduplication and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separately. Chapter 5 analyses adjective and verb reduplication in some other dialects, and lend credit to our former proposition. Chapter 6 is the conclusion.

We conclude that by reduplicating itself, a verb or an adjective is quantified, namely reduplication endow quantity to a verb or an adjective. Many scholars proposed formerly that reduplication relates to augmentation and attenuation. However we insist that reduplication is a neutral measure that relate to neither augmentation nor attenuation. Moreover it also does not relate to large quantity or small quantity. A reduplicated verb is endowed with duration, boundary, and descriptiveness simultaneously, while with a reduplicated adjective vitality. Quantification also relates to reduplicated verbs and adjectives' being non-derogatory, controllable, and colloquial.

Key words: Wenzhou dialect verb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quantification

温州话动词和形容词重叠研究

第一章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重叠是一种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它的形式特点是相同的语言形式在时间轴相邻或相近位置出现，而对于它的意义本质，学者们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汉语的各个方言中，重叠的存在也是非常普遍的。重叠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研究重叠式的文章也已有上百篇。但是，对于几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如重叠式的定义、范围、功能、意义等，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很大。其中尤以谓词重叠式的分析最为显著。举例来说：重叠式的范围方面，有的学者认为非自主动词不可以重叠，有的学者则认为非自主动词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重叠；句法功能方面和意义方面，动词重叠以后，有的学者认为表示动量减少，有的学者则主张表动作的持续和反复，还有其他被归纳为动词重叠的性质如有终点、描述性、非贬义性、自主性等等等等。形容词重叠方面，有的观点认为形容词重叠式是表程度增加和程度减少，有的认为形容词重叠表示高量和大量，有的观点强调它的主要功能是表示状态或者生动性。这些观点涉及句法和语义各个不同方面，有的甚至相互矛盾。我们认为，既然都选择了重叠这一形式，那么它们所表示的意义必然有某种内在联系或者共通之处，通过对重叠式具体性质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有概括性的解释来统一上面的各种观点。温州话是一种与普通话差异较大的方言，其

中的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式都较普通话丰富。本文拟以温州话的谓词重叠式为切入点，在详尽地分析温州话的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式的基础上，探求重叠式这一手段对于动词和形容词在意义上的影响以及能够将上述观点统一起来的更具概括性的解释。这样，这篇文章的意义就至少有两点，第一、详细描述温州话这一方言点中动词和形容词重叠的范围、功能和意义；第二、为对于重叠式这一语法现象的讨论作一些有益的尝试。

1.2 文献综述——动词重叠

对于重叠式的研究，大致分为这样几个方面：一、什么样的形式能够被称作重叠式，即重叠式的定义；二、什么样的词语可以重叠，即重叠式的范围；三，重叠式所能充当的句法成分，即重叠式的功能；四，重叠式所代表的语义内容，即重叠式的意义。研究重叠式某种程度上可以分解为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下面来看关于动词重叠的前人研究：

1.2.1 动词重叠的定义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形式可以被称作动词重叠式？

对于“重叠”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定义的有刘丹青（1988）：“重叠是一种抽象的语言手段（operation），其作用是使某个语言形式重复出现。重叠式是一种具体的语言单位，是重叠手段作用于某个语言形式的产物。比如重叠作用于汉语量词‘个’，就得到‘个个’这个重叠式。”。另外还有张敏（2001）给出了更加具有概括性的定义：“若不考虑其具体构造（如不完全重叠、加缀重叠、变音重叠之类），重叠形式的构型是相当单纯的，可概括地表述为‘同质形式在一定的时空构型（spatial/temporal configuration）内的复现’。”

而对于具体什么样的形式才能叫做重叠式，学者们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认为只有不带其他语素的，单纯的动词重叠式VV（单音节动词A变为AA、双音节动词AB变为ABAB）才是动词重叠式。第二类承认V一V、V了一V、V了V等结构也是重叠式。第三类的标准则更加宽松，像VXVX、VVX、XVXV等形式也被归入动词重叠式。持这种观点的文章多是研究方言的文章。方言的各种形式一般比普通话要丰富，为了方便记录和描写实际的语言现象，这些文章对定义的限制没有那么严格。

第一类观点的代表如下：

赵元任（1980）认为“中国话的各种构词方式中，音变的作用很小。‘重叠’虽然听起来很像是一种方式，但Bloomfield(Language, 218页)认为他是附加语，不过没有特定的字眼，而是跟所附加的语式全部或部分相同而已。”重叠式只包括VV式，来自于V一V。

丁声树等（1961）中，动词重叠式只包括“VV”形式。重叠式包括名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的重叠。也就是说，其中提到的“听听、谈谈、安排安排、打扫打扫、好好儿（的）、糊里糊涂（的）”等等形式都被归入了“词”的范畴。

朱德熙（1982）中动词重叠只包括“VV”式。

李人鉴（1964）明确指出了他所认为的动词重叠范围：“我们认为只有单音节的动词A重叠为AA和双音节的动词AB重叠为ABAB，像下面所列举种种结构，都不是动词重叠。……”下文列举了“A着A着”、“A啊A啊”（或“AB了又AB”）、“A来A去”（或“AB来AB去”）等形式，认为它们不属于动词重叠。李文认为“A了A”、“A了一A”、“A一A”等属于动量组合，后一个A是由借用的动词充当的量词。

朱景松（1998）虽然也没有明确提到动词重叠的定义，但是通篇文章将“动词重叠”限制于“AA”型这一范围内。这说明这篇文章也是认同只有“AA”式是动词重叠式的。

袁静（2006）中也把动词重叠限定于“VV”的形式。

李文浩（2007）同样认为动词重叠式只有“VV”、“V—V”是动量组合：“现代汉语动词重叠‘VV’式的基本语法意义，学界一般认为是‘量减’。关于它的产生，多数学者认为起源于动量组合‘V—V’，由其脱落中间的‘一’而来。”同样地，在李文浩（2008）中，“动词重叠+补语”的范围被限定于“VV+补”以“避免动词重叠本身在形式界定上的纠缠。”

王贤钊、张积家（2009）通过定量实验对动词和形容词的语义评定进行了定量分析。文中对动词重叠的定义为“VV”式，而用来作为语义认知等式的结构“V—V”被认为是一种动词结构。

华玉明、马庆株（2007）把动词重叠分为“轻声式重叠”和“重音式重叠”。“轻声式重叠”指“由单音节动词A和双音节动词AB分布重叠而成的AA式和ABAB式，其中后出的A和AB都为轻声，”而“‘重音式重叠’指由单音节动词A和双音节动词AB分别重叠而成的AA式和AABB式，后出的A和A、B均按照原调重读。”

第二类观点的代表如下：

王还（1963）认为“VV”和“V了V”都属于动词重叠，但对“V—V”和“说说笑笑”类重叠的态度不明朗：“……这里所谈的重叠，是指不论单音双音动词，重叠后，前一个读重音，后一个读轻音的，以及重叠中嵌‘了’字的。不谈那种‘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之类的重叠。至于单音动词重叠中加‘一’字的格式（看一看）和单纯重叠的格式（看看）是否相同，也暂且不论。”

范方莲（1964）通过对近代和现代汉语文本的考查和比较，还有动词重叠结构与一般的动量组合之间功能和意义的对比，以很大篇幅论证“V了v”、“V了一v”、“V—v”等形式和“Vv”性质一样，是动、量组合。

刘月华（1983）没有明确提及动词重叠的定义，不过文章的讨论涉及到“Vv”、“V了v”、“V了一v”、“V—v”等形式，表明了对后三种形式作为动词重叠的地位的肯定。

毛修敏（1985）说“对于动词重叠……以下成果是重要的：（1）动词重叠包括Aa，A—a，A了a，A了一a四种形式，Aa同其他三种形式一样，是一种‘组合’”。

石毓智（1996）虽然文中没有提到动词重叠的具体定义，不过例句中出现了“V了V”、“AABB”等形式。

李宇明（1996）所提到的动词重叠包括了AA、A了A、A—A、A了一A还有AABB等形式。李宇明（1998）“动词重叠式中间嵌‘了’和‘一’，形成‘V了V’‘V—V’‘V了一V’等变体形式。本文把这些变体形式也都看作动词的重叠式。”

陈立民（2005）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我们认为动词重叠是属于句子层面的概念，是一种事件范畴，句子的语法意义通过重叠其中的谓语动词来体现，而不是过去所说的那样，动词重叠属于动词层面的概念，是一种动作范畴，表示动词本身的语法意义。”王娟（2005）以陈立民（2005）的观点为基础分析了非自主动词的重叠，但是，陈立民（2005）的例句中出现了“V了V”形式，而王娟（2005）中却没有出现。

持第三类观点的有王红梅（2005）。因为研究的是方言中的动词重叠，所以采取了“比较宽泛的界定……也包括与‘V着V着’、‘V啊V’相当的‘动词与其他成分’粘合后重叠的动词重叠式或‘VV’式之间插入其他虚成分的”。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的下面这个标准：“……一个是整体功能。如果是动词重叠式，内部结合紧密，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入句并具有一定的语法意义。”这个说法提供了一种新的关于动词重叠定义的思路，但是表述比较含糊，对于什么是“作为一个整体入句”和“具有一定的语法意义”没有清晰的界定。

贺卫国（2010）考察的是近代吴语同官话动词重叠式的对比。考察范围涉及“V了V”、“V—V”、“V了一V”，甚至还包括“V了O—V”等结构。

这些分歧来源于对“动词重叠式”这一概念的认识不同。范方莲（1964）中又提到：“一般语法书上都讲到‘动词重叠’。‘动词重叠’可以有两种理解：（1）动词重叠着用（一个词出现两次），（2）动词的重叠形式（只有一

个词，没有两个词）。……而一般讲到‘动词重叠’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往往没有交代。”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动词重叠式”是一个词层面的概念，是动词的一种变化形态。显然“V—V”等形式不能算作一个词或词的形态。而持第二、三种观点的学者不认为动词重叠一定要是一个词或词的形态，只要是动词重复出现，就应该算作动词重叠。

而对动词重叠的本质认识，各家也有不同看法，与以上分类的界限不尽相同，互有交叉。如丁声树等（1961）将“重叠式”一项列在“构词法”一章下面。朱德熙（1982）也同样把动词重叠放在“词的构造”一章下面。赵元任（1980）虽然也把“重叠”列在“构词类型”一章下面，但是指出动词重叠是“介于构词结构跟造句结构的中间情形”。李宇明把重叠式分为“非词重叠、词语重叠和语段重复三类。”，动词重叠属于“词语重叠”，即“有意义的语素重叠而成的形式。”而毛修敏（1985）认为“VV”同“V—V”等一样都是一种“组合”。陈立民（2005）更进一步认为动词重叠是“句子层面的概念”。石毓智（1996）认为动词重叠是汉语的一种形态。他把汉语中的重叠分为构词重叠和句法重叠，动词重叠属于句法重叠。

虽然在定义方面有分歧，但是学者们对于“VV”的来源是“V—V”却达成了非常一致的意见。例如张敏（2001）认为“现代汉语的动词重叠式原本并非重叠，而是动词带表动量的同源宾语（cognate object）的动宾结构。”

另外，现代汉语中，除了功能与“V—V”功能意义相近的动词重叠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动词重叠的形式。这种形式一开始被提及得比较少，王还（1963）提了一下，没有具体分析。范方莲（1964）也明确提到这种重叠，对它的意义和功能进行了分析。张敏（2001）提到像“来来往往、说说笑笑”这样的AABB式重叠，认为这是一种构词重叠而不是句法重叠。直到华玉明、马庆株（2007）才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这种形式上。

1.2.2 动词重叠的范围

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动词可以进入重叠式？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相对来说一致一些。大致上，所有学者都同意典型的动词，即表示动作的动词可以重叠。而赵元任的观点是早期学者观点中很有代表性的。“所有表示动作的动词都可以重叠”（赵元任1952）

李人鉴（1964）：“我们认为动词重叠是表示不定量的，如果动词所表示的内容不能表示不定量，它就不能重叠。……有些动词表示的内容有结果的意义，这种动词只能表示定量，不能表示不定量，因而不能重叠。有些动词表示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是因客观情况而自然地产生出来的，并非出于主观愿望，这种动词也只能表示定量，不能表示不定量，因而也不能重叠。”

范方莲（1964）：“有一些动词是不能重叠的，单音的如：‘得、剩、死、活、懂、掉、成、在、塌’等；双音的如：‘缺乏、发生、出现、忘记、成为、希望、感到、觉得、以为、认为、出发、允许、看见、听见、呕吐’等。此外，能愿动词、趋向动词、判断动词都不能重叠。”“也有的，只有在特定的上下文里才能重叠，例如‘爱、来、忘、病’这些个动词。”

刘月华（1983）“一个动词是否可以重叠，主要取决于动词本身的性质。而且语言环境不同，表达功能也不同，可重叠的动词也不同。总的来说，只有动作动词可以重叠……动作动词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方可重叠：第一表示的动作必须是可以持续或可以反复进行的。”“第二，表示的动作必须是动作者主观上可以控制的。”另外还有两个有关的制约因素：“口语中可以重叠的多，书面语可以重叠的少。”“单音动词可以重叠的多，双音动词可以重叠的少。”

刘月华（1984）对动词重叠的范围开始有比较细致的分析，其中提到“当表示已然动作时，只有自主动作（动作者主观上可以控制的动作）动词才能重叠。”而“当动词表示非持续性动作时，动作必须是能反复多次进行或包含尝试意义的，方可重叠。”“某些趋向动词，如‘来、去、回’以及趋向动词后有‘来、去’时，一般不能重叠。”“有些双音节动词，表示已然动作时不能重叠，但可以加‘一下’。单音节动词前有由单音节形容词或动词充任的描写动作的状语时，一般不能重叠，”

毛修敏（1985）“动词重叠既然是一个动程，这个动程一结束，形成某种情态的行为就要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动’要转化为‘静’……一个动词是否具有这种性质，决定它能否重叠。”

张敏（2001）从动词表示的动作在世间上的表现角度认为“不能持续也不能反复的动作不能重叠。”

后来，慢慢有学者注意到非自主动词也是有可能重叠的，并且研究了非自主动词重叠的条件，如：

朱景松（1998）“一个动词能否重叠，乃至重叠能力强弱，归根结底取决于它的意义（词本身的意义，特别是在特定语境表现出的意义）。”关于动词能够进入重叠式的条件分为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自主动词的条件是：1，动词表示的动作、行为必须表现为一个同质的过程，即动作、行为可以延续。2，动词语义较轻，没有庄重的色彩。3，动词表示的动作、行为具有情景特征，也就是说进行这种动作、行为的必要性是具体情境引发的。非自主动词重叠的语义条件：1，一部分表示消极后果（包括带宾语以后表示消极后果）的动词，可以进入表示致使的句子。2，表示无法控制现象的非自主动词，重叠以后只用于表示变化的句子。3，一部分表示心理状态、精神面貌等的形容词也可以重叠。

陈立民（2005）提出了不同的思路，“一个句子中的动词能否重叠，并不仅仅决定于动词本身，而决定于由该动词所在句子所表示的事件是否符合动词重叠的语义条件。”而动词重叠所表现的事件的条件是“可控制”和“有终点”。

王娟（2009）提出非自主动词也可以重叠。重叠的条件是：1，用于表示致使的祈使句；2，用于表示变化的句子。

大体上，学者们都认同典型的动作都可以重叠。其他使得动词可以重叠的条件包括可以延续、反复，可以自主控制，有终点等等。

1.2.3 动词重叠的功能和意义

第三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联系比较紧密，这里合在一起说。先列出一些文章中关于动词重叠的表述：

王还（1963）：“一类是以一次完整动作作为单位的，这是动词重叠起来表示多次行动，重叠之间永远不能嵌‘了’字。另一类是以动作的一个片断为一个单位的，这时动词重叠起来表示一次行动，重叠之间可以嵌‘了’字。第一类中又有两种情况：一、表示一个动作需要反复多次，这种情况常表示一种愿望或说明一个道理。二、表示常发生的动作，有轻松悠闲的意味，或表示通过这些动作，很容易就把时间打发掉了。至于第二类，除了绝对不能重叠的动词以外，其他绝大多数动词都可以重叠起来表示尝试。另外，有些动词可以重叠起来，表示一次持续一小段时间的行动。”

“综合上面的例子看来，表示一次非尝试的行动的动词重叠表示动作的片断，是少量的，非永久性的，但又必须是持续一段时间的。”

李人鉴（1964）：“我们认为动词重叠是表示不定量的。对于尚未实现的动作行为来说，就是它可以持续或者可以重复；对于已经实现的动作行为来说，就是它曾经持续或者曾经重复。说可以持续和曾经持续，并不是说它是永远持续下去的；说可以重复和曾经重复，并不是它是永远重复下去的。”

范方莲（1964）：“所谓量的意义就是（一）v本身的意义，与前面的V无关。总的说来，（一）v表示少量，但是可以分别两种意义：（1）一v表示定量，即‘一次’；（2）一v表示不定的少量，不止‘一次’。其中有的是动量，有的是时量。”“动词重叠还可以用于以下三种句子：（1）表示尝试；（2）这种少量有时用来表示说话人主观上认为某种动作行为是不重要的，微不足道的，或者含有轻松悠闲的意味，或者仅仅表示语气的婉转。（3）表示在一段时间里某些动作行为反复多次出现，有一定的经常性，都不能加‘了’”。

赵元任（1980）：“动词的尝试式——动作动词读轻声重叠时，可以看作那个动词的一种体貌，就跟进行式、完成式等等一样。比如‘看着’是进行式，‘看了’是完成式，‘看看’就是尝试式。可是‘看看’这个语式跟动词加同指宾语（cognate object）的句法结构关系很近，也就是先有‘看一次’、‘看一看’然后才有‘看看’”。

丁声树等（1961）：“动词重叠后，表示‘稍微……一下’”。

朱德熙（1982）：“概括地说，动词重叠式表示动作的量。所谓动作的量可以从动作延续的时间长短来看，也可以从动作反复次数的多少来看。前者叫做时量，后者叫做动量。……动词重叠式也是兼表时量和动量的。重叠式动词表示动作的时量短或动量小。”

刘月华（1983）：“动词重叠的基本语法意义是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短或进行的次数少。”

刘月华（1984）：“表示已然动作时，如果用在表示持续性动作动词后，‘一下’与动词重叠功能接近，有时可以连用（‘下’用于表示持续性动作动词后时，前面只能用数词‘一’，不表示动作进行的次数。此类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持续时间一定很短）。在表示非持续动作动词后，‘下’表示动作的次数……动词重叠只表示动作次数少，不表示具体的次数，可能是一次，也可能不止一次。“表示已然动作的动词重叠常常有描写作用，通过人物短暂的动作描写人物表情、心理活动等等。”“表示未然动作时，‘一下’与动词重叠都有缓和语气的作用，都是委婉地表达主观愿望的方式。”“在几个分句中可连用几个动词重叠，表示随意列举几个经常进行动作，有轻松的意味。”“某些动词或形容词重叠后可以表示‘致使’意义，”

毛修敏（1985）：“（2）动词重叠不表示动作的短暂、减弱或尝试；（3）动词重叠是口语现象；（4）动词重叠的未然形式多用于对话，已然形式多用于叙述，未然重叠式是表示命令或请求的重要手段。”“我们认为，用原式是表示这个行为的开始和进行，用重叠式则是表示这个行为由开始到终止的这样一个阶段时动程。但说话人并不着眼于动程本身，而是着眼于该动程所表现的情态。即原式是一种始发性（猜）、进行性（走）行为，重叠式是一种情态性行为，前者是动作性（动态）的，后者是描写性（静态）的。”“动词重叠是一种情态，这个情态表现为一个动程，这个动程体现着量。这就是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

功能方面，毛修敏（1985）提出以下语法环境下的动词不能重叠：（1）带有各类补语的动词；（2）带后缀“了”、“着”、“过”的动词；（3）带有

表示过去意义的“来着”、“的”的动词也不能重叠；（4）用“不”或“没”否定的动词；（5）受程度副词修饰的某些动词（6）此外，还有处于下列情况：a，不带能愿动词的“动+（宾）+的”名词性结构中的动词；b，前面加“一”表示条件的动词；c，“正在”（或“正”“在”）“已经”之后的动词；d，“进行”、“加以”之后的动词。

而这些情况下动词必须重叠：

（1）单独出现的“把”字句里的主要动词；（2）处于“稍微、稍稍、粗略、略微、大致、大体、大概（“大体”义）和“不妨”之后的动词；（3）动词（或带宾语）处于“看”（尝试义）之前，“试”处于“A一下”、动词重叠之后；（4）由“再”、“就”、“才”连接的相继发生的两个行为之前一个动词。

而动词重叠的语法功能包括出现在（1）主谓句；（2）连谓句；（3）兼语句；（4）“把”字句；（5）作主语；（6）“Aa看”和“Aa试试”

李宇明（1996）认为“词语重叠的主要表义功能是‘调量’，使得基式所表达的物量、数量、动量、度量向加大或减小两个维度上发生变化”，而“对于动量，词语重叠可让它向减小和加大两个相反的维度发生变化。减小动量的基本语义是表示‘次少时短’（动作反复的次数少、持续的时间短）。由次少时短派生出‘轻微’、‘不经意’的语用含义，并由此进一步引伸出‘尝试’语法范畴。加大动量的基本语义是表‘多量’，并由多量与‘轻微、不经意’结合引伸出‘惯常’的语法意义。”

李宇明（1998）：“动词重叠是表达动量范畴的一种语法手段，现代汉语的动词重叠在一般情况下表示动作‘量少时短’，在一定条件下表示动作的惯常性反复。”动词重叠式的功能有“排斥数量词语的修饰”“对其宾语的有指性具有较严的要求，即只能带有定有指和无定无指的宾语，不能带无定有指的宾语，而且其自身在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时也受到较严格的限制。……动词重叠式在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的时候，只能选择可以容忍其动态性的句法配对成分，或携带一些可以保护其动态性的修辞成分，如助动词等。”

朱景松（1998）把动词重叠的意义归为三点：“减弱动作、行为、变化的量（对量的含义重新作了解释），延续动作、行为、变化的过程，强化动作、行为、变化主体的能动性。”并且说明，强化能动性是动词重叠式的最根本的意义。

张敏（2001）“普通话动词重叠式包括的两个基本语义元素便是[+延续]或[+反复]及[+少量]”而AABB式表示的是“相连不断或频繁交错的动作”。

陈立民（2005）认为动词重叠与本身的意义无关，而取决于所在句子表示的事件是否符合动词重叠的语义条件。而这个语义条件包括这样几点：“表示事件持续的具体时间量；表示事件有终点；表示事件是可控的。”

王红梅（2005）认为动词重叠“在语法意义方面也显现出一定的共性，即汉语的动词重叠主要用来表‘动作行为或状态的持续’。”语法功能方面，“在句法成分方面主要是进入动词重叠句和作谓语。”

华玉明、马庆株（2005）第一次着重把AABB式提上分析日程，认为其表示“动量大、时量大，动作行为在相对较长的时间段内反复多次、连续不停，由于动作高频率重复，从而语义泛化，随着语义泛化，动作性减弱，动作的状态性增强，从而获得描写动作状态的意义。”

王红梅（2009）认为汉语方言动词重叠式的语义共同点是“表持续”。而重叠式的功能包括1，进入动词重叠句；2，作谓语；3，作状语。

王娟（2009）专门探讨非自主动词的重叠，非自主动词的重叠语义“归结起来可以表述为三点：1，表示消极意义的减弱。2，表示变化过程的延续。3，赋予动词以主动性。”

对于动词重叠式的意义，学者们的分析都不尽相同，但是以下几个关键词是经常出现的：尝试、量、持续、反复、描写性等等。“尝试”是较早的文章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赵元任（1980）直接把动词重叠称作“尝试式”。王还（1963）和范方莲（1964）提到动词重叠可以表示尝试，李宇明（1996）认为“尝试”是由短时少量引申出来的，毛修敏（1985）直接否定了动词重叠表“尝试”的说法。

动词重叠同“量”有关是最广泛存在的看法。丁声树等（1961）“动词重叠后，表示‘稍微……一下’”是比较笼统的说法。李人鉴（1964）认为“动词重叠是表示不定量的。”朱德熙（1982）和刘月华（1983）都认为动词重叠表示动作的时间短或动量小。李宇明（1996）和李宇明（1998）同意动词重叠“在一般情况下表示动作‘量少时短’”但是补充了“在一定条件下表示动作的惯常性反复。”朱景松（1998）对动词重叠意义的归纳，在同意“减弱动作、行为、变化的量”这一点的基础上，加上“延续动作、行为、变化的过程”，但是动词重叠最根本的意义并不是这两点，而是“强化能动性”。

“持续”是另一个经常出现的关键词。最早出现在王还（1963）中，这篇文章认为“非尝试”的动词重叠虽然也表示“少量”，但又必须是“持续一段时间”的。李人鉴（1964）认为动词的“不定量”是表示“持续”和“反复”的。刘月华（1983）中，能持续的动词的重叠被作为一个类型进行了分析。朱景松（1998）认为动词重叠“延续动作、行为、变化的过程”，陈立民（2005）中认为动词重叠“表示事件持续的具体时间量”，张敏（2001）中认为持续和反复也是动词重叠的基本语义元素。王娟（2009）中非自主动词的重叠也提到“变化过程的延续”。

最后，关于“描写性”，其代表是毛修敏（1985）的观点。这篇文章开篇就否定了流行的观点“短暂、减弱或尝试”，而把动词重叠看作“一种情态性行为”，具有“描写性”。刘月华（1984）也提到“表示已然动作的动词重叠常常有描写作用。”华玉明、马庆株（2005）也认为动词重叠“随着语义泛化，动作性减弱，动作的状态性增强，从而获得描写动作状态的意义。”

1.2.4 方言中的动词重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汉语方言中动词重叠研究的情况，重点是与温州话在地理上较为接近的吴语、闽语和粤语等南方方言的情况。

郑懿德（1983）：福州话动词重叠式大致有十种形式：

1, DD式。不能做简单句的谓语, 必须对举, 主语是虚化的“这、那、这里、那里”等等。不能带宾语, 动作涉及对象在动词重叠前面, 而且还要构成对举句。不能带补语, 不能跟时态助词“了、过”。

2, DD看式。后加成分除了“看”还可以是“<口丽>”、“唶”。“<口丽>”是“一下”的合音, 这种重叠式加强了表示“尝试”、“漫不经心”的意味。加“唶”作定语, 表示经历体。

3, DD动。D一般限于脚部动作, 有“到处D”的意思。

4, DD₁式。重叠后第二字声母变成变音, 第一字韵母也发生变化。重叠后不能带普通宾语, 可带补语, 包括自身宾语或动量宾语, 趋向补语、处所补语、情态补语、可能补语等。

5, DD₁吼式。DD₁加上后缀“吼”构成的形式, 多带补语。

6, D蜀D式。“蜀”即“一”, 重叠后后一个动词不表示动作的时量或遍次, 但可表示动作的一次完成或短暂。

7, D怀D式。相当吼怀于普通话的“D不D”。

8, CD式。有六种格式, 包括CD、CDD、CC₁D、CCDD、CDCC₁D、CC₁DD₁。C、C₁、D₁等都是D衍化出来的音节, 意义包括草率、轻易、简单、干脆(CD), 无规则, 茫无头绪或获得意外结果, 还有责备、讽刺等(CDD、CC₁D、CCDD), 轻易、简单、随便、责备(CDCC₁D、CC₁DD₁)

9, DD_(m)式。动词重叠变成名词或者形容词。

10, D两下。表示随意。

曹耘(1987): 汤溪话多音节动词不能重叠。单音节动词重叠有以下功能:

1, 表示进行时间短暂的动作。2, 表示尝试。3, 表示动作完成, 但强调的仍在动作不在完成。如: “吃吃饭到金华去。做做起来还未用过。一些东西约别侬偷偷去。渠跌跌桥下去。”

郑良伟(1988): 根据语义, 台湾话的动词重叠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短时, 大致和动词加“一下”统一, 一定要附le?。另一种重叠附有补语, 表示快速完成补语所表达的情境。速成动词重叠式的语法特点是后面一定要有补语

（动作阶段（了、完、去）、趋向、结果等）；补语标记只能加表示致使的[ho]；不能和表示时间长短、次数和动作量的成分共现；加时体成分，只限于“有（表示确有其事）、已经……啊（表示已经）、be?（表示即将）”；不能跟其他重叠形式结合。

可重叠的动词只限于两种：1）随意（voluntary）（即可由意志去控制），又可持久的（durable）动作动词（action verb）。如：食、做、拔、修理。2）非随意，又是瞬间（momentary即不可持续）的动词。如：死、煞、破、裂。随意而不能持续，或者不随意而能持续的动词，不能重叠。

马重奇（1995）：漳州话重叠式动词大抵可以分为两大类十一种形式。

第一大类是单音节动词的重叠式：

1，AA式，如果两字读音不变，表示尝试一下的意思。如“改改（修改一下）、食食（吃一吃）”；有一种比较特殊的AA式，两个字一个是文读，一个是白读，不表示尝试一下，而是表示“单音节动词本身所含有的动作行为。”如：“接接（接洽，接受）、缺缺（短缺）”。

2，AAAA式，实际上是AA式动词中前后音节文白异读音的再重叠。如：“跳跳跳跳（蹦蹦跳跳）、接接接接（拉拉扯扯）”。

3，AA看式，也表示“学试一下”、“试试”、“姑且做一下”的意思。如“叫叫看、飞飞看”。

4，A（口母）A式，就是“A不A”的意思。如“啲（口母）啲（喝不喝）、留（口母）留（留不留）”。

5，AXX式，动词A后面加上补语X的重叠。如：“看现现（看得见）、倒直直（直直地躺着）”。

6，XXA式，动词A前面加上状语X的重叠。如：“密密生（丛生）、膏膏缠（纠缠）”。

7，卜A卜A式，表示“有要……的感觉”、“有要……的样子”。如：“卜吐卜吐”（有要呕吐的感觉）”。

第二大类是双音节动词的重叠式：

8, AABB式, 分两类, 第一类AB本来就是一个动词, 重叠后意义和AB相同, 如“吵吵闹闹”; 第二类AB都是单音节动词, 但不能组成动词AB, “指指挟挟(指指戳戳)”。

9, ABAB式, 有尝试一下的意思: “搨扫搨扫(打扫一下)、处理处理(处理一下)”。

10, ABB式,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AABB或者ABAB的不完全重叠, 意义与前两者相当, 如“吵闹闹、修理理”, 一种是没有相当的AABB或ABAB的, 如“看见见(容易看的清楚)、约出出(猜得准确)”。这种情况比AB表义更进一层。

11, AAB式。是动词A后加补语B的重叠, 是“全部A”的意思。如: “挨挨倒(全部挤倒)、食食去(全部吃掉)”。

这些重叠式的语法特点包括, 光杆的AA不能独立存在, 需要在对比句中出现, 否定重叠式时用“(口母)(口通)”或者“(勿会)使”(两个都相当于“不要”)等。

陈丽冰(1998): 宁德方言单音节动词重叠式有如下形式:

1, VV咧(VVV咧)。表示行为状态正在进行或持续时出现了新情况。如: “我着伊讲讲咧, 伊就来了。(我正说着他, 他就来了。)伊写写写咧笔断喏。(他写着写着笔断了。)” 2, VV吼+情态补语。V一般是表示心理的动词或者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VV表示原因, 补语表示结果。如: “伊写写写吼手都酸喏。(他写得手都酸了。)” 三叠式和二叠式都强调动作延续的时间长或反复的次数多这个原因才造成某个结果。3, VV呖。充当谓语, 并不强调动作的行为性, 而是使句子具有描写性。如: “伊面嚎嚎呖。(他哭丧着脸。)” 一部分表示不能自我控制的非自主动词也能按这种方式重叠, 在句中作谓语, 表示意外的, 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如: “我喏钱包无无呖。(我的钱包丢了。)” 船沉沉呖, 五只人死死呖。(船沉了, 五个人死了。)” 4, VV+动量补语和时量补语。如: “食食两帖病就好了(吃两帖病就好了。)伊等等几分钟就行了。(他才等了几分钟就走了。)” 这两者都表示短时、少量的意思。5, VV+喏。作定语, 表示经历体。如: “汝早上曝曝喏衣裳乞风吹去了。(你早上晒

的衣服被风吹走了。) 6, VV加趋向补语, 表示动作的简单、干脆, 有的还含有概遍的意思。如: “汝惊这镜头, 面转转过去。(你怕这镜头, 干脆转过脸去。)”

语法功能方面, 宁德方言动词重叠式不直接带宾语, 动作涉及对象可以放在重叠式前面。其他功能是作谓语、定语、状语等等。

寿永明(1999): 绍兴方言动词重叠式主要用于三种句式: 1, I类①伊走出好些晨光哉。②信写写好介快哉。语义上重在叙述, 表示动词所发生的动作过去完成, 但状态仍在持续。2, II类③书去看看④地下扫扫。用于祈使, 表示对听话人的命令或请求。重叠动词不仅使得这样的句子得以成立, 而且语气上显得委婉。3, III类: ⑤酒吃吃, 牌打打, 日脚过得蛮舒服。⑥书看看, 音乐听听, 伊真当写意咯。是对动词经重叠而转化为状态的一种主观评议, 有较强的感情色彩。

汪平(2001)“(苏州话)动词的重叠主要表示短时、少量……由此引申出语气的缓和、随意、以至谦和。”“此外, 也可以有该动作, 行为持续进行的意思(AAAA)。”“还有的有‘……的话’的意思”。

潘悟云(2002)把温州话的重叠式归入“貌”的范畴。“短时貌。动词重叠, 连调格式为s-w, 后字读弱调, 实际上这是‘V—V’格式的紧缩形式。”

“短时持续貌, 动词重叠, 连调格式为w-s, 前字读弱调, 表示短时间的持续动作。”w-s格式还有“持续中断貌”和“急速貌”, s-w格式还有“尝试貌”

袁毓林(2003)“在北部吴语, 动词重叠式也表示动作的小量, ……但是, 动词重叠式不能单独用来表示尝试意义, 一定要在后面附加助词‘一看’, 构成‘VV’看格式以后, 才能作为一个自足的句法格式, 表示尝试意义。”“动词重叠式带趋向补语的格式, 主要用于祈使等表示未然的句式中, 有缓和语气的作用。”“动词重叠式带结构补语的格式, 主要用于祈使、愿望等表示未然的句式中, 有缓和语气的作用”“动词重叠式前面可以附加单音形容词作状语, 形成AVV格式。”“……后面可以带表示处所的介词结构, 形成VV+PP格式。”

池昌海、王纯（2004）把温州话的动词重叠分为动词自身重叠、重叠后加成分和V+中间成分+V三种。各自的意义都较为复杂。自身重叠中，前字重读的表示“‘V—V’或‘VV看’式的紧缩格式动作进行的时间短或次数少”。后字重读的“主要表示所进行的动作量小时短，但动作在短时间内是持续进行的。”其他形式随后加形式和中间插入形式的变化而各有不同。

杨玲（2005）：成都话动词重叠格式和普通话不大一致，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动词重叠式1，V—V表示摹状，在时间线上延续动量、增加动量，动作反复、均匀，与普通话表示时短量少的“V—V”语义完全不同：“买这几个苹果还选一选的，笑人得很。你咋个一天到黑都在街上逛一逛的。”需要表示类似普通话“V—V”的意思时，用“V（一）下（子）”衍生形式“V两下/V两V”则表示动作量少，有随便的语气：“衣裳又不脏，揉两下就可以了。你拿起个扫把拂两拂就算把教室打扫干净了哇？”2，要V要V。表示某种动作状态即将发生而尚未发生：“那座房子要倒要倒的，干脆拆了算了。”3，V到V到。表示持续动作中发生变化：“哭到哭到又笑了。”4，另外还有AABB、V都V了，语义与普通话类似。

语法功能方面，重叠后增加了显示状态的功能，可以充当状态状语，而带宾语受到一定的制约。

王萍（2008）：宁波方言动词重叠式有：一，VV式。除了“是、有”等都能进入。使用VV式要把其后的名词性成分提前。如：“下饭煮煮时响（口雷），还无煮好过。（菜烧了很长时间了，还没有烧好）”二、VVN式。由述宾结构VN变化而来。如：“结婚—结婚结结、生病—病生生”。三、V₁V₂V₁V₂式。如：“商量商量、记防记防（提防提防）”。四，V₁V₁V₂式。一般与V₁V₂V₁V₂有相同的基式。在祈使句中用V₁V₂V₁V₂式，其他情况下用V₁V₁V₂式：“该人我认认得已经十多年了。（我认识那个人已经十多年了）”。五，V₁V₁V₂V₂式。如：“唱唱跳跳”等。其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VV依依”，“依依”泛指与“V”相关的动作，如“抱抱依依、写写依依、唱唱依依”等。六，VV看、VVN看。宁波话中表示尝试必须在动词后加上“看”。七，V记V记，

表示轻微小幅度动作在短时间内不断持续。如：“依棒头驮勒，搭我人里敲记敲记作啥啦？（你拿着棒子在我身上敲来敲去干什么啦？）”

李宝限（2009）：新会话动词重叠式包括：

单音节动词重叠：1，VVV式，表示急切不满的语气。“我等等等到颈都长 σ^{22} （我等到脖子都长了。）”2，VV下，表示状态持续。如：“阿爸讲话钟意笑笑下。（爸爸喜欢笑着说话。）”3，V下V下，强调那个动作一次又一次反复，描写动作反复本身的情况。如：“阿妹不停伸个头出来看下看下。（妹妹不停伸个头出来看来看去。）”4，V σ V σ 。也表示状态的持续，与VV下的区别主要是，后者表示出现了新情况。前者则表示状态一直在持续。5，VV σ ，这里动词是不及物动词及少数心理动词，语法意义上相当于一个形容词：“我成个人醉醉 σ ，想去睡觉。（我整个人有点醉了，想去睡觉。）”6，V啊V。表示动作或状态持续的时间长。7，VV转。表示某个动作以一个点为中心反复进行，含有贬义色彩。如：“k'ui³³一急就扯扯转。（他一急就到处转。）”8，V埋V埋，表示“完成”。如：“夹埋夹埋，今年我一共赚了5万蚊。（今年总共加起来我赚了5万块。）”9，VV埋埋，表示动作反复产生的结果。如：“知识点好多，抄抄埋埋有两个笔记本。（知识点很多，总共抄了两个笔记本。）”

双音节重叠式只有V₁V₁V₂V₂式。另外还有一些四字格式，如VAVB、V来V去。

1.3 文献综述——形容词重叠

1.3.1 形容词重叠的定义

形容词重叠的定义比较简单，一般有以下看法：

赵元任（1952）形容词重叠只提到了AA和AABB两种形式。到了赵元任（1980），提出“生动重叠语”的概念，“生动重叠语”包括AA（儿）、ABB、AABB、A里AB、AXBY等形式。

朱德熙（1956）认为形容词重叠式按照它的构造可以分为以下两类：完全重叠式，“单音节形容词x按照xx的格式重叠。第二个音节读高平调，同时儿化。重音也在这个音节上”；不完全重叠式，“这是双音节形容词的第二种重叠式。格式是‘x里xy’，字调不变，重音在第一个或最后一个音节上。”后面提到“‘霎白、冰凉、通红……一类形容词，……它们的重叠式不是xyyy而是xyxy（霎白霎白、冰凉冰凉、通红通红）。”

朱德熙（1982）重叠式状态形容词包括以下几类：“（1）基式是单音节形容词（A），重叠形式是‘AA儿的’。不管基式原来是什么字调，重叠以后第二个音节一律读阴平。（2）基式是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有：‘AABB’和‘A里AB’无论哪一种，重音都在第一个音节上；第二个音节读轻声。（3）基式是‘通红、碧绿、锃亮、冰凉’一类双音节状态形容词，重叠形式是ABAB，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4）基式是双音节拟声词，重叠式是‘AABB’，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例如：叮叮当当、噼噼啪啪、乒乒乓乓。”

北大中文现汉教研室（1993）形容词可以重叠，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则是AA儿（第二个字儿化，读阴平，如不儿化，读原调）。双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是AABB。

吕叔湘（1980）把形容词重叠归入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其中有（1）单音节A->AA的；（2）单音节形容词A+BB->ABB的；（3）单音节形容词A->ABC；（4）A->AXYZ；（5）双音节形容词AB->AABB的；（6）双音节形容词AB->A里AB的；（7）双音节形容词BA->BABA的。

刘月华（1983）“单音节性质形容词按AA式重叠。两个语义相关的单音节形容词有时可以对举后重叠，有不整齐划一，纷繁不一的意思。双音节性质形容词有两种重读方式。一种是完全重叠式，即AABB式，如‘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在口语中第二个音节可念轻声，第三个音节念第一声，第四音节也念第一声、儿化并且是重音所在。如‘漂漂亮亮’‘明明白白’。在正式场合，

第一音节重读，第二音节为轻声，第三、四音节正常。有的双音节形容词只有完全重叠式，没有基本式，如‘病病歪歪’‘大大咧咧’。双音节形容词还有一种不完全重叠式，格式是‘A里AB’。重叠时声调不变，重音在第一音节上，第二音节（嵌音‘里’）读轻声，第三、四音节次轻，有时重音可落在第四音节上，使语气更重些。如‘糊里糊涂’‘傻里傻气’‘罗里罗嗦’以及‘拉里拉杂’、‘马里马虎’等等。”还有一种就是由“一个名词语素或动词语素与一个形容词语素构成的复合形容词”重叠而来的BABA式。

简铭（1989）提到的单音节的形容词重叠有AA（儿）（副词）、AA（非词）等；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有AABB和ABAB两种。

黄伯荣、廖序东（1991）形容词“通常要重叠或加助词‘地’，才可以用作状语。例如‘慢慢说、呆呆地望着他……’。”“有些性质形容词可以重叠，重叠后用法同状态形容词。单音节：基本式是AA、AA的、AA儿；双音节：基本式是AABB，或AABB（的）、AABB（儿）；少数双音节贬义形容词有A里AB式”“有些单音性质形容词可带上叠音词缀或其他词缀，这是用法同状态形容词，例如‘红彤彤、亮堂堂、黑咕隆咚、灰不溜秋’。状态形容词的重叠方式是ABAB式，例如‘雪白—雪白雪白’。要注意还有用两个单音形容词联合重叠的格式，例如‘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红红绿绿’这是句法结构中的固定格式。”

曹金芳（2006）中形容词重叠的类型更加宽泛。包括：1，性质形容词独有格式：（1）单音节性质形容词的重叠式：AA式（好好儿的、慢慢儿的、小小的）、ABAC式（憨头憨脑、怪模怪样）、ABCA式（微乎其微、神乎其神）；（2）双音节性质形容词的重叠式：AABB式（痛痛快快（儿）、高高兴兴（的））、A里AB式（马里马虎、小里小气）、ABDD式（可怜巴巴、神经兮兮）2，状态形容词独有的格式（1）双音节状态形容词的重叠式：BABA式（雪白雪白、暖和暖和）、BBA式（冰冰凉、煞煞白）、BAA式（金黄黄、冷淡淡）；（2）三音节状态形容词的重叠式：ABCC式（美不滋滋、肥嘟嘟）、AABC式（病病歪歪、皱皱巴巴，这种重叠式是由ABC式前加重叠语缀而来的）（3）性状形容词共有格式，ABB式，这里有三种情况，一是单音节语素后直接

加叠音语素构成，是ABB式的主要来源（虚飘飘、直挺挺）；二是由双音节形容词完全重叠式缩略而来，是AABB式直接缩略第二个A语素而来（暖和和、空荡荡）；三是由双音节性质形容词直接重叠后一语素而成（清朗朗、空洞洞）。

顾良玉（2007）把形容词重叠式的构成形式概括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合成词中又分为附加式组合词和重叠式组合词。这篇文章与其他文章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单纯词与重叠式组合词。单纯词是指那些单个语素不成词的重叠形式，如“赳赳武夫，孜孜不倦”中的“赳赳、孜孜”；重叠式组合词指像“洪水滔滔、堂堂中华儿女”这样的形式，虽然也没有基式，不过单个语素还是有语义的。

李春燕（2009）旨在对形容词重叠和状态形容词进行区分。“本文对重叠的理解较为宽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既包括只运用重叠一种手段的单纯重叠，也包括重叠与其他手段相结合的综合重叠，如‘呆头呆脑’；第二，既包括词的重叠、词根的重叠，也包括词缀的重叠，如‘傻乎乎’等，因为这种重叠式不仅跟单个形容词所表示的语法意义相同，而且在句法功能上常常难以区分，所以我们都将其看作形容词的重叠。”

不过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同意“任何一种形容词的重叠都应由某一种基式构成。……也就是说，重叠式必须有基式，没有基式就没有重叠式”“确定形容词重叠式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基式的确定。基式必须能够独立构成一个形容词，不管是单音节或双音节的。第二，在比较基式和重叠式的差异中确定。例如‘热乎乎’和‘傻乎乎’，其中‘热乎乎’是重叠式，而‘傻乎乎’就不是重叠式，因为‘热乎乎’有基式‘热乎’，而‘傻乎乎’没有基式。”

按照这个标准，文章对朱德熙《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胡明扬《北京话初探》、罗安源《简明现代汉语语法》、马真《简明实用汉语语法教程》、邢福义《汉语语法学》、张斌、方绪军《现代汉语实词》等几种语法著作中的形容词重叠式标准进行了分析。其中朱德熙、罗安源和马真三位先生的标准和上文的是一致的，其他几位先生的标准与文章的标准或多或少有些不同。如ABB式中一部分有基式，如“热乎乎、火辣辣”，也有不少没有基式的如“静悄

悄、汗涔涔、毛茸茸、硬邦邦”；A里AB式中像“糊里糊涂”这样的有基式，而“怪里怪气”这样的就没有；AABB中一部分由性质形容词重叠而来，如“老老实实、冷冷清清”，另一部分是“短语的重叠”，没有基式，不算作形容词重叠式，如“大大小小、红红绿绿、跌跌撞撞”等。这些没有基式的状态形容词不能算是形容词重叠，而是“由形容词重叠对其他词类进行类化作用而来的。”

1.3.2 形容词重叠的范围

赵元任（1980）：“所有单音节形容词都可以造成生动重叠语。”

朱德熙（1956）虽然没有明确形容词重叠的范围，但是文章中提到绝对的性质形容词如“真、假、横、竖、错、温、紫”等等，单纯表示性质，没有量或程度的区别，它们对于甲式（即后来所说的性质形容词）的适应力特别强。例如：

这个消息是真的。

那张画是假的。

这种说法是错的。

那杯水是温的。

对于乙式（即后来所说的状态形容词）则简直不能适应，因为这一类形容词根本不能转化为乙类成分。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考察这个问题。现代汉语的形容词不是全部都有重叠式的。拿单音节形容词来说，有两类是不能重叠或很少重叠的。第一类是前面提到过的绝对的性质形容词，例如“错”“假”“横”“竖”“粉”“紫”等等。第二类是一些所谓“坏字眼”例如“坏”“丑”“臭”“歹”“怪”“野”“穷”“乱”“破”“腥”“脏”“旧”等等。这两类形

容词之所以不能重叠，显然是跟重叠式有表示加重、强调和爱抚、亲热两种感情色彩这个事实相关联的。

有些“坏字眼”偶尔也能重叠，但多半是在状语或补语两种位置上：

坏坏地使一个主意。

他故意把脸上弄得脏脏的。

如果放在定语或者谓语的两种位置上，意味就会起变化。例如：

脏脏的小脸，怪惹人爱的。

这豆腐臭臭的，挺有味儿。

有的时候，特定的语言环境消除了重叠式所含的爱抚、亲热的意味，甚至使它带上相反的色彩。例如：

那龟板，瘦长脸儿，高颧骨，留着仁丹胡子；会说中国话。他捻着胡子，抬起下巴，两只黄黄的小眼珠斜瞅着何世雄（《新儿女英雄传》）

不过这时候，重叠式仍旧保持着它的小称意义，即表示轻微的程度。

华玉明（2003）考察了《动词用法词典》和《形容词用法词典》中的1328个动词和1066个形容词，发现其实能够重叠动词和形容词分别占总数的46.2%和15.9%。如果从自身语法构造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在双音节动词和形容词当中，“述谓性越强，则重叠性越强，反之，述谓性越弱，则重叠性越弱，这条规则基于以下基本事实：动词可以作述语，也可以作谓语，形容词不能作述语，可以作谓语，动词的述谓性强于形容词。复合式动词、形容词、语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中，可重叠性由强到弱的序列大致为：联合型>偏正型>补充型>动宾型>主谓型。联合型、偏正型的重叠性大大强于主谓型和动宾型，正是因为联合型、偏正型的构成语素大多是动语素和形语素，具有较强的述谓性，而主谓型、动

宾型重叠性极弱，是因为其中大多有名语素参与了构词，名词非谓词，绝大多数无述谓性可言，难得重叠，当它以语素的身份参与构词时，仍保持了非重叠性，它的非重叠性削弱了构词中谓词性语素的重叠性，致使主谓型、动宾型合成动词和形容词无重叠性或重叠性极弱。”而从另一方面“从语用心理上看，动词，形容词重叠不重叠或重叠性强还是弱是与它们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性质状态和人们心理上愿意不愿意接受或愿意接受的程度强还是弱相一致的，其中蕴含的基本规则是：意愿性越强，则重叠性越强；意愿性越弱，则重叠性越弱。”一般来说，表示贬义的动词、形容词都不大能重叠，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文章中认为这些特殊情况属于“弱性贬义”，这些词表示的动作、性质和状态“往往用于批评教育，使用的目的往往是带有善意的，人们心理上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接受。”例子有“啰嗦、糊涂、马虎”等等；而与之相对的“强性贬义”则完全不能重叠，如“卑鄙、卑贱、残暴”等等，这些词“所表示的性质状态，往往在批判揭露的场合使用，人们在心理上总不愿意接受”，所以完全不能重叠。

朱景松（2003）考察了11种350余万字的文艺作品中搜集到的230个形容词的2087个AA和AABB式重叠用例，发现如下的制约条件：1，形容词表示的性质如果客观上有明显程度上的比较，可以有程度上的变化，一般可以重叠（高、矮、长、小）；相反，没有程度上的比较或变化的形容词一般不能重叠（次、对、假、枯）。2，形容词表示的性质如果有明显的可感知性（可以看见、听见、触摸、或可以作形象性的想象），这样的形容词常常可以重叠，或者重叠能力较强（薄、方、尖、匆忙）；相反，如果形容词表示的性质可感知性差，其重叠能力也弱，甚至不能重叠。（笨、灵、贪、保险、出色）3，与词义可感知性有关的是词义的具体和抽象问题。可感知的是具体的。一般说来，单音节词，口语词表达的性质要具体一些，因而重叠能力比较强；双音节词、书面语词表达的性质相对抽象一些，因而重叠能力相对较弱。4，就双音节词而言，能够造成鲜明形象的大都是并列式复合词（包括说话人模模糊糊觉得两个音节平均分摊这个词意义的其它类型的双音节词）比如（白嫩、匆忙、本分、彻底、含糊、恍惚）。说话人会把这些双音节形容词整体意义表示的性质平均分给两

个音节，通过重叠共同造成生动的形象。如果说话人的意识里双音节词中的某一个音节无法等分到词义表示性质的一部分，就不会把这些词重叠使用。如（不安、好吃、可爱、难得、有利、自信）。5，具有自控意义的形容词，除少量的受其他条件限制以外，一般都可以重叠。6，词义褒贬对重叠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大致说来，褒义词可以重叠，或重叠能力较强；贬义词重叠能力较弱，或者不能重叠。

曹金芳（2006）对形容词重叠的条件概括如下：1，从形容词自身的语义条件看，（1）形容词表示的量可以变动，或虽不能变动，但说话人心里觉得他可以改变；（2）形容词表示的性质有明显感知性的形容词可以重叠或重叠能力强；（3）具有自控意义的形容词一般都可以重叠；（4）大致说来，褒义词可以重叠，或重叠能力较强；贬义词重叠能力较弱，或不能重叠。

顾良玉（2007）也提到，双音节形容词中，大概只有六分之一可以重叠。一些符合一般可重叠形容词条件，如口语化、非贬义等的词也不能重叠，如“合适、新鲜、容易”等等，哪些形容词可以重叠“并没有一定的规律，只能靠我们在学习中一个一个地去记住。”

1.3.3 形容词重叠的功能和意义

赵元任（1952）“形容词或副词可以重叠（重复的字要是原来不是阴平，就变阴平），常常加‘儿’，加‘的’不加‘的’随便，表示生动的意味，例如‘快快儿（的）’”“两个字的形容词或者副词，每个字都可以重叠，加‘的’字，要是原来的第二个字轻声，恢复重读跟本来的调子，有加重的意思，例如‘慌张；慌慌张张的’”。

赵元任（1980）：形容词重叠属于“生动重叠语”，“生动重叠语通常表示好的意思，但也可能从不好的字眼派生而来，像‘乱’字：‘把头发弄得乱乱儿的。’”“不论生动重叠语的基式可不可以独立成词，如果单独成词，也不管这种词原来属于哪一词类，重叠语的词类一定不是形容词就是副词，加不加词尾‘的’都一样。”“形容词或副词通常出现的位置，似乎都可以用生动

重叠语，包括作（1）属性——例如：‘胖胖儿的身材’，‘和和气的声音’，（2）谓语——例如：‘你怎么老那么糊里糊涂的？’‘你瞧这天，又混里混沌的了。’（3）副语——‘早早儿睡，晚晚儿起，又省灯油又省米’（谚语）（4）谓式补语——‘打的乒乒乓乓的’或‘打的乒呤乓啷的’‘磨的亮光光的’（5）形容词或副词性的命令式——像：‘快快儿的’比在紧急时说的‘快！’稍微轻松一点。‘好好儿的’跟‘好！’不同。因为‘好！’从不用作命令式。”

“不过在某些方面，生动重叠语的功能没有形容词或副词广。生动重叠语通常不能加程度副词，比方咱们可以说：‘他做的太慢慢吞吞的了。’但不能说：‘很亮晶晶的’否定词‘不’只能用在对比谓语上，而不能用在肯定谓语上。比方不能说：‘这料子绿油油的不绿油油的？’‘不，不绿油油的。’生动重叠语也不能有程度上的比较。比方不能说：‘更红希希的’或‘这个比那个大大儿的’。只能说：‘这个比那个大。’或‘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儿。’但可以说成对比谓语：‘这屋子更是黑漆漆的了。’”

“除了有一般生动跟加强语气的意思以外，不同音节类型的重叠语，有不同的含意。‘XX儿的’类型往往是正面赞可的意思，像：‘短短儿的下摆，高高儿的褂’，要是反对这种装束的人，就不会这么说。甚至平常带坏意思的字，重叠之后效果也就不同，比方：‘坏坏的使个主意，故意把脸上弄得脏脏的’”

朱德熙（1956）明确把现代汉语的形容词分为两类——甲类和乙类，尽管这里还没有明确提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这两个名词，之后几乎所有的文章沿用的都是这个框架。其中形容词重叠式属于乙类，也就是后来的状态形容词。“从意念上看，甲类成分表示的是单纯的属性，乙类成分表示的属性都跟一种量的观念或是说话的人对于这种属性的主观估价作用发生联系。……一个甲类成分（红）和一个跟它相对应的乙类成分（红红的、红通通的、通红、很红）的区别，不在基本的词汇意义上，而在抽象的、概括的意义上，即前者表示的是性质，后者表示的是这种性质的状况或情态。这种意念上的区别完整地反映在甲、乙两类成分的语法功能上。”

朱德熙（1982）重叠式状态形容词包括以下几类：

“（1）基式是单音节形容词（A），重叠形式是‘AA儿的’。不管基式原来是什么字调，重叠以后第二个音节一律读阴平。（2）基式是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有：‘AABB’和‘A里AB’无论哪一种，重音都在第一个音节上；第二个音节读轻声。（3）基式是‘通红、碧绿、锃亮、冰凉’一类双音节状态形容词，重叠形式是ABAB，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4）基式是双音节拟声词，重叠式是‘AABB’，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例如：叮叮当当、噼噼啪啪、乒乒乓乓。”

“重叠式状态形容词的语法意义里都包含着一种量的观念在内。拿（3）来说，重叠式（通红通红）比基式（通红）的程度显得更深。（1）和（2）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因为这两类重叠式所表示的程度的深浅跟它们在句子里的位置有关系。大致说来，在定语和谓语两种位置上表示轻微的程度，在状语和补语两种位置上则带着加重或强调的意味。”

“定语和谓语位置上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还往往带着爱抚、亲热的意味。……最明显的是（2）（3）两个例子。‘短腿’‘黄脸’都不是可爱的形象，可是用了重叠式，给人的印象就不一样。”

北大中文现汉教研室（1993）：形容词可以重叠，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则是AA儿（第二个字儿化，读阴平，如不儿化，读原调）。双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是AABB。形容词重叠后则不再是形容词了，因为它们既不能再接受“不”的修饰，也不能再接受“很”的修饰了。形容词重叠后变成了状态词，在语法功能上，（1）形容词都能受“不”、“很”的修饰，这些词不能；（2）形容词都能带补语，这些词不能。就意义上说，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属性，这些词表示事物的状况或情态。

吕叔湘（1980）把形容词重叠归入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功能（1）修饰名词性成分。无论哪种格式一般都必须带‘的’。放在受数量修饰的名词前，可不带‘的’（BABA式除外）：清清的水、蓝蓝的天；薄薄一层冰、短短两小时。（2）修饰动词短语，一般都带‘地’：慢慢地走过来、醞醞地沏壶茶喝。（3）作谓语，一般都带‘的’：小脸红红的、眼睛大大的。（4）在‘得’字

后面作补语，AABB式可省‘的’，其他各式不能。烫得平平的、晒得暖洋洋的、（5）前面加指数量短语或数量短语后可作主语和宾语，必带‘的’：说着那个胖乎乎的走过来了。”

刘月华（1983）状态形容词：“此类形容词形式结构比较复杂，功能上主要是描写性的，表示事物的状态，进入句子时结构上比较自由。”

“单音节性质形容词按AA式重叠。在口语中，有些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第二个音节可以儿化，念第一声并且是重音的所在。在庄重正式的场合或朗诵非口语化的文学作品时，重叠的音节不能儿化，也不能变调。”

“重叠形式的单音节形容词作状语、补语时，表示程度深。作定语时一般不表示程度深，但描写作用很强，而且包含喜爱的感情色彩。两个语义相关的单音节形容词有时可以对举后重叠，有不整齐划一，纷繁不一的意思。”

“双音节性质形容词有两种重读方式。一种是完全重叠式，即AABB式，如‘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在口语中第二个音节可念轻声，第三个音节念第一声，第四音节也念第一声、儿化并且是重音所在。如‘漂漂亮亮’‘明明白白’。在正式场合，第一音节重读，第二音节为轻声，第三、四音节正常。”

“双音节形容词的完全重叠式作状语、补语时，也表示程度深；作定语时描写作用更强，表示程度的作用不明显。作谓语时取得了单独作谓语的资格，同时具有描写作用。”

“有的双音节形容词只有完全重叠式，没有基本式，如‘病病歪歪’，‘大大咧咧’”

“双音节形容词还有一种不完全重叠式，格式是‘A里AB’。重叠时声调不变，重音在第一音节上，第二音节（嵌音‘里’）读轻声，第三、四音节次轻，有时重音可落在第四音节上，使语气更重些。如‘糊里糊涂’‘傻里傻气’‘罗里罗嗦’以及‘拉里拉杂’、‘马里马虎’等等。”

“不完全重叠时含有厌恶、轻蔑的意味，能这样重叠的只限于包含贬义的形容词。构词的第4类形容词都按ABAB式重叠，一般包含程度深的意思。”

黄伯荣、廖序东（1991）：“性质形容词的重叠式和状态形容词，或者因为是表情态的，或者因为本身带有某些程度语义，不能再受程度副词修饰。”

简铭（1989）“动词重叠式还是动词，最主要的根据是（1）能受‘不’的修饰；（2）能带宾语；（3）能作谓语。”“关于形容词重叠式的问题比较复杂。一般将形容词分为三小类：（1）性质形容词；（2）状态形容词；（3）非谓形容词。在这三类形容词中，只有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里的一般形容词能重叠。”

“形容词重叠式的词性受音节影响，所以有必要将单音节与双音节形容词分开来说。单音节形容词得分两种情况：a）一部分单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式是副词，例如“慢慢（儿）、快快（儿）、好好（儿）、大大（儿）、高高（儿）”等，这些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只能作状语，所以是副词。b）一部分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是非词（即不成词），例如‘方方、扁扁、宽宽、辣辣、酸酸’等，它们不能充任任何句法成分，它们只能和形容词的后加成分‘的’组合成词。”

“双音节形容词（不管是性质形容词或状态形容词）的重叠式仍是形容词，但都属状态形容词。例如：

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大大方方（性质形容词重叠式）

通红通红 雪白雪白 喷香喷香（状态形容词重叠式）

这些形容词重叠式能做谓语、补语、定语，但不能受‘不’和‘很’的修饰。这些重叠式后可带上‘的’，但带上‘的’后仍是状态形容词，而不是名词性的‘的’字结构。（*干干净净的是衣服 *我买干干净净的）”

朱景松（2003）“形容词重叠主要分布在状语、定语、补语、谓语的位置上。作状语和定语的用例占全部重叠用例的86.35%。这说明形容词重叠式描述功能极强。重叠式使得形容词取得或强化了作状语的功能，这对于分析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

“而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使某种性质转化为状态；第二，表明某种性质达到了适度的、足够的程度；第三，激发主体显现某种状态的能动性。”

邱莉芹、徐伟（2004）从语法功能的方面比较了形容词重叠式与基式的区别。主要是“一、句法能力的突破；二、组合能力的限制；三、语序的突破与限制”这几方面。在句法能力方面，1，形容词重叠式可以不带“的”修饰双音节名词，而基式不能。如“*矮的家伙/矮矮的家伙”“*小的打击/小小的打击”；2，形容词重叠式可以作状语，作状语的能力明显较弱；3，作补语的能力，“基式形容词大多充任的是结果补语……而很少作状态补语，一般只有在对比的语境中才作这种补语……而重叠式形容词由于其突显的状态性和描写性，使其可以自由地作状态补语，一些由重叠式形容词充任状态补语的句子如果改为基式，则句子很难成立。”另外，形容词重叠式还可以“独立作分句。”

组合能力方面，形容词重叠式不能带后缀“了、着、过”；形容词重叠式不受否定副词“不”修饰；语序方面，形容词重叠式可以位于数量短语之后，如能说“老老实实一个人、漂漂亮亮一件衣服”但不能说“老实一个人、漂亮一件衣服”。另外，在全部由形容词构成的多层定语中，形容词总是位于最前面。如“红红的小马甲”而形容词基式一般要位于离中心语最近的位置“小红马甲”。

曹金芳（2006）“形容词重叠后所表现出来的语义范畴，综合各家观点可归纳为四方面：（1）‘表程度’说。（2）‘表状态’说；（3）‘表强调’说；（5）‘表主观估价’说。”形容词重叠的语用功能有描述、断言、祈使、评议、承诺等等。”

顾良玉（2007）认为形容词重叠有程度加深的意思，即有“很”的意思，前面不能用“很”或“不”，包括双音节形容词。功能方面，一般后面要加“的”，ABAB式不能做状语，某些形容词兼作动词，可以按动词的重叠方式重叠，如“热闹热闹”等。

李劲荣（2006）探讨了形容词重叠的“量性”意义。这篇文章探讨的是AA和AABB式形容词重叠，对“形容词重叠式表示量的增加或减少”这一观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们不说形容词重叠式表示的量性特征是‘增加’，而说是表示‘高量’或‘大量’”。这一点在形容词作状语和补语的情

况下与朱德熙先生的观点吻合。但在作定语和谓语的情况下有出入。作者认为实际上形容词重叠的语法意义仍旧是表示“高量、大量”，给人以“表小量”的感觉是语用意义的作用。即表小量的形容词重叠式都是用在形容人的体貌特征，并且说话者对描述对象有亲昵、爱抚等情感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形容词重叠带上“恰到好处”的语用意义，从而给人以表示小量的错觉。文章中举出反例，如：

旁边一个大胖子把李先生一挤，就用两只厚厚的手抓住矮铜栏杆。

这时说话人没有“移情”，就很难说形容词重叠是表示小量了。

邱莉芹（2004）：“形容词重叠式在语义变化上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系统性特点：1，程度性。形容词重叠后，其程度性得以突显。2，状态性。形容词基式大多表示事物抽象的性质，而重叠式则表示事物或行为的状态。3，主观性。形容词重叠式在描写形象、状态的同时，往往带有说话人对形象、状态的肯定、喜爱等主观因素。”

李佳（2006）通过对“V+得+形容词重叠式”结构的研究，得出形容词重叠式的语义因素及语用价值。包括如下几点。第一，作补语的形容词经过重叠后，描写性较基式更强，同时衍生了一些形象色彩，使描写更加生动，使人们感觉更富有动态的变化。第二，形容词重叠式作补语，表示的动作是已然态或者未然态的；相对地，形容词基式作补语表示动作是或然态或者必然态。第三，形容词重叠式在度量方面较基式有加强或减弱。

张爱民（1996）讨论形容词作状语与作其他成分的比较。AA式作状语的时候构成祈使句，AA式并不明显表示程度加深，全句描写性淡化。AA式作补语时，不能构成祈使句，能构成陈述句，全句的描写性增强，AA式表示程度加深，着意描写动作的某种状态，三种人称都适用。AABB式作状语的时候，句式的长度相应加大，语调也相应舒缓，因此祈使的语气最弱甚至消失，形容词重叠式表示的程度最深，全句的描写性也最强。

ABAB式作状语和补语的区别不在于程度的深浅，也不在于句式的描写性上，二者主要区别在于作状语时是对动作状态或方式的叙述，当然这种叙述也包括对状态或方式程度的描写；作补语是对动作结果所产生状态的评议，当然这种评议也包括对状态程度的描写。ABAB式主要功能是作补语，表示动作结果产生状态的程度极深，往往含有夸张的修辞色彩，这类形容词的这些特点AA式与AABB式往往不具备。表示色彩和冷热的ABAB式一般只能作补语不能作状语，表示方式的ABAB式有时可以作状语。

卞仁海，韦超（2008）对形容词重叠式作状语进行研究，考察了110万字的语料。发现在政论语体（领导人讲话、时事评论、社论、政治决议、评论员文章、政治论文）中，形容词重叠式状语出现频率平均为3.3次/万字，而在文艺语体（诗歌、小说、散文）中，频率为12.8次/万字。并且在政论语体中语义，状语形容词重叠式与其语义指向成分之间多是限制关系，而在文艺语体中多为描写关系。

余忠（2010）考察了古代汉语中的AA式叠音形容词，它们的语法功能A是可以作谓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在古代汉语中，重叠式绝大多数都是形容词。

赵月琳（2010）研究形容词生动形式作定语时是否必须加“的”和“地”的问题。通过形容词生动形式与“的”“地”的共现问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形容词生动形式按照以下的顺序：单音节形容词>一般双音节形容词>单音节形容词重叠AA式>单音节形容词AA式>双音节形容词A里AB式>其他（包括双音节形容词AABB式、北京口语中单音节形容词ABC式，双音节形容词BABA式及单音节形容词AXYZ式）形成一个连续统，从左到右，形容词表性质的能力减弱，而表状态的能力增强。两端的类型分别是典型的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中间的几个类型既有性质性又有状态性。这个性质导致中间的几种形容词生动形式既可以直接修饰名词或动词，又可以加“的”、“地”修饰名词和动词。

曾炜（2004）研究形容词重叠式作状语时的语法特点和意义。文章认为形容词重叠式作状语时是有内部差异的，“从状态与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关系着

眼，状态可以分为四类：（一）附着态：这类形容词重叠式在语义上具有[瞬间性]、[一事物性]、[一人物性]，是附着于动词的，失去动词无所附丽（状态是瞬间附着动词的），因而在语义上只指向动作本身，不指向体词性成分。有的可以变换为动词的补语。

（二）伴随态：这类形容词重叠式在语义上具有[瞬间性]、[一事物性]/[人物性]、[情态性]，这类状态是伴随动作之始终的，具有瞬间性，在形式上通常可以用“就”、“便”、“才”等来表示新事件的发生。因为在语义上具有人物情态性，因而在语义上既指向谓语动词又指向主语，在形式上表现为可以分立出来作谓语。

（三）结果态：这类形容词重叠在语义上具有[持续性]、[事物性]/[一人物性]、[使成性]，这类状态一经形成，就相对稳定。由于语义上表示事物的使成特征，因而指向宾语部分的体词性成分，在形式上表现为宾语部分都以“数量+名”这种有界的形式来与状语的有界搭配。由于是一种主观意志的使成结果，因而这类状态可以作“把”字句中的结果补语，并且谓语动词多用“动+了”、“动+结+了”等形式表示状态的形成。

（四）原生态：这类形容词重叠式在语义上具有[持续性]、[事物性]/[人物性]、[一使成性]，这类状态的存在与动作无关，是相对稳定的。由于语义上具有表示人、物的特征，因而在语义上可以指向主语或宾语，并且这种与动作无关的持续状态，可以移位到主语或宾语的定语位置上，而不改变原意。同时，这种持续状态状语句中的谓语动词在形式上表现为多用“动+着”、“动+在（介宾结构）”结构。

1.3.4 方言中的形容词重叠

郑懿德（1988）福州方言重叠式：

AA式。可以作谓语、定语、状语、补语等，一般要在后面加“喏、喏”等才能作句子成分。如：“只块布做色雅雅喏。（这块布色儿比较雅致。）柄柄弯弯喏许把伞冇没去。（把儿弯的那把雨伞丢了。）伊闲闲喏倒许角。（他优

哉游哉地躺在那里。)目珠大大喏。(眼睛大大的。)”AA式作状语、补语的时候往往表示加重、强调的意味,作谓语时往往与原型A表示的程度相同。作定语时有的表示加强、强调,有的则不表示什么变化。

XAA式。X声母同A,韵母随A的韵母而变化,功能是作定语时必须加“啱、喏、啱喏”,作谓语和补语的时候可以加“喏”如:“猪腹肚许块肉口口口口[ni 吟 ne1 ne1],野怀好削。(猪肚子底下那块肉韧极了,很不好切。)”表示程度一般也是强化,感情色彩一般都是憎恶、贬责的。

AAA式,可以做谓语、状语、补语。如:“日子固长长长吼,汝急什么。(日子还长着呢,你急什么。)无论在句中什么位置,表示的程度分量等总是强化,而且强化程度是各类重叠之最。

AABB式语法功能是作谓语、状语、定语、补语。作谓语和补语。作定语的时候要加“啱、喏啱”,作谓语和补语的时候要加“喏”,作状语的时候可以加“喏”,也可以不加。如:“只张桌四四角角喏。(这张桌子四四方方的。)咱家是妥妥当当啱依。(咱们是非常诚实厚道的人。)汝宽宽板板食,(丌不)使急。(你尽管慢慢吃,甬着急。)面涂粉粉红红喏。(脸抹得粉红粉红的。)

ABB和AAB式。功能和AABB式相当。

ACC和CCA式。由单音节形容词A和附缀C组成,文中不算作形容重叠式。

ABAB形容词AB重叠后变成动词。一般作谓语。不加后缀成分“啱”、“喏”或“啱啱”,但可加后缀成分“口丽”。

如:“伊都急死呵,赶赶共讲,让伊安心安心。(他都急死了,赶快把情况告诉他,让他放心。)

蔡权(1990)广西廉州方言形容词特殊用法有:

附加式合成词。包括AZ、AZZ、AAZZ、AYAY等形式,功能和意义相近,有强调性质或情状的作用。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包括AA和AAA两种形式。AA式两个音节都读原调的时候,表示客观地叙述某事物性状的存在;如果第一个音节末尾升高到最高度,第二个音节不变,则意在强调事物的性状特征。从充当句子成分看,作定

语和状语时，调值变读与否，服从于表意的需要；充当谓语和补语时，一般都是第一个音节末尾升高到5度，第二个音节读原调。

AAA作用是强调事物的情状，其强调程度比二叠式还要高。

二叠式带“儿”尾，作用是对二叠式的词义的弱化，表示略微具有某种性质或呈现某种状态。

陈淑梅（1994）：英山方言的形容词重叠格式有以下五种：ABB的、AABB的、ACAB的、BBA的、BB裸A的。前三种形式与普通话相同。“BBA的”式，BB附着在A前，是表示程度的，和“很”的意义大致相同。“BB裸A”，“裸”是詈语，表示“太过A”。

马重奇（1995）：漳州方言形容词重叠式如下：

AA式，其中的A有形容词、名词、动词性语素等。“词义比一般单音形容词所表示的词义进了一层，起到了强化形容程度的作用。”如：“平平（平坦，均等）、板板（呆板）、烙烙（热度微微的）。

AAA式。形容的程度增强，表示极度形容。“乌乌乌（非常黑）、放放放（心不在焉到了极点）

AA仔式。单音节形容词加“仔”后意义变化不大，如“险险”和“险险仔”都是“险些”的意思。单音节动词、名词和量词加“仔”之后都有“细小、轻微”的意思：如“吻吻仔（微笑貌）、匀匀仔（慢慢）、花花仔（稀疏）、寸寸仔（一点儿）”。

AA叫、AA吼、AA滚。这三种形式都是“……的样子”的意思。“好好叫（应诺貌）、滂滂吼（咆哮）、嘎嘎滚”。这几种形式中AA的后加成分似乎都保留了一些语素意义。

AXX和XXA式，都是词根A加上附缀XX，不管A和X原来是什么词性，变成AXX或XXA之后都是状态形容词。

A拄A式，直拄直（直截了当）、实拄实（实实在在）

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如下：

AABB式。双音词AB重叠为AABB式，是形容程度的最高级，比双音词AB进一层。如：“惊惶一惊惊惶惶（非常恐惧）”；非双音节词重叠的AABB式意

义与AABB式形容词的意义范畴相关。如：“烺烺酱酱（稀烂）、嬉嬉哗哗（闹哄哄）”。

ABAB式。由双音节形容词AB重叠而成，也是形容程度的最高级。如：“乌金乌金（非常乌亮）、艰苦艰苦（非常穷苦）”

ABB、AAB，多是AABB或者ABAB的不完全形式，意义也与它们相当。如：“胖胖大（又胖又大）、平坦坦（非常平坦）”

徐波（2001）：宁波方言的形容词摹状形式非常丰富，按照形态划分有前附型、后附型、前后附型和基本形式重叠型四种。这些摹状形式的语义与形容词上所附加的语素本身的意义密切相关，同一类形式，因附加语素的不同，有的表示加深形容程度，有的表示减轻形容程度，有的表示褒义，有的表示贬义：暗出出—暗洞洞 油咪咪—油挪挪 臭稀稀—臭哄哄。

语法特点方面，它们不直接受否定副词“不”修饰。不受相当于“很”的程度副词“交关”修饰。不能用肯定否定并列形式提问。作谓语的时候，二字摹状形式后面要加“咯（的）”，三字四字的则加不加两可。作定语时后面一定要加“咯”。作补语时前面要加“勒”。还可以作状语。

阮桂君（2008）：宁波方言形容词重叠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典型重叠式，包括AA、AABB、ABAB、AAB、ABB等形式；一类是非典型形式，包括AcAd、“喻体+A”、cd斯A”、主谓式、附加式、A里AB式等等。在表意上主要是使摹状性更强。

宁波方言单音形容词的AA式主要功能在于加强语言的音律美，在语义上表示的程度加强意味是很弱的。

鲍红（2010）：安庆话的形容词重叠式AA作定语时习惯上不加“的”表示程度适中。直接作状语，第二个音节一般儿化，表示程度加深。作补语和谓语，则必须加“的”表示程度加深，增加形象的直感和主观的评价色彩。少数AA后面可以加上“势儿”构成“AA势儿”式，表示“有点A”。

BBA式多数表示程度加强，少数表示程度减弱。如“温温热（温热），点点高（很矮）”。

ABB式。有的有原型，如**AB-ABB**，则其意义比原型程度加深。如：“年轻一年轻轻，精致一精致致”。有的没有原型，程度义就很模糊，如“披溜溜（形容汤汁等事物盛得太满快要溢出的一种状态）”。

ABAB和**AABB**式。语义也是描摹状态，加深程度。

BABA式。表示有摹状色彩和程度上的加深。

还有一些特殊四字格式，包括**A里AB**，**A里A气**等，多有贬义色彩。

语法功能方面，除了**AA**式以外，其他形式都要加轻声的[tǐ]才能进入句子成分。可以作谓语、补语、定语、除了**AA**式一般不作状语。

余玲（2010）：文中分析余干话形容词生动形式**BA**、**BBA**、**ABB**、当真**A**和四字格短语词等。**BBA**式并不比**BA**式在程度上更进一层，它起缓和语气的作用，主要表达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情态。大多数表示一种责怪不满的情绪。**ABB**中的**BB**都是用来描摹**A**的性质或特征，带点程度意味。四字格短语包括**A里AB**，**A里A气**等，一般都含有贬义色彩。

郭珍珍（2010）：西安话中的**ABB**型附加式形容词具有很强的描写性。在描写过程中，有的词侧重于表现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有的则善于调动嗅觉、触觉、味觉、听觉等一系列感官因素来加强修辞效果，使整个词在感染力增强的同时收到形象贴切、色彩鲜明的表达效果。

贾琼（2010）：山西兴县方言的重叠式形容词构成形式有**AA（儿）**式。这种形式后面要加上“地”，作定语时再加上“的”。如“好好地的东西”，否定式是“不好好地的东西”。二，**ABB**式。**A**和**B**一般是并列关系，但只有**B**是有实义的。如：酸甜甜 黑红红。三，**AXX（儿）**式。**A**是形容词，**XX**是语缀。**X**多改成平调。如：清湛湛（儿）地 笨杵杵（儿）地。四，**XAA**式。**X**是词缀“圪”、“忽”。圪溜溜（儿）地 忽急急（儿）地。五，**ABAB**地式。**AB**是双音节状态形容词或者带“圪”的形容词：雪白雪白 圪晃圪晃。六，**AABB**式。有的有基式**AB**，如：窝窝囊囊 有的没有。如：迷迷瞪瞪。还有**ABXY**、**AXYY**、**A里AB**等形式。

语义方面，大多数重叠式状态形容词往往带有说话人的主观判断和感情色彩。或者褒义或者贬义，或者好或者恶，中性的很少。“AABB、ABAB”一般是褒义的，“A里AB、A圪YY”一般是贬义的。

语法功能与普通话较一致，除了AA（儿）、AXAB可以作主语：如“黑红红显得老气了。妖里妖气可是不好。”

1.4 研究范围和语料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温州话中的动词和形容词重叠。我们将温州话定义为温州市区方言。本文是一篇关于方言中的现象的文章，比较注重对现象的描写。所以，在界定重叠式时，会采取比较宽泛的标准。也就是说，不管是否有基式，只要是形式上有相同语素重复出现，就算是重叠式。如果是一个大于词的结构，那么看这个形式中的重叠成分能否换成不重叠的成分。若能，则不视为重叠式。如“A下AA下A”、“A显A”不能换成“A下B”、“A显B”，视为重叠式。“A爻又A”可以换成“A爻又B”，所以不视作重叠式。所以，本文中涉及的温州话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式包括如下类型：

动词重叠：

1，单音节动词V的重叠式。VV（包括VV带后加成分和VVVV）、V+中间成分+V（V过V、V两V、V下VV下V）。

2，双音节动词AB的重叠式。包括AABB和ABAB。

3，两个动词A和B分别重叠。AABB。

形容词重叠：

1，单音节形容词A的重叠式。AA（包括AA带后加成分），A+中间成分+A（A显A）。基式或基式重叠带前加或后加成分（ABB、BAA等）。

2，双音节形容词AB的重叠式。包括自身重叠AABB、ABAB，带中间成分的重叠：（A里AB、AB巴B等等）。

3，两个单音节A和B分别重叠。AABB。

关于语料来源，温州话的例句来自于潘悟云（1996）、池昌海、王纯（2005）、郑张尚芳（2007）、郑张尚芳（2008）以及笔者和笔者的家人朋友（皆为温州话母语者）。普通话的例句则大部分来自于1.2和1.3中的参考文献，少部分来自于笔者本人。

1.5 研究方法

本文中在对温州话中的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式进行描写的时候采用的方法是先分析进入重叠式的动词和形容词的范围，再以句法结构为线索分析各种重叠式的功能。在分析重叠式的意义的时候，采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认知语言学认为（1）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认知系统；对语言的描写必须参照人的一般认知规律。（2）基于真值条件的形式逻辑用来描写语言是不够的，因为语义描写必须参照开放的，无限度的知识系统。一个词语的意义不仅是这个词语在人脑中形成的一个“情景”（situation），而且是这一情景形成的具体方式，称为“意象”（imagery）（Langacker（2002）转引自沈家煊（1994））语义实际上是人们“概念化”（conceptualize）客观世界的结果，也就是说，即使面对相同的客观事物，只要人们认识它的方式不同，意识中的“突显”（salience）方面不同，就可能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这与以真值条件为基础来分析语义的学说有很大不同，大大加强了语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详情我们在下文中还会提到。

另外，认知语言学以“原型范畴理论”来进行分类。在经典范畴理论中，事物和分类的关系是元素和集合的关系，一个事物要么属于一个分类，要么不属于这个分类。而原形范畴理论认为分类不是这样非黑即白的。一个范畴里面总有一些最典型的成员（prototype）和另外一些不大典型的边缘成员。例如我们说到“鸟类”这个分类的时候，最典型的成员是“麻雀、大雁、鹦鹉”等，而“企鹅、鸵鸟、鸡”这些就是非典型成员。虽然这些非典型成员们严格地说确

实属于鸟类，但我们在说到“一只鸟”的时候很少想到它们。例如说“像鸟儿一样飞翔”这个句子，我们一般不认为它有问题。但当我们说“像鱼一样爬行”的时候，人们会认为这个句子是很别扭的，尽管某些鱼类，比如弹涂鱼，确实可以在陆地上爬行。原型和边缘成分在语言中同样存在。下文分析中我们将要用到这一理论。

1.6 一些常用方言词的解释

下面列出一些常用方言用词的解释。方言字的写法参考郑张尚芳（2008）：

渠[gei/gi³¹]：他、她、它

居[ki³²³]：这

许[hei/hi³⁵]：那

瞥那[tsɿ¹na³²³]¹：怎么

何也[ɦa¹ni⁴²]：什么

冇[¹nau³⁵]：没有

否[fu³⁵]：不

勾[ɦa⁴²]：（1）给（给予、被动标记）；（2）嫁给。

口[la¹]：方向标记，相当于普通话的介词“到”，本字不明

个[gai/gi¹]：相当于普通话中表示所有的“的”。

显[ɕi³⁵]：是温州话中表示程度加深的虚词，只能加在性质形容词后面，相当于“很”。

¹一些字的调值标作 1，是因为这些字的意义已经虚化，本字不明，并且一般只在固定搭配中出现，出现时调值一律读作 1。

搭[ta¹]: “搭”是温州话表示处所的代词。由“是搭”省略而来。“着搭”在字面意义上相当于普通话的在那里,语法功能上相当于“正在”或者“着”。

能[naŋ¹]: 字面意义是“……的样子”,状语标记。

普通话的“了₁”的功能在温州话中由以下三个助词分担:

(1)爻[fiu³¹]: 表示消失意义的体助词

(2)起[ts^h₁³⁵]: 表示出现义的体助词

(3)牢[lɜ³¹]: 表示持续义的体助词

罢[ba³⁵/ba¹]: 表示过去已经发生。这时声调为阳上;读轻声的时候表示将要发生。作用相当于普通话的“了₂”

新[san³³]: 副词,作用相当于普通话的副词“才”。

沃[o³²³]: 副词,作用相当于普通话的副词“都”。

妆[tɕuo³³]: 做、干

园[k^huo⁴²]: 放

第二章 温州话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式的语音特点

2.1 温州话音系

2.1.1 温州市与温州方言概况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瓯江下游，是浙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本省最大港口城市之一。市境介于北纬 $27^{\circ} 03'$ — $28^{\circ} 56'$ ，东经 $119^{\circ} 37'$ — $121^{\circ} 18'$ 。全市东面濒海，南与福建省交界，西面是丽水地区，北面为台州地区。辖永嘉、洞头、平阳、苍南、泰顺、文成六县，及瑞安、乐清二县级市。市区分鹿城、龙湾、瓯海三县级区，龙湾为开发区，鹿城为旧城区，今为市府驻地。2006年底全市面积为11784平方公里，人口为756.5万人。本市西部为丘陵山地，东部为濒海平原，物产丰富。海岸线长350多公里，岛屿众多，富渔业航运之利。又属亚热带季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6.1-18.2^{\circ}\text{C}$ ，无霜期260—280日，作物一年三熟。夏秋间多台风，风力八至十二级，易造成灾害。温州秦汉时为百越之一瓯越住地，秦置于闽中郡辖下，东晋太宁元年（323）分置永嘉郡（辖五县，包括松阳为今丽水地区），为温州建郡之始。并始建郡城（“斗城”、“白鹿城”）。唐上元二年（675）始置温州，因地在温峤岭南，“虽隆冬而恒燠”，故取名温州。南宋咸淳年间升为瑞安府。元至元年间改为温州路，明清都称温州府，1935年设浙江省第八行政督察区，1949年分永嘉之瓯江以南地、以旧府县城为中心置温州市，市府一直驻旧城区，即今之鹿城区。1981年地市合并后温州市并辖原属温州地区的八县。

《中国方言地图集》将温州方言归为吴语瓯江片。本文中的温州话指的是温州市区鹿城区的方言。

2.1.2 温州话音系

一，声母²

声母36个（包括零声母）：

表1：温州话声母表

p	p ^h	b	m	'm	f	v	'v
报板北	剖攀扑	抱盘白	毛网袜	妈猫咪	否灰拂	浮文获	弯煨屋
t	t ^h	d	n	'n		l	'l
刀点得	滔炭塔	桃动踏	恼南捺	奶哪有		劳轮力	拉了溜
ts	ts ^h	dz			s	z	
资鸡质	次溪尺	迟忌泽			师戏色	字树石	
tɕ	tɕ ^h	d	ŋ	'ŋ	ɕ	j	'j
见酒竹	千丘触	钳绸及	泥让玉	蛲粘扭	先香朔	前寿药	烟腰益
k	k ^h	g	ŋ	'ŋ	h	ɦ	0
高家谷	考卡确	厚轧	额牙饿	唔耳眼	好孝法	豪亡罚	袄哑鸭

说明：

(1)响音各母分两套声母，读阴调时是'm n 'ŋ 'ŋ 'l，（'表示前面有一个喉塞音ʔ）读阳调时是m n ŋ ŋ l，（实际读音后面都带了一个ɦ）。三母阴阳调皆可自成音节。

(2)零声母实际带有轻微喉塞。齐齿呼、撮口呼为'j，合口呼为'v，摩擦都较重。故另立为声母。

² 音系据郑张尚芳（2008）

二、韵母

韵母24个

a 挨眼反获 ε 杏行亨罍 e 爱台厂黑 ø 恩寸团合 ɜ 奥保曹劳 o 哑沙麻
学

u 乌雨畏服 y 冤居肝骨 i 衣烟养叶 ɿ 事水计吃 ie 腰硬生者 uɔ 汪咬包
讲

yɔ 涌用供床 ai 陪个七卒 ei 米猪蛇直 au 欧搜牛愁 ɣu 多头留毒

øy 鱼锯布苏 aŋ 本登顿针 eŋ 静冰民林 oŋ 翁东梦封

m 唔 n 唔 ŋ 俄儿二五

说明：

- (1) ɜ舌位偏低，粗些也可记ə
- (2) a开尾读[A]，带尾的ai、au、aŋ等韵中a实际读短ɐ
- (3) u实际读齿唇性ʊ
- (4) ɣu粗些可记为əu
- (5) eŋ新派有读əŋ的
- (6) 自成音节的 m唔、n唔、ŋ俄也可合并为一个零韵母。

三、声调

声调8个

阴平33 高山翻飞 阳平31 平凡绵连

阴上35 短小浅敛 阳上24 厚断猛老

阴去42 退送泛欠 阳去11 慢定顺便

阴入323 卒促决出 阳入212 局穴突入

四、连读变调

温州方言的连读变调比较复杂。理论上，8个声调，两字组合有 $8*8=64$ 种。但是实际上，两字组连读变调的典型形式只有12种。它们分别是：

A: 1-1 1-2 2-1 2-2 5-2 7-2 8-2(32-22)

B: 3-1 4-1 5-1 6-1 (42-33)

C: 3-2 4-2 6-2 3-5 4-5 5-5 6-5(42-21)

D: 1-3 2-3 3-3 4-3 5-3 6-3 1-4 2-4 3-4 4-4 5-4 6-4(53-35)

E: 7-1 8-1(1-33)

F: 7-3 8-3 7-4 8-4(1-35)

G: 1-5 1-6 2-5 2-6(13-44)

H: 3-6 4-6 5-6 6-6(42-11)

I: 7-5 8-5(1-42)

J: 7-6 8-6(1-11)

K: 1-7 2-7 3-7 4-7 5-7 6-7 1-8 2-8 3-8 4-8 5-8 6-8(34-212)

L: 7-7 7-8 8-7 8-8(34/1-212)

如果列成表格的形式，竖行是两字组前字的调类，而横行是后字的调类。结果如下页表2：

以上结果是笔者按照自己的发音并参考了郑张尚芳（2008）和游汝杰（2006）列出的。两位学者对单个调类的描写略有出入，如郑张尚芳（2008）的阴上调值为45，阳上是34；游汝杰（2006）中阴上是35，阳上是24。不过，具体调值虽然略有出入，调型还是一致的，故在音系学上这种细微差别意义不大。

但是，关于两字组变调形式的调值，情况变得有些复杂。笔者也是温州方言母语者，但笔者及周围人所说的方言的表现形式和两位先生的描写有些出入。主要有以下几点：1，A型连读变调，笔者的感觉是两个字都是平调，前字比后字略高。前字的调型可能还略有降低，需要实验的进一步验证。这里暂时以（32-22）代表。而在两位先生的描写中，1-1，2-1这两种组合是11-33，而1-2，2-2，5-2，7-2，8-2这几个组合是22-21。到了笔者这里，这两种变调已经合并为一种。2，K型组合，郑张先生的描写是34-13，游先生的是53-13，不但调

值，连调型都有变化。而笔者自身的感受，前字是一个高平调，后字是降调。所以这里前字采用郑张先生的描写，后字则记为21。3，L型组合，郑张先生的描写是11-12，而游先生是11-13，差别不大。而笔者的感觉是后字应该是个降调。温州话的入声调类是一个降升调，但在语流中，最后的音高提升往往是被省略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前字音高较高，后字末尾音高较低的情况下，为了使两个字的连接更为自然，前字末尾会有一个下降。因此，这种组合里，前字是高平还是高降其实是两可的。存在这种情况的主要是B型和H型，还有K型变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两字组合都遵循这个规律。在温州话中两字组的变调还有以下两种情况：

表2：温州话两字组连读变调表

	阴平33	阳平31	阴上35	阳上24	阴去42	阳去11	阴入323	阳入212
阴平33	刀鹰 东风 32-22	窗门 公园 32-22	天井 烧酒 53-35	沙眼 经理 53-35	钞票 书记 13-53	公路 深度 13-53	铅笔 东北 34-212	金额 中学 34-212
阳平31	茶杯 田鸡 32-22	铜钱 人民 32-22	苹果 鞋底 53-35	邮件 流动 53-35	皮带 田径 13-53	名字 程度 13-53	皮夹 颜色 34-212	粮食 人物 34-212
阴上35	手机 广州 42-33	水平 嘴唇 42-21	影响 总统 53-35	水桶 感动 53-35	比赛 小气 42-21	口味 子弹 42-11	喜鹊 指甲 34-212	草席 狗肉 34-212
阳上24	上间 妇科 42-33	舞台 导游 42-21	老板 雨伞 53-35	道理 妇女 53-35	眼镜 冷气 42-21	项链 近视 42-11	美国 满足 34-212	美术 动物 34-212
阴去42	化妆 四川 42-33	太平 姓名 32-22	报纸 烫斗 53-35	证件 报社 53-35	证据 照相 42-21	故事 对面 42-11	过节 性格 34-212	戏剧 快活 34-212
阳去11	面包 味精 42-33	地图 动员 42-21	地板 胃口 53-35	字眼 代理 53-35	事干 地震 42-21	寿面 另外 42-11	面色 饭桌 34-212	蛋白 技术 34-212
阴入323	菊花 北京 1-33	国旗 足球 32-22	铁板 狮子 1-35	接近 国语 1-35	笔记 百货 1-42	铁路 失败 1-11	发作 脚骨 1-212	节日 骨肉 1-212
阳入212	拔尖 实心 1-33	石头 药丸 32-22	局长 日本 1-35	侄女 白眼 1-35	白布 药片 1-42	实现 热度 1-11	蜡烛 合格 1-212	毒药 学习 1-212

1, 一些带“儿”尾的小称词。温州话有两种儿尾词, 一种有小称义, 另一种没有。无小称义的遵循以上规律, 如

猫儿32—22 羊儿32—22 茄儿 32—22 (仅仅指“猫, 羊, 茄子”)

有小称义的有特殊变调, 同K型

狗儿(小狗) 34—212 猪儿(小猪) 34—212 (表示小狗、小猪)

2, 也有一些例外, 既不是小称也不遵循一般变调规律:

盒儿13—53 碟儿13—53

三字组或三字以上的字组也有普通的连读变调规则, 因为比较复杂, 本文不赘述。基本的思路是后两字读作两字组连读变调, 前面的字按照一定规则附加上去, 越靠前的字一般来说声调越低。

2.2 温州话的轻声

温州话轻声比较复杂, 郑张尚芳(2007)一文中有一较为详细的描写, 这里简单概括一下。郑张先生认为温州话轻声有两种, 自变轻声(记作Z)和倚变轻声(记作Y)。前者自成一体, 音高较固定, 可以出现在重音前面也可以出现在重音后面。不管在什么字前面或者后面都读1或者21; 后者根据前面重音字的音高发生变化, 只能出现在重音后面, 在阴上和阳上后读5, 阴平之后读作3, 阳去、阴入、阳入后读作2, 阳平、阴去后读作1。如果按照语义和语法环境分类, 它们包括的情况如下:

倚变轻声：

- 1) 虚词尾字：本底（本来）、总着（总要）、可比、只管。
- 2) 词尾，如名词词尾：肾家、肺家、形容词词尾：懦巴、软巴。
- 3) 结构尾助词“个”，相当于北京话“的”：我个、是个、短个。
- 4) 指称尾助词仃（们）：啦（那里）、能（样儿）、能界（时候）、何也（什么）
- 5) 时地尾助词：正月、五月、后日（后天）、身上、屋里。
- 6) 方位词尾：桌上、屋里。
- 7) 动态尾助词：讲来、讲出、用过、记牢（记住）、吃爻（吃了）。
- 8) 语气尾助词：哪、啊、呢。

一般读倚变轻声，在逻辑重音后移时读自变轻声ZX式的有：

- 1) 后置代词，主要是动词后的人称代词：打我、想你、叫渠、走去。
- 2) 数量式：两个、三句、七点、九头。
- 3) 动量式：讲遍（讲一遍）、打下（打一下）。
- 4) 形量式：高仃（高点）、多眼儿（多点）、好厘儿（好点）。
- 5) 指量式：居经（这段时间）、许起（那件）。
- 6) 排行、序列：大伯、一来、二则。
- 7) 量助词“把”“罇”：千罇支（一千来支）、能罇大（这么大）。

还有一些插在三字组中间的字也读作倚变轻声

- 1) 重叠式插加：想一想、笑一笑、好否好（好不好）。
- 2) 动补式插加：讲否出（讲不出）、担得动。

倚变轻声全部是后字轻声。

自变轻声：ZX式

- 1) 重叠式，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量词 舅舅 讲讲 大大（能） 统统
- 2) 词头：阿三、老五、第一。
- 3) 数词“一”：一个、一下。
- 4) 介宾式：逮（把）、勺（给、被）、用、园（和）。
- 5) 动宾式：响雷、过年、算帐。
- 6) 动补式：打破、走遍、烧熟。
- 7) 特例：大猫（老虎）、过止（截止）。

可以读作XZ和ZX的形式

- 1) 形补式：甜显（很甜）、苦死、好甚。
- 2) 副词：新走落（刚下去）、蛮听讲（挺听话）。
- 3) 能愿动词及“是”等：想走归、会帮忙。

XZ式

- 1) 虚词末字：忽然、应当、总之。
- 2) 词尾：记者、后者、李家、力学。
- 3) 主谓式：肚饿、性急、年轻。
- 4) 状谓式：懵讲（乱说）、难做、好吃。
- 5) 摹状式：冰冷、喷香、稀薄。
- 6) 询问词后的名词、量词：高姓、嚷人（什么人）。
- 7) 强调字之后接字。
- 8) 尾助词：用、讲、法。

对遵循不同变调规律的组合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遵循普通的连读变调的组合，其中的两个字之间的意义结合得最紧密，如名词。如果词性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内部多为并列结构。带小称义的儿尾变调，应是“X儿+儿”的合音造成的，而符合轻声变调的两字组之间的结构应该是最松散的，很多根本不成词。（这一点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动词重叠并不是一个词或

者一个词的形态变化，而是一种结构)而这个结构中，两个字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这个字表达焦点信息的时候，一般表现为重音，而表达非焦点意义的时候，一般表现为轻声。

2.3 温州话动词和形容词重叠的语音特点

2.3.1 单音节动词和形容词的重叠

温州话单音节词语重叠的语音形式有三种。前重后轻、前轻后重和前字加重。这些语音形式之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声调和重音上。温州方言的单音节重叠式根据语音表现可以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后字读自变轻声，前字读原调，前字可以在音长上比单念时更加长一些，直至占据两个字的长度。可以称为“前重后轻”式。

(1) 你猜猜，到底是何乜人走来。(你猜猜到底是什么人过来了。)

(2) 懵能动脑想想也会晓得该人有问题。(随便想一想也会知道这个人有问题。)

第二类：前字读自变轻声，后字读原调，整体时长较短，中间不能停顿。可以称为“前轻后重”式：

(3) 爬爬起就十一点罢，还有几厘儿事干好做。(起床就十一点了，还有多少事情能做)

(4) 想想又觉着不对。(想了想，又觉得不对)

(5) 你自想想看能做对不对。(你自己想想看这样做对不对。)

(6) 日日嬉嬉余余，不俨正式干事干。(每天游手好闲，不正经做事情。)

(7) 退休爻就缩屋里看看电视，养养花。（退休了就在家里看看电视养花。）

(8) 水从上面倒倒落。 （水从上面倒下来）。

以上两个类别来自潘悟云（1996）。实际上，温州方言中应当还有一种单音节词重叠的形式。在笔者所收集到的关于温州话动词重叠的文章中没有描写。

(9) 一脚踹踹la渠个心头。（一脚踹到他胸口）

(10) <足来>³倒额头捣捣la桌角头里。（摔倒了，额头撞到桌子的角上）

(11) 渠园许个人识起统阿只两个礼拜就匀匀la渠爻。（她和那个人认识才两个星期就嫁给他了。）

这种结构中，重叠式中前字重读，感觉上在音强、音长上比“前重后轻”或“前轻后重”式中的“重”要更加加强，平调字字调比后字略高，升调和降调升降范围加大，曲折调中高低两端的距离也拉长；后字读原调，不过在具体话语中也可能为了突出前字的重音而适当削弱后字。我们暂且把这种重叠式称作“前字加重”式。这种重叠形式和第一种在语音表现上的最大区别是，前字加重式的后字在说话者的意念中仍然是保持原调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一般语速下，为了突出前字，后字的调型特征会减弱甚至失去。而当语速放慢后，说话者会恢复后字的调型特征。但是前重后轻式的后字调型特点已经彻底失去，即使语速放得再慢，后字也不会恢复原来的调型，而是变成一个明显的降调。

温州话中，单音节动词重叠呈现这三种语音形式。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只有前轻后重式。

³ <>尖括号内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方言字。

2.3.2 动词或形容词重叠加中间成分

动词重叠加中间成分的，中间成分一般读自变轻声，动词读原调。形容词重叠加中间成分的只有A显A式，这种格式中三个字都读作原调。

2.3.3 双音节动词和形容词重叠

双音节词重叠分几种情况。

第一、双音节动词AB重叠为ABAB时，各个AB为一般分别读连读变调，前一个AB比后一个AB声调略高。双音节形容词重叠的时候如果重叠式是ABAB式，基式AB不遵循一般连读变调规律，而是都保持原调。A整体的音高比B要高一些。当重叠为ABAB式的时候，前一个AB整体音高又比后一个AB要高一些。

第二、双音词语重叠式AABB又分为几种情况。动词重叠式AABB，如“嬉嬉褪余、走走停停”中，AA和BB分别是一个前轻后重的重叠式；形容词重叠式AABB，如“匆忙—匆匆忙忙、清水（整洁）—清清水水、老实—老老实实”，则遵循四字组的一般变调规律。

第三、三字和其他四字的重叠式，如ABB和BBA，以及A里AB、AB巴B等等，遵循一般的三字组和四字组连调格式。

第三章 温州话动词重叠式

3.1 前重后轻动词重叠式

在这一章里，我们先将动词重叠式按语音形式分类，分别讨论它们的范围、语法功能，然后再从这些功能中总结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

3.1.1 前重后轻动词重叠式的范围

并不是所有动词都可以进入前重后轻式动词重叠。标准有几个方面。从意义方面来说，下面几类动词一般不能进入前重后轻动词重叠式。

1，表示瞬间完成的动作的动词，如“死、懂、勺（给）、遁（掉落、丢失）、取消、完成、成为”等等。

2，一部分表示状态的动作，这些动作一般来说没有终点，如“是、在、剩、活、得、属于”等等。

3，一些不能自主控制的动作，以及人们主观上不愿意它发生的动作，如：“病、生、饿、烱（融化）、堕（道德败坏）、兀（昏厥）”等等。

对于双音节动词，除了以上的限制以外，还有另外一些结构上制约条件。例如，内部结构是主谓结构和动宾结构的动词不能重叠。主谓结构的如“心痛、肉涨（撒娇）、眼红、性急”，动宾结构如“唱歌、跳舞、走路、吃饭、剃头”等等。另外，符合以上条件的词语还有可能因为书面色彩过于浓厚而不

能重叠。如：“筹划、商榷、潜藏”，带有贬义的动词，由于说话人主观上不愿意其发生，一般来说也不能重叠。如：“勾结、暗算、狡辩、虐待”等等。

3.1.2 前重后轻动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

1, 作主语：前重后轻式动词重叠作主语，一般是表示话题，主语和谓语间的关系不像名词作主语时那样紧密。

- (1) 看看就用着，否用太花时间。（看看就可以，不用太花时间。）⁴⁵
- (2) 早厘打算打算也是应当个。（早点打算打算也是应该的。）
- (3) 运动运动对身体有好处。（运动运动对身体有好处。）

2, 作宾语：前重后轻式作宾语的时候，句子中谓语的主要动词一般是像“想、要、可以、应当”之类的助动词。

- (4) 渠昨夜走来是想看看你个。（他昨天来是想看看你的。）
- (5) 我可以参观参观许个博物馆。（我可以参观参观那个博物馆。）
- (6) 你应当问问情况。（你应当问问情况。）

3, 作述语：前重后轻动词重叠式作述语的时候，后面可以带宾语，可以带体标记助词，也可以不带任何成分。

- (7) 你自打算打算以后訾那妆。（你自己打算打算以后怎么办。）
- (8) 我昨夜想想该问题罢。（我昨天想了想这个问题。）
- (9) 你猜猜，到底是何乜人走来。（你猜猜到底是什么人过来了。）

⁴ 如无特别说明，本节（3.1）的动词重叠都是前重后轻式。

⁵ 如无特别说明，所有的温州话例句都会在后面括号内加上普通话翻译，不带括号翻译的都是普通话例句。

如果后面不带任何成分的话，在叙述句中必须是几个动词中的一个，一个光杆动词重叠式作谓语的句子是不完整的。

(10) *渠看看。(他看看)

(11) *我写写。(我写写)

(12) 渠坐坐就走爻罢。(他坐坐就走了。)

(13) 我明朝再走来看看。(我明天再来看看。)

如果动词重叠式后面有宾语，那么这个宾语不能是无定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第(14)句中的光杆名词“电影”是无定的名词，第(15)句中的“三个苹果”是无定的名词短语。

(14) *我看看电影。(我看看电影。)

(15) *我吃吃三个苹果。(我吃吃三个苹果。)

在连谓结构中，重叠式只能在第二个动词的位置，不能在第一个动词的位置。

(16) 叫渠修修电视机。(叫他修一下电视机。)

(17) 许条衣裳匀我着着。(那件衣服让我穿一下。)

(18) *叫叫渠修修电视机。(叫他修一下电视机。)

(19) *请请渠走来吃饭。(请他来吃饭。)

以上是宾语在动词重叠式后面的情况。很多情况下，动词重叠式的宾语被提到它的前面。祈使句当中用的多是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在温州话中比把宾语放在动词重叠后面的说法更加自然。

(20) (逮)衣裳洗洗。((把)衣服洗洗。)

(21) (逮)碗洗洗。((把)碗洗洗。)

(22) (逮)电话接接。((把)电话接一接。)

但是，如果宾语是一个句子，放在动词重叠前面接受度就比较低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那样的话句子就会头重脚轻。

(23) 你自打算打算以后訾那妆。(你自己打算打算以后怎么办。)

(24) 你猜猜，到底是何乜人走来。(你猜猜到底是什么人过来了。)

以上祈使句中介词“逮”相当于普通话的“把”，如果句中没有出现祈使的对象，“逮”可以说也可以不说。但是如果出现了祈使的对象，“逮”就不能够省略。

(25) 你逮电话接接。(你把电话接一接。)

(26) 电话接接。(把电话接一下。)

(27) *你电话接接。(你电话接一接。)

(28) 叫渠逮桌缴缴。(叫他把桌子擦擦。)

(29) 桌缴缴。(把桌子擦一下。)

(30) *叫渠桌缴缴。(叫他桌子擦擦。)

前重后轻式不能出现在定语、状语和补语的位置。动词重叠加补语的结构中，动词重叠也不能是前重后轻的，而只能是前轻后重的。

(31) *吃吃个物事(吃的东西)

(32) *笑笑讲(笑笑说)

(33) *你逮被担出晒晒暖。(你把被子拿出去晒暖和。)

两个相同的前重后轻重叠式连用可以表示一种状态。这种结构里重叠式不能带宾语。

(34) 渠嘴绷绷绷绷想讲说话能。(他嘴巴一张一张的好像想说话。)

(35) 眼灵珠眨眨眨眨。(眼睛一眨一眨的。)

前重后轻动词重叠式不能带准宾语和双宾语。

(36) *打打两下(打两下)

(37) *看看两本(看两本)

(38) *走走三天(走三天)

(39) *卖卖我一斤米。(卖我一斤米。)

(40) *送送我一个包。(送我一个包。)

3.2 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

3.2.1 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的范围

能够进入这种动词重叠式的动词的范围如下：首先，结构方面，双音节的动词没有前轻后重式，只有前重后轻式。其次，意义方面的限制比前重后轻式要少，许多不能进入前重后轻式动词重叠式的动词都可以进入前轻后重式，只有少数只表示状态的动词无法进入前轻后重式。如“是”、“姓”、“含(包含义)”、“有”等等。

3.2.2 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

1, 作主语：同样是用作话题主语。

- (1) 看看书是可以个。(看看书是可以的。)⁶
- (2) 走走是走否到个, 着乘车。(走是走不到的, 要乘车。)
- (3) 讲讲灵清也可以。(说清楚也可以。)
- (4) 多走走动对身体好。(多走动对身体好。)

前轻后重式做主语的时候, 一般不指具体的一次动作。如果需要指具体的一次动作, 一般说成前重后轻式。

2, 作宾语：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作宾语, 述语一般是“是、可以、能、准备、想”一类的动词。

- (5) 我想尝尝许种水果看。(我想尝尝看那种水果。)
- (6) 明朝有空可以烧烧饭洗洗衣服。(明天有空可以做做饭, 洗洗衣服。)
- (7) 放假就打算缩缩屋里。(放假就打算呆在家里。)
- (8) 衣裳洗爻着晒晒燥再囤起。(衣服洗完要晒干再收起来。)

前轻后重式作宾语的时候, 本身要带宾语、补语等成分。光杆的前轻后重动词重叠是不能做宾语的。这一点和前重后轻式不一样。例如下面这个句子:

- (9) 我想看看。(我想看看)

这个句子只能读作前重后轻式, 不能读作前轻后重式。

3, 作述语：不带其他成分的光杆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几个这样的动词重叠连续出现才可以。

⁶如无特别说明, 本节(3.2)中的动词重叠都是前轻后重式。

- (10) *渠看看。(他看看。)
- (11) 渠看看, 写写。(他一边看, 一边写。)
- (12) 做做、停停、停停、做做, 拖爻好几月新做完。(做做, 停停, 停停, 做做, 拖了好几个月才做完。)
- (13) 嬉嬉吃吃看看戏。(玩玩, 吃吃, 看看戏)
- (14) 日日嬉嬉余余, 不俨正式干事干。(每天游手好闲, 不正经做事情。)

这种动词重叠式可以加上体标记助词。这一点也和前重后轻动词重叠式不同。前重后轻动词重叠式后能加的助词和前轻后重式是不同的。温州话常用的助词有“爻、起、是搭、过、落去、罢、牢”等等。可以直接加在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后面的体标记主要有“爻、起、是搭、牢”等等:

- (15) 饭烧烧起又否吃。(做了饭又不吃。)
- (16) 半日新建事干做做爻。(半天才把事情做完。)
- (17) 公园里多显多(媠)(媠)着搭嬉嬉。(公园里有很多孩子在玩)
- (18) 参考书买来沃否做, 就能园园搭。(买了参考书不做, 就这么放着。)
- (19) 坐搭建小朋友看看牢。(坐着把小朋友看住。)

“爻、起、是搭、牢”这些助词在前重后轻式后面都是不能出现的。能加在前重后轻式后面的只有“罢”, 这个助词与其他几个助词不在一个层面上, 大约相当于普通话的“了₂”, 它可以出现在动词+体助词结构后面, 如:

- (20) 饭吃爻罢。(饭吃了。)
- (21) 雨落起罢。(下雨了。)

带上宾语的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 一般也需要几个一起出现或者在连谓结构中才能做句子成分。

- (22) *渠看看书。(他看看书。)
- (23) 渠看看书,听听音乐。(他看书,听音乐。)
- (24) (逮)粪扫攢攢外转。(把垃圾扔外面。)

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不能带准宾语和双宾语。

- (25) *打打两下(打两下)
- (26) *看看两本(看两本)
- (27) *走走三天(走三天)
- (28) *卖卖我一斤米。(卖我一斤米。)
- (29) *送送我一个包。(送我一个包。)

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可以带补语。这一点同前重后轻式有比较大的不同。带补语的动词重叠式一般也不单独出现。所带补语一般是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我们来分别看看带几种补语的情况。

第一,带结果补语的情况。动词重叠+结果补语一般用在介词结构或连谓结构中,如“逮+N+VV+补”这样的结构。

- (30) 你走逮被担出晒晒暖。(你去把被子拿出去晒暖和)结果
- (31) 我逮猪蹄熬熬翻*⁷。(我把猪蹄煮烂。)
- (32) (逮)作业做做好再走出嬉。(作业做完再出去玩。)
- (33) (逮)鱼洗洗光生。(把鱼洗干净。)
- (34) 你逮饭吃吃完。(你把饭吃完。)
- (35) 鸡肉烧烧烂着半天。(鸡肉烧烂要半天。)

重叠式带结果补语一般要有动作的对象。动词重叠+结果补语的对象一般放在动词重叠式前面,在动词重叠+补语后面也是不成立的:

⁷*号放在字后表示同音字,下同。

- (36) *你吃吃完。(你吃完。)
- (37) *你吃吃完饭。(你吃晚饭。)
- (38) *你晒晒暖被。(你晒被子。)

第二、带趋向补语的情况。温州话的趋向补语有这样几组“来/去/转(回)、出/底(里)、上/起/落(下)、开/拢”等等。

- (39) 狗单下从床下钻钻出。(狗突然从床底下钻出来。)
- (40) 渠一听到消息马上赶赶去。(他一听到消息马上赶过去。)
- (41) 水从上面倒倒落。(水从上面倒下来。)
- (42) 你爬爬起就十一点罢,还有几厘儿事干好做。(你起床就十一点了,还有多少事情能做)
- (43) 全班个作业好否容易新斗斗拢。(全班的作业好不容易才收上来。)

温州话没有普通话“进来、过去、出去”这样的复合趋向补语。动词重叠带趋向补语表示的是动作本身的趋向,不一定有动作的对象,所以可以不出现动作的宾语。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来/去/转(回)、出/底(里)、上/起/落(下)、开/拢”放在动词后如果读作倚变轻声,那么就是趋向补语;如果读作原调,那么就是可能补语(温州话中的可能补语可以不用“得”,对应“V+不+补”的肯定式是“V+补(原调)”。温州话的动词重叠不带可能补语,这些词出现在动词重叠之后时都是趋向补语,读作倚变轻声。

另外一种特殊用法,是由两个相同的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连用,则后面需要加上相同动词带补语形成的动补短语,即VVVV+Vp的格式。如:

- (44) 渠讲讲讲讲哭起。(她说说着说着就哭了。)
- (45) 敲敲敲敲敲断爻。(敲着敲着敲断了。)

3.2.3 VV+动和VV+耍格式

池昌海，王纯（2004）在分析温州话的VV+补格式时，提到这样两种形式：“VV+动”表示“摇动不稳”的意思，还有“VV+耍”表示“出于随意或好玩的目的”进行了某种动作。这两者在性质上和其他的动词重叠有比较大的不同。首先，它们的连调方式和普通的动词重叠+补语结构不同。普通的“动词重叠+补语”结构中，动词重叠的前一个字和后面的补语读成轻声。而在“VV动”和“VV耍”中，三个字形成普通的三字组连读变调。也就是说，这种结构中，后一个V和之后的“动、耍”是一个不能分割的结构。温州话中有一类表示物体动态的结构“飘飘飞（狼狈逃走的样子）、团团转，咚咚响”。虽然中心词是动词，但是这些结构在语法功能和意义上是状态形容词。例如可以作定语、状语和补语：

(46) 摇摇动个桌。（摇动的桌子。）

(47) 讲讲耍能讲。（开玩笑地说。）

(48) 大家人沃急爻团团转。（大家都急得团团转。）

(49) 老鼠勾猫儿赶起飘飘飞。（老鼠被猫追得狼狈逃窜。）

所以，这个结构中的“动词重叠”是一种修饰成分，中心词是第三个字，整个结构是一个状态形容词。

3.3 前字加重重叠式和其他动词重叠式

3.3.1 前字加重动词重叠式

结构方面，双音节的动词都不可以进入前字加重式。单音节动词方面，表示状态的动词不能进入这种重叠式。如“是、在、剩、懂”等等。另外，因为

这种重叠式后面必须带有“la+动作的对象”这样的结构，所以不及物动词不能进入这个格式。不及物动词如“死、饿、病、困（睡觉）、哭、笑”等等。这种重叠式后面一定跟介词短语“la+宾语”，形成“VV+la+宾语”的结构，整个后面可以再带上体标记助词。

- (1) 一脚踹踹 la 渠个心头。(一脚踹到他胸口)
- (2) 渠园许个人识起统阿只两个礼拜就白白 la 渠爻。(她和那个人认识才两个星期就嫁给他了。)
- (3) <足来>倒额头捣捣 la 桌角头里。(摔倒了，额头撞在桌子角上。)
- (4) 手机不留心遁遁 la 阴沟洞里爻。(手机不小心掉到阴沟洞里了。)

表2是对几种动词重叠式功能的简单总结。“范围”一栏中列出的是不能进入这些格式的动词的性质。前字加重式所带的宾语都是介词短语构成的处所宾语，所以用(+)表示。

表3: 三种动词重叠式功能比较

	范围	单独出现	带助词	带宾语	带补语
前重后轻式	非自主- 贬义- 表状态-	—	—	+	—
前轻后重式	双音节- 表状态-	—	+	+	+
前字加重式	双音节- 表状态- 不及物-	+	+	(+)	—

3.3.2 其他动词重叠式

其他动词重叠式主要是动词重叠加中间成分，包括“V过V”、“V两V”、“V下VV下V”等。“V过V”读作三字组连读变调，“V两V”和“V下VV下V”中，V读原调，中间成分读倚变轻声。

这几种动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主要是作谓语，如：

- (5) 居起事干我想过想罢。（这件事情我反复想过。）
- (6) 许条衣裳渠洗过洗罢。（那件衣服他反复洗过。）
- (7) 渠听两听就否听罢。（他没听一会儿就不听了。）
- (8) 剩落个配否多罢，吃两吃就吃完罢。（剩下的菜不多了，没吃几口就吃完了。）
- (9) 渠碗端牢晃下晃晃下晃。（他端着碗晃来晃去。）
- (10) 渠是搭跳下跳跳下跳。（他正在一跳一跳的。）

其中，“V过V”的宾语一般提前到句首，“V两V”不能单独作谓语，后面必须加上后续的动作，形成“V两V就（否）V”的格式。

“V过V”还可以作定语，后面加名词标记“个”：

- (11) 渠是死过死死爻个人罢。（他是数次死里逃生的人了。）

3.4 动词重叠的意义

现在，我们根据温州话动词重叠的范围、功能来分析动词重叠的意义。根据第一章中的总结，前人的研究认为汉语动词重叠主要与以下几种意义相关：尝试、量、描述性、自主性、有界性等等。我们认为，动词重叠的意义本质上

是动作的量化，即赋予动作“量”的概念。下面来具体分析这一观点与前人的结论的异同。

3.4.1 动词重叠与量

动词重叠与量的关系基本上是研究动词重叠的学者们的共识，除了最早的一些文献（如赵元任（1952）、丁声树等（1961））。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如李人鉴（1964）认为“动词重叠表示不定量”，朱德熙（1982）“动词重叠表示动作的时量短或动量小”，再到李宇明（1996）认为词语重叠的作用是“调量”，几乎所有学者都认同动词重叠与“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动词重叠是表示“增量”还是“减量”这一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减量说”的代表是朱德熙先生，但是另一些学者如王还（1963）、李人鉴（1964），李宇明（1996）和（1998）注意到动词重叠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表示动作的惯常和反复，认为词语重叠既可以表示量的增加也可以表示量的减少。毛修敏（1985）在开篇就直接否定动词重叠表示短暂、减弱或尝试的观点。朱景松（1998）对动词重叠意义的归纳，在同意“减弱动作、行为、变化的量”这一点的基础上，加上“延续动作、行为、变化的过程”。

这里看似出现了一些矛盾。例如“增量”和“减量”，“短暂”动作和“惯常”、“持续”（王还1963）等等，但是如果稍微退一步，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那就是承认动词重叠既不表示“增量”、“多量”，也不表示“减量”、“少量”。而只是表示“有量”，单个动词没有量的特性，重叠后具有了这个特性，重叠是一种量化手段。

我们认为，光杆的动词是不包含“量”的。如果光杆动词出现在句子中，它要么表示抽象的动作（我喜欢读那本书），要么只表示动作的实现（我读了那本书），而不关心这个动作的动量。这并不是说，光杆动词的概念中没有量，而是说，光杆动词没有将“量”这个属性突显出来。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我们在房间内听到外面马路上有人说话，我们会知道“马路上有人。”这一事实。但是，这些人的身高、年龄、性别，人数等等，这些信息是没有突显出

来的。“读书”这一动作当然是占据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具有一定的动量的。但是我们在说“我喜欢读那本书”或者“我读了那本书”的时候，动量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显现出来。而当这个动词被重叠之后（我喜欢读读那本书），这个动作所具有的动量被突显出来了。张敏（2001）从人类语言的几个事实（往往用“否定”而不是“有零个”来表示“无”的概念，例如说“桌上没有书”而不是“桌上有零本书”；有数范畴的语言往往分单数和复数等）出发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实体和两个相同实体的对立在数量认知上可具有两个层次上的效应，即量化效应和多量效应。“零”和“一”的对立引入“有”的概念，“一”和“二”的对立引入“量”的概念，“二”是量维向的触发物（trigger），我们可将“二”称作量观念的引得符（index）。根据像似性原则，两个相同动词形式的重叠相对于一个动词形式引入了“量”的概念就顺理成章了。

另一个重要的，同时可以被用来反对“增量说”或者“减量说”的论据就是：如果说动词重叠式增加或者减少了动作的动量，那么，是相对什么而增加或者减少了动量呢？许多学者曾经提到，动词重叠正因为带有量的概念，所以不能带上同为量化手段的动量宾语（“*看看三次”“*走走三天”），那么从这个结论反过来就可以推出光杆动词是不带有量的概念的。一般来说，“增加”或者“减少”指的是在一定量的基础上加上或者去掉一些量，“无”是没有量可言的，如果说以“无”为起点“增量”还有一些可以成立的可能的话，以“无”为起点去“减量”在逻辑上就完全说不通了。我们观察张敏（2001）中的具体例子可以发现，同一方言中，不管是动词重叠还是后面提到的形容词重叠，分别表示“增量”和“减量”的结构，要么处在不同的句法位置，要么带上不同的其他句法成分，要么有不同的超音段成分（声调），总之都是受到其他重叠以外的因素影响的，它们在分布环境上并不是对立的（具体引文见4.3.1）。综上所述，重叠本身带来的意义应该只有“量化”这一项而已。

因此，张敏（2001）说动词重叠“这种量性特征表现为[+少量]”，我们不能同意。例如文中说“动词重叠式只能跟表少的副词及助词共现，例如：‘稍微休息休息’（张先亮1994），可以与表少的副词‘只’和助词‘而已’共现

（如‘只坐坐就走了’‘看看而已’），不能与表多的副词‘才’共现（如‘*说说才明白’，但‘说半天才明白’）（郑良伟1988）”对于第一个例子，反面的例子是明显的：“稍微休息休息”可以说，“好好休息休息”、“狠狠批评批评”、“认真看看”这样的例子也是可以说的。第二个例子，如果加上语境，也是可以说的。

- (1) 他每天下班后都要去老张家里坐坐才回家。
- (2)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才能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认知语义学认为语言并不是简单地与客观世界相互对应，而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进行认知的结果。⁸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苹果”这一个词语和现实中实体的苹果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第一，“苹果”一词并不一定指某一个具体的苹果，如在“我想吃苹果”这个句子中，这个词指的是存在于“苹果”这一范畴中的任何一个个体；第二，“苹果”一词甚至可能根本不指向任何一个实体的苹果，而是苹果的某个特征。如以下句子：

“她的脸红得像一个苹果。”或者“初恋的味道就像青苹果。”。前一个句子中“苹果”指的是这种水果的色泽，而与它的口感、营养价值等无关。后一句中则指的是这种水果的味道，与它的形状、生长过程等无关。第三，不同语言中同样对应实体苹果的词会有不同的衍生含义。如英语中的apple虽然也指苹果这种水果，但是像在“the Big Apple（纽约）”或者“Adam’s apple（喉结）”这些短语中的apple的含义，在汉语中就找不到。“苹果”一词所指向的，不是一个具体的苹果，也不是所有的苹果，而是人们从苹果这一种实体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因为不同民族对这一实体的认知过程不同，所以相同的实体可以抽象出不同的词语（如“苹果”和“apple”并不是简单的相等关系）。而同一语言中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环境时，也会因为概念化过程和角度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意义。

⁸...language is neither self-contained nor describable without essential reference to cognitive processing (regardless of whether one posits a special *faculté de langage*). 一见 Langacker (2002) p1

所以，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量”并不是客观的量，而是人们意识中的量。“真”、“假”、“对”、“错”这些表示绝对性质的形容词，本来没有量，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认为它们没有量。因此不能加量化手段，它们不能够受“很”、“非常”等副词修饰，也不能重叠。但如果换一个语言环境，比如下面的句子：

(3) 他的笑容很假。

因为这个句子中的“假”不是指表象与事实的关联，而是表示表情与心中想法的关联，这个关联是存在程度的，所以这里“假”可以用“很”来修饰。另一个证明是，像“红”、“白”、“黑”这样颜色在人们的意识中可以有程度的变化，因而可以重叠的，但是一些非基本的颜色，如“粉、紫、棕、橙”等等，就不大能重叠。同样作为颜色，它们应该都有程度的不同（亮度、明度、饱和度的区别等等），但是因为这些颜色不如红色那样常见，人们在意识中没有对它们的程度的概念。说得具体一点，除了画家、设计师等专业和颜色打交道的人，人们一般只会意识到一个东西是紫色或者棕色的，而不会对一个东西“紫”或“棕”的程度有所关心。这也就造成了“粉、紫、棕”等颜色词无法重叠。同样，一个动词是否可以量化，并不取决于它客观上是否可以量化，而取决于人们主观上是否认为它们可以量化。例如“活”、“结婚”这些动作。前者在意识中是没有界限的，而后者在被认为是和“死”、“懂”一样无法持续的动作。很明显，客观世界中，生命总是有限的，而结婚这一事件也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跨度才能完成的。但是，因为在一般的语境中，人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毋宁说是认为没有必要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些动词不能重叠，不是因为它们本身不能带上量的概念，而是因为人们在概念化的过程中不关照它们的量，所以无法重叠。所以，贬义色彩的动词和书面色彩较浓的动词不大能重叠，但这个标准又不是绝对的，原因就在这里。道理同人们一般不大说“很紫，非常棕”是一样的。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我们所说的“动量”和朱德熙先生所说的动量有所不同。朱先生所说的“动量”指的是动作的次数，与“时量”相对。李宇明（1996）对动量的定义有所扩展：“是指动作行为的力度、涉及的范围、活动的幅度、反复的次数和持续的时长等。”我们所说的“动量”，比李宇明（1996）更进一步，包含一切与动作相关的可以量化的概念，如动作的力度、难度、范围、所造成结果的影响程度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时间”。

3.4.2 动词重叠的有界性

许多学者注意到，重叠后的动词必须是有终点的。最早是王还（1963），他注意到表示非尝试的动词重叠必须是“非永久”的。陈立民（2005）认为动词重叠“表示事件有终点。”毛修敏（1985）认为“用重叠式则是表示这个行为由开始到终止的这样一个阶段时动程。”其实，其他学者认为的动词重叠表示量少时短，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对动词有终点这一事实的误读。因为明确知道一个动作的终点，相对于不知道它的终点情况来说，给人以“时间变短”的印象。这个意义在语法上的表现就是“活、是、姓”等动词无法重叠，无论在普通话、温州话还是其他方言中都是如此。

“有终点”这一性质可以完美地归入“量化”这一概念。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量，都存在一个终点。除了“无穷大”，一个“量”——不管多么巨大——总是有界限的（事实上，“无穷大”在数学中不算是一个量）。当我们说“二”的时候，就将第三个排除在外，说“一亿”的时候则将第一亿零一个排除在外。一个概念如果带上了“量”，必然同时被带上了“有界”这一标志。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动词重叠表示的动作必须有终点这一选项。张敏（2001）将动词的重叠的语义特点归为[+持续]和[+反复]，认为不管是内部同质还是内部异质的动词，其共同点是“二者都被感知为相同过程的复现。只不过在前一种情况下复现的是某个有界过程的子过程、且其间没有可感知的边界，它们在等值的意义上是相同的；后一种情况下复现的是全过程，且有可感知的边界，它们在同质和等值的意义上是相同的。”这里张先生只是证明了[+延续]和[+反复]都

可以归入同质动作过程的复现这一框架，但是没有说明动词重叠“有界限”这一特性的来源。例如“姓”这个动作，可以延续，但是无法重叠。原因就在于它是无界限的。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姓王，那么他在可预知的未来里就一直是姓王的，即使他死后，姓王这一事实也不会结束。甚至在他出生前，这一事实也已经决定了。所以不能说“姓姓王”。“是”不能重叠也是这个原因。

3.4.3 动词重叠的持续性

“持续”是另一个经常出现的关键词。最早在王还（1963）中，动词重叠就被认为必须是“持续一段时间”的。李人鉴（1964）认为动词的“不定量”是表示“持续”和“反复”的。刘月华（1983）中，能持续的动词的重叠被作为一个类型进行了分析。朱景松（1998）认为动词重叠“延续动作、行为、变化的过程”，陈立民（2005）认为动词重叠“表示事件持续的具体时间量”，张敏（2001）也认定持续也是动词重叠的基本语义元素。王娟（2009）中非自主动词的重叠也提到“变化过程的延续”。

动词重叠的持续性和有界性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旦有了界限，当然同时意味着拥有了界限内的范围。很难想象没有包裹内部范围的“界限”，就像很难想象一个只有正面，没有反面的硬币一样。所以，量化后的动词必然也是有内部范围的，表现在看起来必须是“持续一小段时间的”。

但是，从汉语方言的视野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动词重叠都是可持续的。如温州话：“死死爻（死了）、遁遁爻（丢了）”，宁波话中：“结婚结结”，宁德话：“无无呖（没了）、死死呖（死了）”。“持续”并不是动词重叠必须的性质。普通话中，也有王还（1963）所说的“眨眨眼”、“点点头”、“皱皱眉”这些动作，实际上是在极快的时间内完成的，和“持续”似乎不符，“有待研究”。我们认为这也是符合“量化”的框架的。因为量化，“眨眼”、“皱眉”、“死”等动作被限定了量，被限定后的动作只是区别于抽象的动作和相对于“无”已经发生的动作，它的界限可以是时间上的，也可以是次数上或者情感上的“动量”这一概念（见3.4.1），表示一切与动作相关的量

性概念，既有时间，也有次数，甚至有动作的范围、人们对造成结果的估价等等。这样，这些重叠式就可以和能够表示动作持续的重叠式统一起来了。比如说，“死爻”是单纯叙述这一动作的发生，而“死死爻”有一种说话人的主观估价在里面，表示“惊讶、不满”等情感。

3.4.4 动词重叠的描述性

动词重叠以后，其动作性大大减弱，描述性大大增强。许多文章中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其代表是毛修敏（1985）的观点。这篇文章开篇就否定了流行的观点“短暂、减弱或尝试”，而把动词重叠看作“一种情态性行为”，具有“描写性”。“我们认为，用原式是表示这个行为的开始和进行，用重叠式则是表示这个行为由开始到终止的这样一个阶段时动程。但说话人并不着眼于动程本身，而是着眼于该动程所表现的情态。即原式是一种始发性（猜）、进行性（走）行为，重叠式是一种情态性行为，前者是动作性（动态）的，后者是描写性（静态）的。”刘月华（1984）也提到“表示已然动作的动词重叠常常有描写作用。”华玉明、马庆株（2005）也认为动词重叠“随着语义泛化，动作性减弱，动作的状态性增强，从而获得描写动作状态的意义。”

这一转变在句法上的表现就是，在表示已经发生的动作的时候，动词重叠式很少作句子的谓语中主要的动作。如刘月华（1984）注意到，表示已然动作的动词重叠经常出现在“说”的前后，如：

(4) 祥子摇了摇头：“不要紧。”

或者表示连续进行的几个动作中的一个或几个动作：

(5) 刘四爷笑了笑，眼珠往心里转了两转。

表示对另一人物说话的反应：

- (6) “……改霞烦死他了，你叫她嫁他？你这好主意嘛！”——老婆婆不好意思地笑笑。

总之，“重叠式很少在一个孤立的单句中充任谓语，也很少在一个复句的句首特别是句群的开头出现”（刘月华1984）。在温州话中同样是这种情况。比如下面的句子：

- (7) 我看看许本书。（我看看那本书。）
(8) 渠爬爬起。（他起床。）
(9) 渠是搭听听音乐。（他在听音乐。）

这样的句子虽然句法结构上看似已经完整（包含主语、谓语、宾语），但实际上总给人以话没有说完的感觉，需要加上一个分句才能让意思完整。

- (10) 我看看许本书罢，觉着蛮好看。（我看看那本书，觉得挺好看。）
(11) 渠爬爬起就已经太迟罢，冇赶牢飞机。（他起床的时候就已经太晚，没有赶上飞机。）

描述性和叙述性的概念虽然被很多学者提到，但是就目前的材料来看，还没有看到进一步说明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异的分析。这里，我们打算来试着探求“描述性”和“叙述性”的本质区别。我们先来看哪些类型的语言单位是最典型的“叙述性”和“描述性”的。最典型的具有“叙述性”的词类是动词，而最典型的“描述性”词类是形容词。

让我们从认知语言的角度来看看什么是动词的本质。动词是一种非常基础的语言单位类型。“现代语言学调查结果证实，名词与动词的区别存在于古今来的所有语言之中。”（陈平1988）。名词和动词是两种最基本的词类，一般语言中，结构最简单最基本的句子都必须包含这两个成分。语言的一个重要

的功能就是将客观世界的情况转化为各种信息以便在个体之间相互传递，这两种基本词类所肩负的任务就是传递客观世界中同样是最基本的两个维度——时间和空间。即，名词一般是表征空间的，而动词一般增加了时间这个维度。之所以加上“一般”这个修饰语，是因为认知语言学中使用一种和形式主义采用的特征理论不同的认知——原型—范畴理论。最典型的名词是那些有实体，占据一定空间的物体，而最典型的动词表征的是那些经历一定的时间，对空间产生一定改变的行为。这两个类型之间不能说没有中间地带。但是两种原型对人的认知产生了影响，语言是人类用来交际和思考的工具，并不是说客观世界中的现象是什么样，反映它们的语言就应该是什么样，而是人们认为客观世界中的现象是什么样，语言就是什么样的。

Langacker对动词的定义如下：The set of processual predications is coextensive with the class of verbs. By contrast, atemporal relations correspond to such traditional categories as prepositions, adjectives, adverbs, infinitives, and participles.⁹

（Langacker2002）（过程性断言的集合与动词集合同构。相对地，非时间的关系对应于介词、形容词、副词、不定时、分词等传统分类。）但是，并不是只要与时间有关，就可以称作具有“过程性”（processual）。如果一个词含有过程性的时间概念，那么它应该是把时间当作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媒介（medium）而不是对象（object），也就是说，需要在概念化过程中关照时间的流逝（这很容易理解，不然“时间”这个词就是一个动词了）。

而形容词作为一种关系（relation）是非时间性，非过程性的。我们可以比较下面两个句子：

(12) 红色的苹果比较甜。

(13) 苹果红了。

在第一个句子中，“时间”这一属性在概念化过程中没有突显出来。它表达的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无论在什么时间点上都可以成立。而第二句中，这个

⁹ Langacker把所有的意义单位分为指称（nominal）和关系（relation）。关系又分为过程（process）和非时间关系（atemporal relations）

“红”就是包含时间的概念的。苹果从“不红”到“红”是一个过程，经历了一定的时间。动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不是泾渭分明的，一些形容词可以进入一般由动词进入的句法位置，就是因为带上了过程性。“描述性”的最典型代表是形容词，那么，我们不妨认为，“描述性”和“非时间性”是等价的；相对地，“叙述性”和“过程性”是等价的。

回头来看动词重叠的“描述性”。既然动词重叠相对于动词基式多了“描述性”，那么动词重叠相对于动词基式减少了“叙述性”，也就是说，动词重叠相比于基式，减少了时间性和过程性。这里需要解释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前面说到，动词重叠是对动词基式的“量化”。动词的“量”——虽然不是所有情况——经常表现为动作所经历的时间。这里又说动词重叠减弱了动作的时间性，这是不是前后矛盾了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前面曾经提到，动作包含时间性并不是指把时间当作概念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认识）客观世界的对象，而是把时间当作一种媒介。下面我们再具体地把动词重叠所带的“动量”中的“时间”和动词基式的“叙述性”所带的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下梳理：

动词重叠以后，动词带上了一定的“动量”，并且这个“动量”——虽然不是所有情况下（见3.4.3）——在很多时候下表现为“持续了一定的时间”；光杆动词，也就是动词基式相对于形容词和名词，具有一定的过程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句子中使用一个动词基式作谓语的时候，意识中经历了这个动作发生所经历的时间。类比上面的例句和来看下面两个句子：

(14) 我喜欢打篮球。

(15) 我昨天打了篮球。

我们在理解前一个句子中的“打篮球”这个概念的时候，并不将“打篮球”这一动作所要经历的时间这一属性突显出来。而在后一个句子中，这个时间是被突显出来了的。传统上把这个现象概括为动作的“名词化”。一个证据就是，后一个句子中的时间性可以被一个时间短语具体化出来，前一个句子则不能。这是因为，第一个句子中“打篮球”这一语言单位被放在宾语的位置，

最典型的宾语是由名词充当的，而名词是不含时间性的最典型成分。所以，宾语这个句法位置是适合于那些不含有“过程性”的成分的。

(16) *我喜欢打篮球三个小时。

(17) 我昨天打篮球打了三个小时。

同样，动词重叠以后，也不能带上指向动词的数量宾语（一些文章认为动词重叠和数量短语不能兼容，这是不确切的。动词重叠所不能兼容的数量短语，其意义是指向动词本身的。如“*看看三次”、“*打打三下”。而当数量词的意义指向动词的宾语的时候，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兼容的。如“看看两个弟弟，又看看我。”）具体见李人鉴（1964）：

(18) *我打打篮球三个小时。

这就是两个“时间”概念的不同。动词基式中的“时间”概念用“过程”一词可以概括，而动词重叠中的“时间”可以用“时段”来概括。这和传统上认为作宾语的动词已经“名词化”是相通的。

对于这个问题，Langacker有更加深入的阐释。在Langacker（2002）中，他提出：关照时间流逝的方式有两种，一种称为“概括扫描（summary scanning）”，另一种叫做“次第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译法根据张敏（2001））。在概括扫描中，认知主体依次扫描一段时间内各个瞬间的情况，然后把这些情况累加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概念化；而在次第扫描的时候，认知主体的扫描过程是动态的，瞬时的。扫描下一个瞬间的时候，上一个瞬间的所有情境就退出认知范围。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次第扫描就像把一个过程做成一段录像进行播放，而概括扫描就像拍下这个过程中各个时间点，各个角度的照片，然后同时呈现在观者面前。Langacker用如下的图1示来表现两种扫描过程，其中C代表认知主体，即说话人和听话人；Q代表认知主体对于客观世界

进行概念化的结果， T_i 表示第*i*个时间点。(7) b表示的是次第扫描的过程，而(7) c表示的是概括扫描的过程：

更加直观的图示如下图2，(a)表示次第扫描，(b)表示概括扫描：图(a)中，圆球落地经历了a、b、c、d等四个阶段，而认知主体则按照a—b—c—d的顺序依次识解这四个阶段。而在图(b)中，这四个阶段被放在同一个图中，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识解。

图1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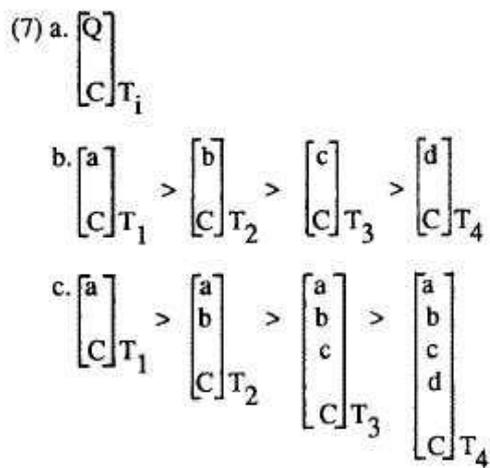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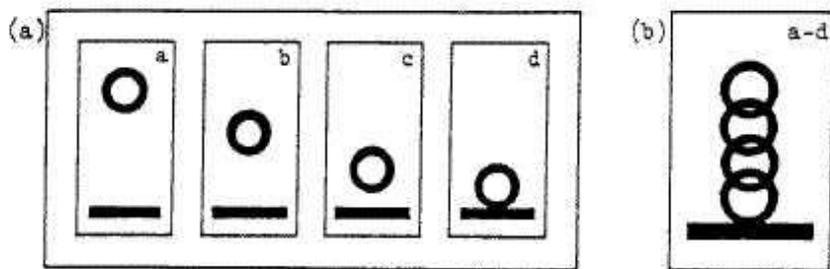


Figure 4.

Langacker定义动词原型为对一段过程的次第扫描。这样就可以解释这样一种现象，面对同样的客观事物，不同的概念化过程造成不同意义的概念化结果（即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这个事实。书中举出一个例子，介词across和动词cross的区别，这两个词都来自于对一种相对位置和过程的概念化，但是词性却完全

¹⁰ 图片出自 Langacker(2002).

不一样。原因就是一个是采用概括扫描而另一个用次第扫描来概念化这个过程。

我们认为，动词重叠以后，量化效应导致从动词基式的次第扫描变成了动词重叠之后的概括扫描。人们对一个动作过程进行次第扫描时，用动词基式表示，而动词重叠则表示对一个动作过程进行概括扫描的时候动词重叠后虽然经常表示动作持续一定的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是被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进行了识解，不关照时间从前到后流逝的过程。或者我们可以说，因为对过程的关照减弱，动词重叠后在某种程度上“非动词化”了。

我们来看普通话动词重叠的情况。同样地，汉语普通话中动词的原型，在重叠后被赋予量的属性，并且对这个动作过程的识解由次第扫描变成了概括扫描。

首先看语法功能：动词是原型的时候，可以用“不”和“没”来否定，可以带“了₁、着、过”这样的表示时间的助词，可以加上“曾经、正在、将来”等时间副词，还可带宾语和补语。重叠以后，上述四种功能中的前三种功能都已经失去。（V了V中的“了”是修饰第一个V的，V了V是一种动词结构，当紧缩成VV以后就不能带“了₁”了。），第四种功能也受到限制。我们将动词重叠出现的环境分为两类：

第一类、当它们在非祈使句中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是伴随着其他动词基式或者动词重叠式的，包括如下情况：

伴随动词基式：

(19) 我笑着摇摇头。

(20) 他又挤挤眼说……

几个动词重叠连用：

(21) 他走着，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22) 他退休以后，平常看看书，下下棋，和老朋友聊聊天，倒也不寂寞。

递系结构中：

(23) 要叫美帝听听我们中国人的声音。

作为能愿动词和助动词后的宾语，如“要、想、希望、应当、可以”

(24) 我希望到一个村庄，在那里休息一下，暖暖身子。

(25) 你应该多去看看他。

在“把”字句后：

(26) 把衣服洗洗。

条件句中的条件：

(27) 别看它这几年不挂货，下功夫整治整治，保证变成摇钱树。

我们来看看语义上的变化。动词重叠后，被赋予量的意义，但是相对地，作为一个概括扫描的过程，动词重叠的动作性减弱了。在Langacker的体系中，概括扫描的语义单位因为没有对过程的次第扫描，已经不能算作动词，英语的现在分词、过去分词就是这种情况。前面提到我国学者所观察到的“描写性、情景性、状态性”指的就是这个情况。这同语法上所表现出来的依附性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有了对时间流逝的次第扫描，动作的“动态性”大大减弱，动词也就变得不那么像动词了。

关于“量”的概念。动词重叠既不同于完全与时间无关的其他成分，如名词、形容词，也不同于进行次第扫描的动词本身。它包含时间但又把动作过程

中的时间看作一个整体进行概念化。因为是对一个过程的概括扫描，这个动作必然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持续”、“反复”这些意义。而量化代表有界限，所以动词重叠所代表的动作一定是有终点的。对没有前后界限的动词，我们难以进行概括扫描¹¹，所以“是、爱、属于”这样的动词不能重叠。“死、掉、成”这样的动作在汉语方言中有时可以重叠，它们的发生虽然是瞬时的，但将一个瞬间扩展为一个较短的时短进行概括扫描是可能的。至于表示“量多”还是“量少”，是由句子中其他的成分所决定的。因此其实李人鉴（1964）中将动词重叠中的“量”概括为“不定量”是比较合适的。

第二类，在祈使句中，也就是可以不伴随其他动词或者动词形式出现的情况。我们认为汉语的祈使句是比较特殊的，其动态性比起一般句子中的动词要弱。证据是祈使句中的动作不用“不”来否定，而要加在“要”、“许”等情态动词后面。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动词的动态性已经不如情态动词。而能否加“不”是汉语动词的一个主要标志。不过“了”、“着”还有动量补语还是可以加在动词后的。这说明祈使句动词的动态比起叙述句中的动词要弱。这是祈使句动词本身的性质。这个性质以及祈使时减缓语气的要求共同作用，促使人们在祈使句中大量使用动词重叠。当我们在祈使句中使用已经量化变成动词重叠式的动词时，动词的动态性减弱，使得语气变得舒缓。而不是前人所认为的，因为动作量的减小而减缓语气。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明过，动词基式无所谓量，也就无所谓动量减小。另外，减小动量导致语气减弱也不能解释下面的例句：

(28) 你要好好教教我怎么写字。

(29) 让他仔细地算算账。

关于有定无指宾语和动量补语。动词重叠不能带有定无指的宾语和动量补语，其原因是这两个成分都明确指出了动作的量，所以对动作的整个过程是有

¹¹ Langacker 将这种动词叫做非完成性的 (imperfective) 如英语一般不能说 He is knowing the answer. 详细讨论见 (Langacker 2002) p85—97.

要求的。这就和概括扫描相矛盾。无定无指的宾语和有定有指的宾语不包含动作的量。如：

(30) 看看电影。

(31) 看看这三部电影。

例(34)自不必说，例(35)中因为有定有指，“三”不一定是焦点信息。这三部电影可以认认真真地看，也可以敷衍地看。而“*看看三部电影”中“三”是一个焦点信息，动作的量被固定了，与动词重叠“表示有量而不表示有多少量”的性质相矛盾，所以不能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将动词重叠的作用归纳为对动词基式的“量化”，能够很好地将前人已经发现的关于动词重叠VV的性质统一起来。首先，量化表示必然有界限，所以动词重叠总是有终点的。有界限则必然包含界限之中的范围，所以动词重叠具有“持续”、“反复”等特点。量化只是将量的性质赋予原本无量的动词基式，并不是增加或者减少量，所以无所谓增量和减量，而动词重叠有时候表示多量，有时候表示较少的量，是取决于重叠之外的成分。

而诸如“尝试”、“语气委婉”、“轻松悠闲”等含义，则是由基本意义所派生出来的。一些学者认为动词重叠表示动作是自主的。如朱景松（1998）认为动词重叠的本质意义是强化动作的能动性，陈立民（2005）认为动词重叠表示动作是可控的。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确切。王娟（2009）详细论述了非自主动词的重叠。如下面的例句：

(32) 玉米再长长就有一人多高了。

(33) 河里的水再涨涨就把这些房子给淹了。

(34) 等路上的冰化化车就好走了。

之所以人们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动词量化后有了界限，但是由于仅仅是量化，这个量的大小是不定的，而自主性使得结束动作的能动性掌握在动作发出者手中，这种能动性和量的不定性能够很好地契合，换句话说，动作发出者随时可以结束动作，这一点和动作量的不定性这一性质能够很好地结合。所以，许多动词重叠都是自主动作。像上述例中的动作，虽然不是自主的，但是符合具有一定量这个特点，所以也是可以用动词重叠来表达的。

而至于像“非贬义”、“口语化”这样的性质，是因为人们在识解贬义动词和书面色彩较浓的动词的时候，往往并不关心它们的量。比如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做了“勾结”或者“商榷”这样的动作，一般只关心做了还是没做，不会去关心在什么程度上“勾结”或者“商榷”，就像人们不关心“粉”、“紫”、“棕”、“橙”这些颜色的量一样。导致很少对这些动词进行量化，因而很少重叠。根据张敏（2001），“重叠式是一种图样像似符，其形式元素的构型与概念元素的构型呈现一种明显的同构关系。重叠的形式特征可概括为‘类同语言形式在言语轴上的毗邻复现’，其概念特征可描述为‘类同形式在一定认知域内的毗邻复现’，二者的对应形成像似的同构关系，这一认知图式可称为‘重叠的高层像似模式’。”这是一种关于重叠这一语言手段的高度概括的总结。具体到对于动词的分析中，动词重叠引入量之后，在这个量的界限内确实体现了类同形式的毗邻复现（内部同质的动作表现为一段时间的延续，内部异质的动作则表现为动作的反复）。而我们用上文3.4的部分说明了量化是动词重叠的意义本质，这一解释不仅很好地包含了[+延续][+反复]等在张敏（2001）已经提出的动词重叠式的特点，更能够很好地揭示诸如[+有界][+描述性][+自主][－贬义]等性质的成因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

3.4.5 温州话动词重叠式的意义

温州话动词重叠的根本意义就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是对动作的量化。当然，具体到各种不同的语法环境或者结合后，动词重叠可以与它们的句法位置

和附加成分结合，表达多种不同的意义。这一节我们具体分析这些不同的意义。

我们把温州话的动词重叠式分为前轻后重式、前重后轻式和前字加重式三类，是纯粹按照语音形式而划分的。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这几种格式在句法分布上刚好有互补的关系。所以它们在意义上有可能对立，也有可能不对立。这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同的语音形式可能是为了表达不同意义，也可能是为了适应不同的语法环境。

3.4.5.1 前重后轻动词重叠式的意义

前重后轻式的句法分布和普通话的动词重叠式“VV”几乎完全一样。这种重叠式基本意义是将动作量化，随着句法环境的不同可以表示一次动作，多次动作，少量的动作，多量的动作等意义。

表一次动作如：

(35) 你速电话接接。（你把电话接一接。）

(36) 许条衣裳白我着着。（那件衣服让我穿一下。）

表多次多量动作如：

(37) 多运动运动对身体有好处。（多运动对身体有好处。）

等等。这些动词重叠表示动作具有一定的量，因此进入这种重叠式的动作也必须是具有一定的量并且有终点的。一般来说，单音节的前重后轻重叠式多表示具体的一次动作，不用来表示多次动作（如（38））、惯常发生的动作（如例（39）（40））和抽象的动作（如例（41））。例如下面的句子不能用前重后轻式，而要说成前轻后重式。

(38) *布鞋着着会着大起。（布鞋穿穿就会大。）

- (39) *渠每日缩屋里弹弹琴。(他每天在家里弹琴。)
- (40) *我经常陪渠逛逛街。(我经常陪她逛街。)
- (41) *多跑跑步/游游泳对身体蛮好。(多跑跑步/游游泳对身体很好。)

但下面的句子中，抽象的动作也用前重后轻式，原因是双音节的动词重叠没有前轻后重式。

- (42) 多运动运动对身体有好处。(多运动运动对身体有好处。)
- (43) 你自打算打算以后訾那妆。(你自己打算打算以后怎么办。)

祈使句里面如果表示的是一个具体的动作且没有补语，要用前重后轻式。如下面的句子：

- (44) 逮电话接接。(把电话接一下。)
- (45) 许条衣裳匀我着着。(那件衣服让我穿一下。)
- (46) 桌缴缴。(桌子擦一下。)

表示多次或惯常动作的时候，如下面的两个句子中，用前重后轻式还是前轻后重式是两可的。

- (47) 你着多走看看老张。(你应该多去看看老张。)
- (48) 被着经常晒晒新否会霉起。(被子要经常晒才不会发霉。)

3.4.5.2 前轻后重动词重叠式的意义

动词重叠式出现在那些没有普通话对应格式的结构中的时候，全都是读作前轻后重式。

第一种情况，高度抽象的动作：如下面这两句话：

- (49) 走走是走否到个。(走是走不到的。)
- (50) 吃吃个物事。(吃的东西。)
- (51) 嬉嬉吃吃看看戏。(玩玩, 吃吃, 看看戏)
- (52) 日日嬉嬉余余, 不俨正式干事干。(每天游手好闲, 不正经做事情。)

普通话中这两个句子是不合法的。“*走走是走不到的。/*吃吃的东西”, 我们前面说过表示非一次动作的时候, 一般在温州话中读前重后轻还是前轻后重是两可的, 但是这里必须读作前轻后重式。原因是这句话中的动作“走”比上面举出的例子中的动作抽象化程度更高。它既不指某一次动作, 也不指多次动作。前重后轻式的读音和“V—V”式去掉中间的“—”后的读音一样。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和“V—V”式有某些关联。普通话中的VV式虽然来源于V—V式, 但是发展到后来, 一些表示抽象的动词重叠也不能在中间加“—”了。如下面的句子:

- (53) 看看书可以增长知识。
- (54) 我以后要多积积德。

第二种情况, 动词重叠前面和后面加上各种助词。如: 表示正在进行的助词“是搭”:

- (55) 公园里多显多(媞 媞)着搭嬉嬉。(公园里有很多孩子在玩)
- (56) 参考书买来沃否做, 就能园园搭。(买了参考书不做, 就这么放着。)

两个句子又有所不同。第二个句子中的动词“园”既可以表示动作, 也可以动作发生以后产生的状态, 这些动词属于陈平(1988)所说的状态情状(static)中的第三类, 表示处所位置的动词, 其中又有两个小类, 第一类表示自身的处所位置, 第二类表示他身处所位置, 有致使的意思:

A: 坐、站、躺、蹲、藏、躲、跪、趴

B: 挂、包、摆、贴、装、腌、铺、捆、盖、穿、戴

这类动词的特性使得普通话中如下短语是有歧义的:

坐在台上 挂在墙上 站在桌子上 放在地上 躺在床上 穿在身上
躲在柜子里 晾在外面

温州话当中这两种意义则用不同的助词表达,不会产生歧义。当表示动作本身的时候,因为对动作的“过程性”,也就是伴随着动作的时间流逝有关照,用的助词是表示动态方向的“la”,这个“la”相当于普通话的“到”,如“走到公园、写到深夜”。上面的短语在表示动作过程的时候对应的温州话说法如下:

坐la台上 挂la屏墙里 倚la桌上 园la地下 翻la床里 着la身里
躲la柜里 晒la外转

而表示动作发生以后产生的状态的时候,用的助词是表示处所的“是”

坐是台上 挂是屏墙里 倚是桌上 园是地下 翻是床里 着是身里
躲是柜里 晒是外转

这一类动作还可以后加助词“是搭”表示状态,但后面不再加处所宾语。因为“是搭”原本是“是旁搭(在那里)”的合音,“搭”还遗留了处所宾语的性质。“是搭”同时还是温州话中表示“正在”的助词。

坐是搭 挂是搭 倚是搭 园是搭 翻是搭

这些动词还可以重叠，重叠后后面必须加“是搭”或者其省略形式“搭”。这个时候和单纯的“V+是搭”意义就不一样了。除了表示状态以外，还有一种情感色彩在里面：

(57) 参考书买来沃否做，就能园园搭。（买了参考书都不做，就这样放在那里。）

(58) 有半斤米剩剩搭，也就能对付〈这〉一厨罢0。（稍有半斤米剩下，也就可以对付这一顿饭了）。

(59) 屋底有一张画贴贴搭，也不会能冷清。（房子里只要稍贴一张画，也就不会那么冷冷清清）。

(60) 我头一仰，〈看〉着树上有一头蛇挂挂搭。（我一抬头，看见一条蛇挂在树上）。

潘悟云（1996）认为（58）句和（59）句表示“略微、稍许”，而（60）句表示状态的生动。我们认为这几个句子都可以归入“状态生动”的范围。因为这几个句子表示动作发生，关于动词重叠后具有生动性或者说描述性的原因，我们之前在（3.4.4）已经解释过。

温州话中有三个助词分担了普通话的“了”的功能。有表示“消失”义的“爻”：

(61) 地下几千头火蚁，全部死死爻。（地上几千只蚂蚁，全都死了。）

(62) 手机买来三日就遁遁爻。（手机买来三天就丢了。）

(63) 渠听着许个消息就兀兀去爻。（他听到那个消息就晕过去了。）

重叠式可以加“爻”的动词，都是不自主、瞬时的动词。这些动词在普通话里不能够重叠。潘悟云（1996）认为这是一种“急速貌”。这些动作原本是

瞬时发生的，没有持续时间。我们不能说这些动词重叠以后“延续”或者“反复”了，如果我们把动词重叠归纳为“量化”而不是“延续”或者“反复”，就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动作的量不仅仅包括时间，而是包括一切与动作相关的量概念。所以，将这些瞬时发生的动作进行重叠之后，虽然不能在时间上加上量，但是在其他方面被强调了动量，即强调这些动作发生的突然性，大范围性，造成结果的严重性等等。

其他两个是表示出现义的“起”和表示持续的“牢”。它们也可以加在动词重叠后面：

(64) 饭烧烧起又不吃。（做了饭又不吃。）

(65) 背爻十几遍新记记牢。（背了十几遍才记住。）

这些重叠后带“起”和“牢”的动词可以是表持续或者状态的动词。重叠带助词同样也是对动作有一种程度的描述。

我们可以借用朱德熙先生对形容词重叠的一句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重叠以后表示说话者对重叠后的内容有一种“主观的估价。”既然是“估价”，自然是应该有一个能够被“估”的“价”，而这个“价”，就是我们所说的动作的动量。(57) — (65)句中，无一例外对动词都有一转评价在里面，或表示惊讶(60) — (63)、(65))，或表示不满((57)、(64))，或表示差强人意((58)、(59))等等。

第三，温州话的动词重叠可以加上补语，加在动词重叠后面的补语都是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不能是可能补语或者程度补语。带结果补语的如：

(66) 你走逮被扭出晒晒暖。（你去把被子拿出去晒暖和）

(67) 我逮猪蹄熬熬翻*。（我把猪蹄煮烂。）

(68) (逮) 作业做做好再走出嬉。（作业做完再出去玩。）

(69) (逮) 鱼洗洗光生。（把鱼洗干净。）

(70) 你逮饭吃吃完。（你把饭吃完。）

(71) 鸡肉烧烧烂着半天。(鸡肉烧烂要半天。)

带趋向补语的情况。温州话的趋向补语有这样几组“来/去/转(回)、出/底(里)、上/起/落(下)、开/拢”等等。

(72) 狗单下从床下钻钻出。(狗突然从床底下钻出来)

(73) 渠一听到消息马上赶赶去。(他一听到消息马上赶过去。)

(74) 水从上面倒倒落。(水从上面倒下来。)

(75) 你爬爬起就十一点罢,还有几厘儿事干好做。(你起床就十一点了,还有多少事情能做)

(76) 全班个作业好否容易新斗斗拢。(全班的作业好不容易才收上来。)

重叠式能够带补语的动词一般都是可以持续的动作。我们发现,除了在祈使句中以外,其他情况下的句子同样都是含有明显的“估价”意味,如例

(76)带了相当于普通话中副词“才”的“新”,(73)(75)等带了副词“就”。(76)的副词“单下”表示动作的突然,(78)虽然没有表示估价的成分,但实际说这句话的时候,从语义和语境上看必然带着说话者的某种或不满,或惊讶的情绪。

3.4.5.3 两个动词重叠连用

下面来看两个动词重叠连用的情况,

先来看AABB式。前重后轻式的虚化程度不如前轻后重式强。两个动词AABB如果分别读作前重后轻式的话,一般只表示动作交替进行,

(77) 做做, 停停, 停停, 做做, 好几个月也有做完。(做做停停, 停停做做, 几个月也没有做完。)

而读作前轻后重式的话，一般表示动作同时发生，但也可以表示动作交替进行：

(78) 嬉嬉吃吃看看戏。（玩玩，吃吃，看看戏）

(79) 日日嬉嬉余余，不俨正式干事干。（每天游手好闲，不正经做事情。）

（余：原意为物体在水中上下浮动，引申为散漫、不务正业。）

VVVV+Vp表示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新情况。

(80) 讲讲讲讲讲哭起。（说着说着就哭了。）

(81) 跳跳跳跳脚跳扭爻。（跳着跳着，脚扭了。）

3.4.5.4 前字加重动词重叠式

再来看一下第三类动词重叠式：

(82) 一脚踹踹la渠个心头。（一脚踹在他胸口）

(83) <足来>倒额头捣捣la桌角头里。（摔倒了，额头撞在桌角上。）

(84) 渠园许个人识起统阿只两个礼拜就白白la渠爻。（她和那个人认识才两个星期就嫁给他了。）

(85) 手机不留心遁遁la阴沟洞里爻。（手机不小心掉进阴沟里了。）

这几个句子里面，动词重叠式后面必须带“la+宾语/处所”的成分。动词重叠本身的语音形式相对于前面几种结构是被更加强调了的。所表达的意义是一种惊讶和生动描摹的情感。而且大体上，都是负面的惊讶。惊讶的原因有对动作本身的，一般是对动作的迅速和突然发生；也有对结果的，一般是对于结果

的出人意料。进入这个结构的动词多是瞬时义的，即使不是瞬时义的动词，在这个结构义里面也带上了发生迅速的色彩。这种重叠式的语义和前两种的不同，我们可以先从语音形式和语法功能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这种重叠式中，两个动词的关系最为松散，表现为语速放慢时，两个动词都要读作原调，而不是像前重后轻或前轻后重式那样，不管语速放得多慢，读轻声的还是要读轻声。所以，根据笔者的推理，这种重叠式可能来源于这样的复句：

(86) 一脚踹la过，踹la渠个心头。（一脚踹过去，踹到他胸口）

(87) 手机遁落，遁la阴沟洞里爻。（手机掉下去，掉到阴沟里了。）

两个分句分别叙述动作本身和动作产生的结果，构成一个完整的叙述单位。由于动作本身的瞬时性，和产生的结果其实联系相当紧密，因此这样两个分句的结构在使用过程中，渐渐被说话者压缩，将第一个分句动词后面的补语省略，以一个短暂的停顿来叙述动作已经结束，然后直接接上第二个分句，叙述动作发生的结果，所以不同于“前轻后重”式重叠，这个重叠式加上后面的“la+宾”补语已经表达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意义，后面不会再有联系紧密的分句。总之，这个结构和“前轻后重”式中对动作过程的描摹有微妙的区别，所表达的重点是动作的发生本身和它产生的结果。

3.4.5.5 动词重叠加中间成分

下面来看动词重叠加中间成分的情况：

“V两V”表示动作非常随意，草率，不认真。

(88) 渠听两听就否听罢。（他听了一会儿就不听了。）

(89) 剩下个配否多罢，吃两吃就吃完罢。（剩下的菜不多了，没吃几下就吃完了。）

池昌海、王纯（2004）认为V两V式表示“动作反复进行而持续时间很短，但比普通话里‘V—V’所持续的时间又长一些。郑张尚芳认为这种重叠式相当于普通话的‘V着V着’。实际上，‘V两V’所表示的动作延续时间要比‘V着V着’短很多，解释为‘没V几下’或‘没V一会儿’更准确”我们认同“V两V”的含义相当于普通话的“没V几下”或“没V一会儿”。但是如此一来，说它表示的时间比“V—V”长就不准确了。因为我们可以说：

(90) 好好看一看 认真听一听 仔细做一做

但显然不能说：

*好好（地）没看几下 *认真（地）没听一会儿 *仔细（地）没做一会儿

与此平行的温州话中的说法也是如此：

(91) 好好能看（一）看 认真听（一）听 仔细做（一）做

(92) *好好能看两看 *认真听两听 *仔细做两做

这是另一个能够非常强有力地证明V—V只是量化而非“增量”或者“减量”的证据。张敏（2001）论证过“一”是从“无”到“有”的起点，“二”是从“有”到“有量”的起点。只有“三”才是多量的起点。“二”表示“多量”时的认知过程是间接的。所以“二/两”表示“少量”才是最自然的。事实上，普通话中虚化的“两”一般也是和“少量”相联系的。只有从“三”开始才表示多量。

(93) 看了两眼就买下了。

(94) 过两天就走。

(95) 没住两年房子就拆掉了。

(96) 三思而后行

(97) 三年五载

“V过VV爻”表示动作曾经反复进行过。

(98) 居起事干我想过想想爻罢。（这件事情我反复想过了。）

(99) 许条衣裳渠洗过洗洗爻罢。（那件衣服他反复洗过了。）

“V下VV下V”表示动作间歇性发生，带有不耐烦的意味。

(100) 渠跳下跳跳下跳能走来。（他一跳一跳地过来。）

(101) 渠碗端牢是搭晃下晃晃下晃。（他端着碗一晃一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前重后轻式和前轻后重式在句法分布上互补，意义方面，也都是表示对动作的量化。一般情况下，它们表达的意义差别不大，但是前重后轻式因为和“V—V”联系还比较紧密，所以，明显表示具体的一次动作的时候，必须用前重后轻式。而表示高度抽象的动作的时候，必须读作前轻后重式。

前轻后重式后面一般需要有其他成分，包括后加的体标记助词、补语和另一个分句。VV+加后加成分（体标记助词、补语）必须读作前轻后重式。这可能是因为在温州话中，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的声调趋势是“低—高一低”或者“高一低”，声调趋势为“低—高”的结构在意义上往往是不完整的，VV与后加结构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温州话母语者将“VV+助词/补语”识解为一个比“VV+宾语”内部联系更加紧密的结构，所以其声调模式是以第二个字为中心的“低—高一低”的结构。而前重后轻式与后面的成分（只能是宾语）联系没有那么紧密，前重后轻式中的VV是一个相对前轻后重式中的VV更加完整的结构，所以它自己就有“高一低”的结构。

VVVV+Vp表示持续一段后产生了新情况，两个动词重叠AABB读作前重后轻式表示动作交替发生，读作前轻后重式时表示动作同时发生。

前字加重重叠式表示一种对动作情态和动作结果的强调，含有一种惊讶的情感，这种惊讶一般来说是负面的。

动词重叠加中间成分的不同意义视中间成分而定。V两V表示动量少，随意，草率。V过VV爻表示动作反复进行。“V下VV下V”表示动作间歇性发生，带有不耐烦的意味。

第四章 温州话形容词重叠式

4.1 形容词重叠式的形式和范围

温州话的形容词重叠式非常丰富。下面分类讨论。

1, 单音节形容词A的重叠式如下:

AA式, 能够进入重叠式AA的单音节形容词A的范围和前文综述中普通话形容词重叠的范围大致相当。即表示绝对性质, 或者其他一般不能在程度上有所增减的形容词不能重叠, 如“对、错、真、假、生、熟、紫、棕”等等。另外, 一些贬义色彩较浓的形容词也不能重叠, 如: “拙(笨拙)、唐(狂诞)、鬼(狡猾)”等等。

A显A式。温州话中形容词表示加深程度的说法, 不像大多数其他方言中那样是加一个副词(如“很、非常、蛮、好”等等, 而是重叠形容词, 并在中间加副词“显”, 如“很红”说成“红显红”, 这一重叠形式也适用于双音节形容词的重叠, 如“很干净”说“了滞显了滞”, “很漂亮”说“生好显生好”。

2, 双音节形容词AB有几种。有的是联合结构, 如“静定(安静稳重)、闹热(热闹)”, 有的是偏正结构, 偏正结构中有的中心语是动词, 如“好吃、难过”, 有的中心语是形容词, 如“雪白、铁硬”, 还有的中心语是名词, 如“细心、大个(个子大)”, 有的是主谓结构(如“心痛、肉涨(撒娇的样子)”, 有的是动补结构, 如“生好(容貌漂亮)、用大(花费多)”。

一般来说，ABAB式都是来自于由一个摹状成分和一个形容词组成的偏正结构合形成形容词，如“通红、雪白、涌烫（滚烫）、丝薄（很薄）、铁硬（很硬）”。而重叠式AABB一般来自于那些内部结构不清晰的形容词。如“了了滞滞（干干净净）、老老实实、灵灵清清（清清楚楚、清清静静）、斯斯文文”。其他结构的双音节形容词不能重叠为ABAB式也不能重叠为AABB式。温州话中有一种形容词的摹状成分在形容词中心后面，如“浅撇、深顿、硬扎”，这种形容词的性质类似于性质形容词，也属于不能重叠的情况。

ABB和BAA这两者表面上虽然都是1+2的结构，实际有很大不同。ABB式一般是A加上一个后加成分B，一般不存在基式AB。如“红咚咚、绿鸚鸚、冷冰冰、暖昏昏、好端端、慢吞吞”，BAA式和ABB形式不同，是由摹状形式B和形容词词根的重叠AA组成。如“铁硬硬、雪白白、冰冷冷、糊糯糯（很软）”等等，一般存在基式，如“铁硬、雪白、冰冷、糊糯”。除了内部结构不同以外，它们的读音也是不相同的。ABB式遵循三字组连续变调，而BAA中，B读原调，AA读前轻后重重叠式。

AB显AB式中，AB读连续变调，“显”读原调。所有不能重叠为ABAB的格式都可以进入这个格式。

A里AB和ABXB读四字组连续变调。如“肮里肮脏、啰里啰嗦、零碎巴碎，硬撑巴撑（僵硬的样子）、拗撑巴撑（别扭的样子）、打生莫生（陌生的样子）”

A巴A巴式，两个A都读原调，后缀“巴”读倚变轻声。如“糯巴糯巴（软弱的样子）、死巴死巴（死气沉沉的样子）”

以上两种形容词重叠式都带有贬义，只有非常有限的词可以进入。

4.2 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

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和基式有比较大的不同。下面分别分析不同形式的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

1, 形容词重叠式作主语和宾语

形容词重叠式在主语和宾语中一般都要加上名词化标记“个”。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AA一般要加上“搭”才可以进入句子。所以作主语和宾语的时候必须带加“搭”和名词化标记“个”。

- (1) 红红搭个好看厘。（红红的比较好看。）
- (2) 许个长长搭个就是老张。（那个高高的就是老张。）
- (3) 我喜欢许个圆圆搭个。（我喜欢那个圆圆的。）
- (4) 打小小搭个。（打小的。）
- (5) 你否能呆呆搭。（你不要那样呆呆的。）

其他形容词重叠式可以直接加上名词化标记“个”后作主语和宾语。作宾语的时候，动词一般只能是“是”。形容词重叠式作宾语的格式比较少说，不如直接作谓语那样自然，一般有强调的意味。

- (6) 小显小个新可以园底。（很小的才能放进去。）
- (7) 清清水水个可以走来。（干干净净的可以过来。）
- (8) 邋里邋邋个用勿着。（邋里邋邋的不行。）
- (9) 许头狗个毛是白雪雪个。（那条狗的毛是雪白的。）

2, 作谓语：

AA同样要加“搭”才可以作谓语：

- (10) 地下有头虫，脚长长搭。（地上有一只虫子，脚长长的。）
- (11) 渠今日有厘儿呆呆搭。（他今天有点傻傻的。）

其他几种重叠式可以直接作谓语：

- (12) 杨梅酸显酸。 (杨梅很酸。)
- (13) 间里煤黑煤黑。 (房间里黑乎乎的。)
- (14) 街路里冷冷清清。 (街上冷冷清清。)
- (15) 老老娘儿啰里啰嗦。 (老太婆啰里啰嗦。)
- (16) 许个媪媪香人显香人。 (那个小孩很乖。)

3, 作定语：AA作定语的时候，同样必须加上“搭+个”。

- (17) 长长搭个棒儿。 (长长的棒子。)
- (18) 扁扁搭个头。 (扁扁的脑袋。)

其他重叠式需要加“个”之后作定语：

- (19) 小显小个虫。 (很小的虫子)
- (20) 麻烦显麻烦个事干。 (很麻烦的事情)
- (21) 冰冷冷个饭。 (冰冷的饭)
- (22) 暖昏昏个太阳。 (暖和的太阳)
- (23) 零碎巴碎个物事。 (零碎的东西)
- (24) 丝薄丝薄个衣裳。 (很薄的衣服)

.4, 作状语：AA式作状语的时候，需要加上后缀“能”或者“似能”。目前只发现两个形容词“慢、密”可以不加“能”直接作状语：

- (25) 慢慢(能)走(慢慢走)
- (26) 密密讲(急速地说)
- (27) 轻轻能园落。(轻轻地放下)
- (28) 好好能看看。(好好看看)

(29) 匆匆忙忙能走爻罢。 (匆匆忙忙地走了。)

温州话中AA式作状语的时候，其语义指向只能是动词本身，而不能是动词的宾语或者其他成分。所以普通话中“圆圆地排成一个圈”或者“蔬菜绿油油地躺在盘子里”这种句子在温州话中不存在。

5. 作补语:

“AA+能”才能作补语:

(30) 记牢紧紧能 (记得牢牢的)

其他的形容词重叠式可以独立作补语:

(31) 地下妆起肮脏显肮脏。 (地上弄得很脏。)

(32) 冻起铁硬铁硬/铁硬硬。 (冻得很硬。)

(33) 擦爻了了滞滞。 (擦得干干净净。)

(34) 被匀太阳晒起暖昏昏。 (被子被太阳晒得暖暖的。)

4.3 形容词重叠式的意义

我们借鉴分析动词重叠式的方法来分析形容词重叠的意义，认为形容词重叠同样也是一种量化作用的结果。即：形容词原型只标记事物具有某个性质，而形容词重叠式将这种性质进行了量化。在大多数学者（代表如（赵元任1980）、（吕叔湘1980）等）还只是将形容词重叠式的特点同其他状态形容词一起表述为具有“生动性”、“描述性”的时候，朱德熙先生就洞察到了状态形容词与量的关联。如朱德熙（1956）：“从意念上看，甲类成分（即后来的性质形容词，后面的乙类成分即后来所说的状态形容词——笔者注）表示的是

单纯的属性，乙类成分表示的属性都跟一种量的观念或是说话的人对于这种属性的主观估价作用发生联系。”朱德熙（1982）中更是明确提出“重叠式状态形容词的语法意义里都包含着一种量的观念在内。”朱景松（2003）也注意到形容词的语法意义中有“表明某种性质达到了适度的、足够的程度。”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如何将前人已经观察到的现象统一于“量化”这一解释之下。

4.3.1 形容词重叠式与量

同动词基式一样，性质形容词也是不表示量的。前人所说的“性质形容词表示物体的属性”用更加准确的语言来表示的话，就是“不包含量”。

Langacker（2002）将语言单位分为指称（nominal）和关系（relation）两大类，指称即相当于名词，除名词以外其他的语言单位都是关系。指称是自足的，不依赖于其他概念而存在。如果我们需要解释“马”这一概念的时候，只需要指着现实中的一匹马就足够了。马本身就是“马”这一概念的解释。关系则不然，它们必须依赖于其他的概念才能成立。当我们要解释“红”或者“打”的时候，就不能不依赖于它们本身之外的概念。“红”这一概念是依赖于现实中那些红色的物体而存在的，像血液、苹果、太阳等等，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物质的颜色。“红”这一概念表示的是一系列物质之间的关系，它们包括承载颜色的物体，从物体上反射出来的光线，这种光线的波长等等。而“打”这一概念是依赖于这个动作的发出者和接受者的，如果没有动作发出者和接受者，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打”这一概念，“打”表示的是施力者和受力者之间的某种关系。至于介词、连词、副词、助词等其他成分，作为关系的性质就更加明显了。当我们使用一个性质形容词的时候，我们在意识中认为相关物体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但是并不关照这种关系的程度。例如当我们说一朵花是“红色”的时候，我们认为它的颜色与血液、苹果等相似。但是这朵花红的程度即这种红色的明度、饱和度等等性质，我们是不关心的。但是，当我们说一朵花是“红红的”的时候，这个“红”就被量化了，它是具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一点在句法上的表现就是，当我们说“这朵红花。”的时候，意识里是为了将这

朵花与其他颜色的花朵区别开来。在实际中“这朵花儿”这样的句子虽然语法上是完整的，语义上却不完整，需要有对比的分句：

(1) 这朵花儿，那朵花儿白。

而“这朵花儿红红的。”在语义上却是完整的。因为这句话不但将这朵花定性为红色，而且对这红色进行了定量，认为它的红色是具有一定程度的。

许多学者将形容词重叠解释为对形容词程度的增加或者减少。这是不准确的。我们前面在分析动词重叠的时候就说过，量化只是将无量的语言单位变为有量，而并不关心这个量是多少或者相对于其他的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性质形容词无量可言，当然谈不上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如果我们不知道“一朵花儿”本来到底有多红，如何谈得上将它“红”的程度增加或者减少呢？

另一个表明性质形容词不含量概念的证据如下：汉语中存在这样一类词，朱德熙（1982）把它们叫做“区别词”，其他一些学者把它们称为“非谓形容词”。这些词表示事物的某一性质，往往成对出现，除了作定语以外不能作其他的成分。作定语的时候中间也不能加上“的”。如“男、女、金、银、正、副、慢性、急性、彩色、袖珍、法定”等。这些词表示事物的性质，但却不含量，比如我们说“男学生”、“金镯子”，但不可能说一个学生有“男”的程度或者比较出一个镯子是否比其他镯子更加“金”一些。我们知道，性质形容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如：“红花、冷饭、大房子”，但是状态形容词必须加上“的”才可以修饰名词：“*红红花、*冷冷饭，*大大房子”。这就从侧面证明了性质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和区别词修饰名词是有某种平行关系的，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不含量。

既然性质形容词根本不含量，形容词重叠后只是从“无量”增加了“量”这一含义，那么事实就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重叠对原有的量或者程度进行了增减。如果说增加量还有可能说的过去的话，从本来不存在的量出发去减少量在逻辑上就完全说不通了。李劲荣（2006）曾经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形容词重叠表示“高量”和“大量”。

如果说因为性质形容词无量可言，形容词重叠因为失去增减的基础而不能表示“增量”或者“减量”，那么是否是像李劲荣（2006）所说的，表示不需要增减基础的“多量”，或者其他一些学者说的“少量”呢？我们认为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张敏（2001）中举出了许多方言的例子，大多数方言中形容词重叠式既可以表示“多量”，又可以表示“少量”；有的时候表示“多量”，有的时候却表示“少量”。一个形式可以表示完全相反的两个意义是违反一般的认知规律的。张敏（2001）花费了大量篇幅，试图从“二”相对于“一”引入多量的概念，而相对于“三”以上的数表示少量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矛盾。我们倒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承认重叠式既不表示多量，也不表示少量，而只是表示“有量”。如此一来，这一矛盾就轻松地被化解掉了。我们来看张敏（2001）提到的各个方言中的例子，一个方言中分别表示多量和少量的例子（原文中都是“增量”和“减量”，我们在已经证明其不表示“增量”和“减量”的前提下，退一步认为它们表示“多量”和“少量”），无一例外，都含有除了重叠以外的其他区别特征。

（1）同一重叠构型既可表增量又可表减量，由句法位置决定。例如北京话。又如五华客话，其“AA里”格式单用时及作谓语、补语时表减量，作定语、状语时表增量（李作南1981）。（2）基本形式相同的重叠格式既可表增量又可表减量，具体表增量还是表减量则由其粘附成分以某种像似的方式决定。如前面提及的横县话的情况。（3）基本形式相同的重叠格式既可表增量又可表减量，由其粘附成分或超语段成分以某种非像似的方式决定。粤语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广州话单音形容词重叠式前变调的“A”A”式表增量，后变调的“AA”[tei]”式表减量。张洪年（1971）认为后一形式中的附缀“[tei]”本身负载“略、稍”的意思，朱德熙（1993）认为前一形式中的35调为表小称义的高变音。……广西平南白话的“AA”式和“AA[tei]”都无变调，而后者表减量（刘村汉、肖伟良1988）。广东阳江话表增量的“AA”式和广州话一样，前字变调，表减量的‘AA子”不变调，减量义可能由后缀“子”带来（黄伯荣1989）。……广西玉林话不变调

的“AA[te]”表“过分A”，后字念小称变调24的“AA[te]”则表“有点A”（张敏、周烈婷1993）。粤语之外也有不少这类方言，如四县客话的“AA”式带“很”的意思，带词尾的“AA[e]”式则含“有点”的意思（罗肇锦1988）。永定下洋客话的“AA”式带“很”义，而“AA”子式则因子尾的缘故而表程度减轻（黄雪贞1982）。(4) 增量和减量分别由不同的格式表示。根据刘丹青（1986），苏州话状态形容词的重叠式凡是实语素在开头的（如AXX“硬蹦蹦”）都是弱化式，所表程度较弱；凡是实语素在后的（如XXA“蹦蹦硬”）都是强化式，所表程度较强。又如广西廉州话的附缀重叠形式的“AZZ”式和“AAZZ”式表增量，而“AYAY”式表减量（蔡叔1990）。（张敏2001）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认为同样在具有重叠式的情况下，“多量”和“少量”并非由重叠式本身带来，而是句法位置、附缀、声调、不同重叠构型而带来的呢？事实上原文中引用的朱德熙（1993）和张洪年（1971）的观点也是如此。这比将重叠式解释为有时表增量，有时表减量要合理一些。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发现AX组合和AY组合有不同的性质，最自然的思路是将这种不同归结为“X与Y的区别所带来的不同”，而不是认为“A在AX和AY中表示不同的意义”。

相对于其他的状态形容词，形容词重叠中所增加的语言单位是形容词本身，这个增加的语言单位对于量来说是中性的。但是另外的状态形容词，如“雪白、通红、飞快”等等，这些状态形容词中所增加的“雪、通、飞”等语素除了有量化作用外，它们自己本身带有程度深的含义。当然还有另外一些状态形容词，增加的语言单位不是表示量的大，而是表示量的小，如“甜丝丝、温热、微凉”等等。这些状态形容词确实有表示“多量”或者“少量”的含义。或许，这就是造成人们感觉到重叠式也含有“多量”、“少量”义的原因。

至于说书面色彩较浓的形容词和一些贬义的形容词不能重叠的原因，我们在（3.4.1）中已经有所讨论。和“粉、棕”等词一样，这些形容词所指称的

“关系”在人们的意识里只有“存在”和“不存在”的区别，而没有量的区别，在概念化过程中无法量化，所以无法重叠。

4.3.2 形容词重叠式与生动性

生动性是几乎所有有关于形容词重叠式的文章都会提到的关键词。赵元（1980）认为形容词重叠属于“生动重叠语”，吕叔湘（1980）也把形容词重叠归入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刘月华（1983）讨论状态形容词：“此类形容词形式结构比较复杂，功能上主要是描写性的，表示事物的状态，进入句子时结构上比较自由。”朱景松（2003）也认为形容词重叠“使某种性质转化为状态”。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不包含量的性质形容词决定了我们关心的是“是什么”，而包含量的状态形容词决定了我们不仅需要关心物体和性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要关心“怎么样”。

表示状态和表示性质并不是对立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表示性质就不表示状态，表示状态就不表示性质。它们之间是一种包含的关系，当我们说一个事物具有某种状态的时候，必然包含了对它的性质的界定（我们说一朵花是“红红的”的时候，同时必然认定它是“红”的）。所以“这朵红花，那朵白花。”这句话只是对两朵花性质的判断，“这朵红花红的，那朵白花白的。”除了对比两朵花的性质之外，还描述了它们的状态。即，我们在知道“这朵花是红的”的基础上，还知道“红”具有一定的程度。因为信息增加了，所以描摹的生动性也增加了。

4.3.3 温州话形容词重叠式的意义

温州话中的形容词重叠的基本语义是将形容词进行了量化。而不同的形容词在不同的具体句法环境中可能表示不同的意义。下面来具体分析。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AA和双音节形容词AB的重叠式AABB具有最基本的重叠式的含义：量化。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作定语和谓语的时候，都需要带上助词“搭”或者“个”。“个”是名词化标记。“搭”是表状态的标记。

“A显A”和“AB显AB”表示“很A”或者“很AB”的意思。传统上我们认为“很”表示程度深，但是实际上，在下面的句子中，“很”不一定表示“程度深”：

(2) 这朵花很红。

(3) 小王很和气。

而是一种使得句子可以单独存在的手段，它的“表程度深”的意思已经弱化，变成一种和重叠地位一样，作用也一样的量化手段了。所以普通话中

“很”和形容词重叠不能同时出现。在温州话中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因为表示“很”的“A显A”本身就是一种重叠形式。我们不能说“AA搭显AA搭”也不能说“A显A搭”。

至于为什么会用“搭”和“个”来搭配修饰名词的状态形容词，我们尝试解释如下：沈家煊（1995）认为性质形容词是无界的，而状态形容词是一种有界的成分，所以“白”只能搭配“衣服”不能搭配“一件衣服”这样的有界成分“*白一件衣服”，而“雪白”可以搭配“一件衣服”这样的有界成分，却不能搭配“衣服”这样的无界成分：“*雪白衣服”。“的”是名词化标记，加上它之后形容词就名词化了，名词本来是有界的。名词化就是增加了“有界”的程度，因而可以修饰有界的名词。而同时，langcaker（2002）认为英语中的进行时是一种有界的结构，无界的动词如like, resemble等等就不能用进行时：

(4) *I am liking Tom.

(5) *He is resembling his father.

所以，加上同样表示正在进行的“搭”也是一种“有界化”的手段。这一点同我们所说的“量化”很好地吻合：

“白”这种颜色是事物的一种性状，“白”可以有各种程度上的差别，雪白是白，灰白也是白，“白”是对各种程度的白的概括，代表一个不定的“量幅”，或者说“白”表示的性状是“无界”的。相反，“雪白”和“灰白”则代表这个量幅上的某一段（“量段”）或某一点（“量点”）。虽然它们跟其他白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但我们总是“觉得”有界限存在，它们表示的性状是“有界”的。（沈家煊1995）

“量化”和“有界化”是兼容的。“量化”必然导致“有界化”、“有界化”也必然产生“量”。

“ABAB”是量化一次后再重叠的产物。在温州话中，能够以ABAB式重叠的必须本身就是状态形容词。性质形容词A变成状态形容词AB的时候，加上的那个附缀B往往就是表示程度的加深。这时再重叠AB，表示的就是程度加深的意义。“ABB”、“BAA”等形式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雪白白”、“白雪雪”、“雪白雪白”这样的形容词重叠都是表示程度加深。

“A里AB”和“A巴A巴”式除了量化以外还表示一种贬义的感情。这种贬义的情感应该是由附缀“里”和“巴”带来的。带“里”和“巴”的形容词都有贬义色彩，这个现象在汉语方言中有一定的普遍性。普通话“A里AB”式和带附缀“巴”的“A巴巴”（如干巴巴，瘦巴巴）式也都是贬义的。

综上所述，温州话形容词中的重叠也是表示量化的一种手段。单字形容词重叠AA和双音节性质形容词AB的重叠式ABAB还有A显A表示的是基本“有量”义，ABAB、ABB、BAA因为带有表示程度的词缀，重叠之后表示程度增加。A里AB和A巴A巴式因为带上了表示贬义的词缀“里”和“巴”而在量化的基础上有了贬义色彩。

第五章 其他方言的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式

从对温州话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式的考察中，我们得出了重叠式表示“量化”这一结论。那么，这个结论能够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呢？笔者考察了一些其他方言，重点是与温州话比较接近的吴语和闽语方言中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式，认为这个结论是可以推广到其他方言的情况的。下面具体分析。这些方言点的资料来源于1.2.4和1.3.4中的文献。

5.1 其他方言的动词重叠式

在其他方言动词重叠研究中，李文浩（2008）和王红梅（2005）还有张敏（2001）对全国各地多个方言点进行了共时比较。李文浩（2008）认为“汉语动词重叠式在其发展历程中，语法意义经历了从‘量增’到‘量减’的根本性转变。南方方言中的动词重叠式发展得相对不充分，其语法意义在许多情形下仍表现为‘量增’……北方方言的动词重叠式总体上已经由‘量增’演变为‘量减’，导致‘动叠+补’组合逐渐萎缩直至淘汰。”王红梅（2005）认为汉语方言动词重叠式意义方面的共性主要是“动作行为或状态出持续”张敏（2001）认为汉语方言动词重叠的意义主要是[+持续]和[+反复]，并且，表示

“多量”是无标记的，另一些则可以表示“少量”。这些大致代表了当前对方言动词重叠的看法。我们将以上观点简化为两点，

- 1，动词重叠表示增量（多量）或减量（少量）；
- 2，动词重叠表示持续或反复。

然后以具体方言点的事实为基础对它们分析。

5.1.1 动词重叠式是否表示增量（多量）或减量（少量）

我们按照张敏（2001）的说法来定义“增量”和“减量”。即“程度增强、性状加深、意义强化”之类意义通称为“增量（augmentation）”，反之则称为“减量（attenuation）”。“多量”和“少量”的定义与此类似。笔者观察了1.2.4中列出的方言点，认为说汉语方言的动词重叠都是要么表示“增量”，要么“减量”是不确切的。我们的理由如下：

首先，许多方言点的观察者明确提出一些动词重叠是不表示“增量”或者“减量”的。或者完全没有提到动词重叠有“增量”或“减量”。

例如闽语漳州方言：

有一种比较特殊的AA式，两个字一个是文读，一个是白读，不表示尝试一下，而是表示“单音节动词本身所含有的动作行为。”如：“接接（接洽，接受）、缺缺（短缺）”。……AAAA式动词实际上是AA式动词中前后音节文白异读音的再重叠。……其表义特点也与AA式动词相类似。

……

AABB式动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AB本来就是一个动词，重叠后的AABB式与AB意义基本相同。（马重奇1995）

事实上马重奇（1995）几乎没有提到漳州方言中动词重叠有“加深程度”或“减弱程度”的意义，只提到“ABB式比一般双音词AB在程度上更进了一层。”

郑良伟（1988）描述同属闽南话的台湾话的动词重叠，认为其中有两类，一类是短时，大致和动词加“一下”统一。一定要附le?；另一种重叠附有补语，表示快速完成补语所表达的情境。“快速完成”这一意义也很难用“增量”或“减量”去概括。

郑懿德（1988）描述闽语福州话中动词重叠DD或者DD₁也只提到表示责备、不满等，也没有提到有“加深程度”或“减弱程度”的含义。

陈丽冰（1998）宁德方言单音节动词重叠式有如下形式：

1, VV咧（VVV咧）。表示行为状态正在进行或持续时出现了新情况。2, VV吼+情态补语。V一般是表示心理的动词或者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VV表示原因，补语表示结果。3, VV呖。充当谓语，并不强调动作的行为性，而是使句子具有描写性。一部分表示不能自我控制的非自主动词也能按这种方式重叠，在句中作谓语，表示意外的，不如意的事情发生。4, VV+动量补语和时量补语。都表示短时、少量的意思。5, VV+啱。作定语，表示经历体。6, VV加趋向补语，表示动作的简单、干脆，有的还含有概遍的意思。

除了4和6，都与“增量”和“减量”无关。

杨玲（2005）中提到成都话中动词重叠式V一V表示摹状，在时间线上延续动量、增加动量，动作反复、均匀，与普通话表示时短量少的“V一V”语义完全不同：“买这几个苹果还选一选的，笑人得很。”“你咋个一天到黑都在街上逛一逛的。”

因为后文又提到成都话中“V两V”表示“动量少，随便”，所以认为“V一V”表示“增加动量”或“多量”就很不自然。我们倒不如说成都话中的“V一V”相对于原式“V”，从“无量”变成了“有量”，强调V是具有一个过程的，但不关心这个过程是长是短，这就与“V两V”表示少量不矛盾了。

吴语绍兴话的动词重叠主要用于三种句式，意义分别为：1，语义上重在叙述，表示动词所发生的动作过去完成，但状态仍在持续。2，用于祈使，表示对

听话人的命令或请求。重叠动词不仅使得这样的句子得以成立，而且语气上显得委婉。3，是对动词经重叠而转化为状态的一种主观评议，有较强的感情色彩。这几种功能也不涉及“增量”或“减量”。（寿永明1999）

金华汤溪话动词重叠除了表示尝试，还可以表示动作完成，但强调的仍在动作不在完成。“吃吃饭到金华去。做做起来还未用过。一些东西约别依偷偷去。渠跌跌桥下去。”这种重叠式就没有“增量”、“减量”义。

广东新会话“VV下”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但又有向短时发展的趋势。“VV_ə”则已经转化为形容词，“ə”表示“有点儿”，“VV转”则又表示反复进行。所以，“VV”应该是中性的，“短时”还是“反复”由附加的成分决定。

其次，许多情况下，动词重叠式和动词原型在语法分布上根本不是对立的，我们一般不能把句子中的动词重叠式换成原型或者反过来。换句话说，说话者在句子中使用动词重叠，是因为句法结构要求和其他的语义表达需要迫使他这么做，而不是因为觉得要表达的动作的量比某个基准要大或者小。

例如许多方言中，动词重叠VV不能单独作谓语，需要在对举句中出现，并且动词重叠的宾语需要提到谓语前面。如漳州话、福州话、宁德话、宁波话、绍兴话，苏州话等都是如此。动词重叠多可以出现在相当于普通话“把+N+VV”结构中，这里也不能换成动词原型。另外，动词重叠一般不能用“不”否定，而需要用“没”、“别”等否定。

再次，与温州话类似，在我们所观察到的所有方言中，如果出现“V两V”、“V两下”一类的结构，都表示非常明确的“短时、随意、轻率”等意味。“V两V/V两（下）”是表示“少量”义的。

如福州话“V两下”表示随意，成都话“V两下/V两V”则表示动作量少，有随便的语气：“衣裳又不脏，柔两下就可以了。”“你拿起个扫把拂两拂就算把教室打扫干净了哇？”

前面我们已经用张敏（2001）的论证证明，“一”是“有”的起点，“二”才是“量”的起点，因此“二/两”表示“少量”是最自然的。那么“V一V”应该只是表示“有量”，再表示“少量”就显得多余，表示多量就更没有

道理了。而“VV”一般都认为是由“V—V”发展而来，所以，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VV”应该也是表示“有量”而非“多量”或“少量”。

5.1.2 动词重叠式是否表示持续或者反复

因为持续时间是与动作相关的量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所以动词重叠以后带上持续或者反复的意味是非常常见的。上述方言点中动词重叠也都有表示持续或反复的义项，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动词重叠都表示持续或反复。如温州话中的“死死爻、爬爬起”这样的结构，在其他方言中也存在。

如漳州话中有“看现现（看得见）、约出出（猜得准确）、卜吐卜吐（有要吐的感觉）”；宁德话中一部分表示不能自我控制的非自主动词也能按这种方式重叠，在句中作谓语，表示意外的，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如：“我喼钱包无无呷。（我的钱包丢了。）船沉沉呷，五只人死死呷。（船沉了，五个人死了。）宁波话中有“该人我认认得已经十多年了。（我认识那个人已经十多年了。）”；成都话“要倒要倒（快要倒了）”金华汤溪话“一些东西约别依偷偷去。渠跌跌桥下去。”

这些结构中，有的动词是一些非自主、瞬时的动词，不能持续或者反复，有的只表示一种情状，不好说是否持续或反复。我们将“动量”的含义扩大到一切关于动作的量之后，这些动作的重叠就可以和持续及反复统一起来解释。这些句子中，说话人对动作都不是单纯的叙述其发生，句子中都带有一种评议的色彩。瞬时动词重叠多表示意外或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其他几种不表持续反复的重叠式其评价色彩不明朗，主要是增加描述性。

另外要说一下动词重叠AXAX式。如新会话A下A下、苏州话A法A法等，和温州话“A下AA下A”相近，类似于普通话的“A啊A啊”。这种格式与AA区别较大，是一种句法结构重叠，这种重叠是依据像似性原则模拟动作的反复。与AA有较大不同。

5.2 其他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

对汉语方言形容词重叠式进行比较研究的有元传军（2002）、杨俊芳（2008）、崔娅辉（2009）、徐建波（2009）等。元传军（2002）认为形容词重叠式语义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程度性。二、状态性。三、等级性。杨俊芳（2008）认为形容词重叠式能够表示量的变化和量的级差。崔娅辉（2009）研究的是形容词重叠式作状语和补语的能力及其语义指向。徐建波（2009）认为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量性意义、状态描述性意义以及能动意义。这些分析大致可以归入量性、状态、能动三个方面。我们在4.3的分析已经将状态描述性和能动性纳入“量化”这一解释，所以这里重点分析形容词重叠式的“量性”意义。

5.2.1 形容词重叠式是否表示增量（多量）或者减量（少量）

同样，形容词重叠中也有许多不能概括为“增量（多量）”或“减量（少量）”的形式；福州方言中AA式作状语、补语的时候往往表示加重、强调的意味，作谓语时往往与原型A表示的程度相同。作定语时有的表示加强、强调，有的则不表示什么变化（马重奇1995）。廉州方言AA式两个音节都读原调的时候，表示客观地叙述某事物性状的存在；如果第一个音节末尾升高到最高度，第二个音节不变，则意在强调事物的性状特征。从充当句子成分看，作定语和状语时，调值变读与否，服从于表意的需要；充当谓语和补语时，一般都是第一个音节末尾升高到5度，第二个音节读原调（蔡权1990）。宁波方言中一类形式，因附加语素的不同，有的表示加深形容程度，有的表示减轻形容程度，有的表示褒义，有的表示贬义（徐波2001）。阮桂军（2008）更是明确地说“宁波方言单音形容词的AA式主要功能在于加强语言的音律美，在语义上表示的程度加强意味是很弱的。”安徽安庆话的形容词重叠式AA作定语时习惯上不加

“的”表示程度适中。（鲍红2010）。江西余干话BBA式并不比BA式在程度上更进一层，它起缓和语气的作用，主要表达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情态。大多数表示一种责怪不满的情绪（余玲2010）。西安话中的ABB型附加式形容词具有很强的描写性。在描写过程中，有的词侧重于表现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有的则善于调动嗅觉、触觉、味觉、听觉等一系列感官因素来加强修辞效果，使整个词在感染力增强的同时收到形象贴切、色彩鲜明的表达效果（郭珍珍2010）。山西兴县方言大多数重叠式状态形容词往往带有说话人的主观判断和感情色彩。或者褒义或者贬义，或者好或者恶，中性的很少（贾琼2010）。

这些方言点的描写中，要么明确说重叠式不含“增量（多量）”和“减量（少量）”义，要么只提到描写、主观评价等意义而没有提到“增量（多量）”和“减量（少量）”义。结合4.3.1中提到的张敏（2001）中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单纯的重叠手段既不表示“增量（多量）”也不表示“减量（少量）”的结论。

另外，形容词重叠式和原式的分布同样不是对立的。大多数情况下，形容词重叠式和原式无法互换。对于大多数方言来说，形容词重叠式都属于“状态形容词”，进入句子的时候需要带上各种附加成分，如漳州话“仔、叫、吼”、福州话的“喏、哄、吼”各吴语方言的“个”等等。山西兴县方言甚至像温州话一样需要在AA式后面加上两个附缀才能作定语：“好好地的东西”。形容词重叠式一般不能用相当于“不”的否定词修饰（唯一看到的例外是兴县方言“不好好地的东西”）。还有形容词重叠式一般不能受表示程度的副词“很”等修饰。

汉语方言形容词中存在三叠式的，无一例外都是明确表示“多量”的。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闽语、粤语等南方方言中。如漳州话“乌乌乌（非常黑）、放放放（心不在焉到了极点）”福州话“日子固长长长吼，汝急什么。（日子还长着呢，你急什么。）”虽然学者们提到这种形式时，用了“最高级”这样的措辞，但是看例句的意义，AAA式的意义和“最A”还是有显著区别的，也就是说，AAA顶多只是对程度的一种强调，根本不表示“在某一范围内是极量”这个意义。比如漳州话的“乌乌乌”解释作“非常黑”，这个“非常黑”和

“很黑”的意义差别有多大，其实还是很模糊的。根据本文的观点，这一现象可以这样解释：事实上，AAA才是真正的明确表示“程度增加/多量”，AA并没有这个含义。因为学者们需要将AAA与AA区别开，但是AA已经占用了“程度加强”，所以描述AAA时不得不采用了“最高级”这样的说法。

5.2.2 形容词重叠式的其他特点

形容词重叠式还有其他一些特点：第一、ABAB重叠式都是表示程度增加的，因为AB一般是形容词词根加上表示程度的附缀。这同温州话的情况类似。那些内部结构不明晰或者没有程度含义的，一般不重叠为ABAB，而是重叠为AABB式。第二、四字格的非单纯重叠式往往带有贬义色彩。尤其是带附缀“里”、“巴”的。

以上我们考察了其他一些方言点的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式的情况，印证了我们在前面两章对于重叠的本质和温州话中各种重叠式的分析。即重叠式是表示量化，既不表示“增量（多量）”也不表示“减量（少量）”的。温州话中也是如此。而ABAB式因为AB本身就是状态形容词，所以表示程度增加。而A里AB和AB巴B中的附缀“里”和“巴”在其他方言中也普遍表示贬义。

第六章 结论

6.1 本文的结论

本文中，我们先对温州话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式的范围、功能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然后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探究重叠这一手段作用于动词和形容词时对意义产生的影响。

语法功能方面，对于动词，重叠使得动作的叙述性减弱，描写性增强。在句法功能上的表现就是依附其他句法成分的情况增加，独立表达完整意义的能力减弱。对于形容词，重叠将性质形容词变成状态形容词，使得其能够进入更多的句法成分，状态形容词重叠之后句法能力变化则不大。形容词重叠后都有了更强的描写性。

意义方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重叠是一种量化手段，使得原本没有量概念的动词和形容词原型带上了量的概念。

1，对于动词，重叠式让动词带上了动量。这里的动量和朱德熙先生所说的“动量”概念有所不同，朱先生所说的动量是指动作的次数，我们所说的动量则更加抽象，包括所有与动作相关的量概念，除了动作的时间，还包括动作的强度、范围、产生结果的影响程度以及其他任何可以以程度量度的方面。动词基式不带量，是“无量”的，重叠以后有了量概念，变成“有量”的。逻辑上不能从“无”出发“增加”或“减少”什么，所以动词重叠既不表示“增量”也不表示“减量”；“有量”并不代表量的具体值，所以动词重叠既不表示“多量”也不表示“少量”。表现在意义中就是动词重叠本身是中性的，只表

示“有量”，在不同的句法环境下，配合不同的其他成分可以表示“多量”或者“少量”。这个量并不是客观世界中存在的量，而是人们在概念化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方式。因此，部分非自主动词、贬义动词和书面语动词不能重叠。因为人们在识解这些动作的时候不关照它们的动量。

动词带上动量以后，就必须是有界的、包含一定范围的。因为当我们说一个事物有一定量的时候，就把这个量以外范围排除在外，有量就代表有界。有界则代表界限内必须包含一定的范围。在语义上的具体表现如下，因为动量最普遍的表现方式是具有一定的持续时间，所以动词重叠多表示动词持续了某一段时间，但又必须是有终点的。

而动词重叠之后生动性、描述性增加则可能是因为识解方式由动词基式的次第扫描变成了概括扫描，将一段时间内的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识解，动态性减弱，描写性增强。动词重叠多用在祈使句中以减缓语气也是这个道理。

2，对于形容词，重叠使得性质形容词由标记事物性质转变为能够描写状态。性质形容词是对性质的一种标记，它本身是不带程度的，重叠对其进行量化后则变得“有量”。所以同样地，形容词重叠本身既不表示程度的增加，也不表示程度减少；既不表示程度高，也不表示程度低。状态形容词本身就带有某种程度意义，重叠以后仍然表示同样的程度义。所以，形容词重叠本身是中性的，表示高程度或者低程度的性质都是由其附带的其他成分所带来的。

而量化因为使得形容词的程度更加具体化，又使简单的标记性质变为描摹状态，所以增加了生动性或者说描述性。

根据张敏（2001），“重叠式是一种图样像似符，其形式元素的构型与概念元素的构型呈现一种明显的同构关系。重叠的形式特征可概括为‘类同语言形式在言语轴上的毗邻复现’，其概念特征可描述为‘类同形式在一定认知域内的毗邻复现’，二者的对应形成像似的同构关系，这一认知图式可称为‘重叠的高层像似模式’。”这是对语言中所有的重叠式进行高度抽象概括的解释。我们认为具体到动词和形容词这两种谓词的情况，重叠是一种中性量化手段，它的作用就是给原本没有量概念的动词和形容词带上量的概念，由此为基

础对它们的语法功能和意义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这个观点在温州话的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和其他方言的情况中都能够得到印证。

6.2 尚未解决的问题

根据本文的分析，虽然我们能够将普通话和温州话的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式的意义都纳入“量化”这一解释中，但是对于造成重叠式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分布的原因，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温州话中存在许多普通话中没有的格式，例如：1，动词重叠可以带补语和体标记助词；2，形容词重叠可以带表示正在进行的助词“搭”；3，动词重叠可以作定语；4，一些瞬时动词可以重叠等等。其他一些方言尤其是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也存在这些现象，还有形容词的“BAA”格式如“雪白白”等。要解决这一问题，恐怕需要联系更多方言的事实，还需要结合历时的考察。

对于方言间的共性，我们可以用认知规律去概括，但方言间的不同表达方式很难用一般的认知规律去解释。例如温州话对于一些位置的识解方式就与普通话有很大不同。温州话中，附着于一个平面上的位置都用方位词“里”表示，而普通话多用“上”，如普通话说“桌子上，墙上、纸上，身上、脸上”，而温州话则说“桌里、屏墙里、纸里、身里、面里”，如：

- (1) 桌里有本书。（桌子上有本书。）
- (2) 屏墙里有枚钉。（墙上有颗钉子。）
- (3) 老王面里有粒痣。（老王脸上有颗痣。）

温州话说“手”和“脚”的时候，包括了普通话说说的“胳膊”和“腿”的部分：

(4) 渠逮手倒断爻。(他把胳膊摔断了。)

(5) 小李脚长显长。(小李腿很长。)

恐怕我们上面提到的几种重叠式的不同用法，都是像这样的区别，用基本认知规律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只能认为说不同方言的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策略不同。需要结合历史，地理，文化等各种因素和其他多个方言的情况，用语义地图这样的方法才能找出规律。普通话和温州话中重叠式的不同分布，很可能是由这样的原因产生的，这就需要留待后人研究了。(全文完)

参考书目

中文书目

专书:

- 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刘月华、潘文娉、故鞞《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马庆株《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王寅《认知语言学探索》（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李荣编译）（北京：开明书店，1952）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丁邦新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志》（北京：中华书局，2008）
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论文:

- 包芳《现代汉语双音节动词和形容词重叠的优选论分析》（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鲍红《安庆话形容词的生动形式》（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2010 第 30 卷第 1 期）
卞仁海、韦超《状位形容词重叠式在艺术语体和政论语体中的差异考察》，见《现代语文》2008.8
蔡权《廉州方言形容词的特殊形式及其用法》，见《方言》1990 年第 4 期
蔡权《廉州方言形容词的特殊形式及其用法》，见《方言》1990 年第 4 期
曹金芳《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研究概述》，见《现代语文》2006 年 12 期
曹耘《金华汤溪方言的词法特点》，见《语言研究》1987 年第 1 期（总第 12 期）
曾炜《2004 形容词重叠式状语的语义类别及其语法形式》，（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
陈丽冰《福建宁德方言单音节动词重叠式》，见《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
陈立民《论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见《中国语文》2005 年第 2 期（总第 305 期）
陈淑梅《湖北英山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式》，见《方言》1994 年第 1 期
池昌海、王纯《温州话动词重叠式分析》，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4 卷第 5 期

- 崔娅辉《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式作状语和补语的对比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 范方莲《试论所谓动词重叠》，见《中国语文》1964年，第4期
- 顾良玉《形容词重叠的方式和语法意义及使用规则》，见《现代语文》2007.7
- 郭珍珍《论西安话中的附加式形容词》，见《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5卷第3期页88
- 贺卫国《浅谈近代吴语与官话动词重叠发展的不平衡性》，见《百色学院学报》2010年，第23卷第2期
- 华玉明《从语法构造和语用心理看动词形容词的重叠性》，见《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27卷第3期
- 华玉明、马庆株《重音式和轻声式动词重叠的功能差异及其理据》，见《语文研究》2007年，第4期（总第105期）
- 贾琼《山西兴县方言中的重叠式形容词》，见《语文学刊》2010年第4期页125—129
- 简铭《关于动词、形容词重叠形式的词性》，见《汉语学习》1989年，第2期总第50期
- 康阳《近三十年动词重叠研究综述》，见《语文学刊》2010年，第61期
- 李宝限《广东新会话动词重叠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12月）
- 李春燕《论形容词重叠式与状态形容词的关联和区别》，见《现代语文》2009.7
- 李佳《形容词重叠式作补语的V+得+述补结构》，见《现代语文》2006.4
- 李劲荣《形容词重叠式的量性特征》，见《学术交流》2006年，第1期（总第142期）
- 李人鉴《关于动词重叠》，见《中国语文》1964年，第4期
- 李文浩《动词重叠式的源流》，见《汉语学报》2007年，第4期总第20期
- 李文浩《汉语动叠+补结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 李小凡《重叠构词法：语序规则、响度规则——以苏州话为例》，见《语言学论丛》第三十四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李宇明《动词重叠式的若干句法问题》，见《中国语文》1998年，第2期
- 李宇明《论词语重叠的意义》，见《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1期总第35期
- 刘丹青《汉藏语系重叠形式的分析模式》，见《语言研究》1988年，第1期总第14期
- 刘月华《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的范围》，见《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
- 刘月华《动量词“下”与动词重叠比较》，见《汉语学习》1984年，第1期
- 龙煌灿《浅析湖南衡东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式》，见《文教资料》2011年2月号上旬刊
- 马清华《汉语单音形容词二叠式程度意义的制约分析》，见《语用研究》1997年，第1期总第32期

- 马重奇《漳州方言的重叠式形容词》，见《中国语文》1995年第2期（总第245期）页123—129
- 马重奇《漳州方言重叠式动词研究》，见《语言研究》1995年第1期（总第28期）页124—131
- 毛修敏《动词重叠的语法性质语法意义和造句功能》，见《语文研究》1985年，第2期总第15期
- 潘悟云《温州方言的“体”和“貌”》，见《动词的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
- 邱莉芹《试析形容词重叠式语法功能的突破与限制》，见《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卷第4期
- 邱莉芹《形容词重叠式的语义变化特点及类化作用》，见《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0卷第2期
- 阮桂君《宁波方言形容词重叠式》，见《长江学术》2008.4
- 沈家煊《“有界”与“无界”》，见《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总第248期）
- 沈家煊《R.W.Langacker的“认知语法”》，见《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1期12—20页
- 石毓智《试论汉语的句法重叠》，见《语言研究》1996年，第2期总第31期
- 寿永明《绍兴方言中的动词重叠句》，见《浙江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
- 汪平《苏州方言的重叠式》，见《汉语学报》2001年，第2期（2000年下卷）
- 王还《动词重叠》，见《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 王红梅《动词重叠研究的方言视角》，见《方言》2009年，第2期
- 王红梅《汉语方言动词重叠比较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 王娟《浅谈非自主动词的重叠》，见《语文学刊》2009年，第5期
- 王莘《宁波方言中动词重叠结构类型分析》，见《宁波大学学报》2008年第21卷第3期
- 王希杰、华玉明《论双音节动词的重叠性及其语用制约性》，见《中国语文》1991年，第6期
- 王贤钊、张积家《形容词、动词重叠对语义认知的影响》，见《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4期
- 王镓《唐诗中的动词重叠》，见《中国语文》1996年，第3期（总第252期）
- 温端政《从浙南闽话形容词程度表示方式的演变看优势方言对劣势方言的影响》，见《语文研究》1994年，第1期（总第50期）
- 徐波《宁波方言形容词摹状形式——兼谈汉语的形态变化问题》语文研究2001年第3期总
- 徐建波《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 杨俊芳《汉语方言形容词重叠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 杨玲《成都话动词重叠格式的句法和语义特征》，见《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 游汝杰《温州方言儿尾词的连读变调问题——与郑张尚芳先生商榷》，见《山高水长：丁邦新先生七只寿庆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06
- 于江《动词重叠研究概述》，见《汉语学习》2001年，第1期
- 余玲《赣语余干话形容词的几种生动形式》，见《语文学刊》，2010年第6期
- 余忠《古汉语状态形容词的典型特征及其界定》，见《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 元传军《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式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 袁静《试论动词重叠式所体现的“量”》，见《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8卷增刊
- 袁毓林、王健《2003吴语的动词重叠式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从几种语法格式的分布地域看古吴语的北界》，见《吴语研究：第三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张爱民《形容词重叠式作状语与作其它成分的比较》，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2期
- 张伯江《现代汉语形容词做谓语问题》，见《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25卷第1期
- 张光明《忻州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式》，见《方言》，1992年第1期
- 张敏《汉语方言体词重叠式语义模式的比较研究》，见《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 张敏《汉语方言重叠式语义模式的研究》，见《中国语文研究》2001，第1期总第12期
- 赵月琳《形容词生动形式直接作定语初论》，见《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20卷第1期
- 郑良伟《台湾话动词重叠式的语义和语法特点》，见《中国语文》，1988年第6期
- 郑懿德《福州方言单音动词重叠式》，见《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
- 郑懿德《福州方言形容词重叠式》，见《方言》，1988年第4期
-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的轻声变化》，见《方言》2007年，第2期
- 朱德熙《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见《方言》1993年，第2期
- 朱德熙《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见《朱德熙文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朱景松《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见《中国语文》1998年，第5期总第266期
- 朱景松《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见《语文研究》2003年，第88卷第3期

英文书目

Books:

Ronald W. Langacker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th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2

Articles:

James H-Y.Tai “Iconicity: Motivation in Chinese Grammar”

James H-Y.Tai “Conceptual Structures of Chinese Spatial Expressions”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93

Jintao Sun “Reduplication in Old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hD, 1999